



中國文化叢書

第二輯

中國散文史

陳柱著



3 0663 3416 4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菊生先生致力文化事業三十餘年，其躬自校勘之古籍，蜚聲士林，流播至廣，對於我國文化之闡揚，厥功尤偉。中國文化史叢書之編印，實受張先生之影響與指導。第一集發行之始，適當張先生七十生日。謹以此獻於張先生，用誌紀念。

商務印書館謹識

47040

序

吾國文學就文體而論，可分爲六時代。一曰、駢散未分之時代，自虞夏以至秦漢之際是也。二曰、駢文漸成時代，兩漢是也。三曰、駢文漸盛時代，漢魏之際是也。四曰、駢文極盛時代，六朝初唐之際是也。五曰、古文極盛時代，唐韓柳宋六家之時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極盛時代，明清之世是也。自無駢散之分以至於有駢散之分，以至於駢散互相角勝，以至於變而爲四六，再變而爲八股。散文雖欲純乎散，而不能不受駢文之影響。駢文雖欲純乎駢，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響。以至乎四六專家，八股時代，凡爲散文駢文者，胥不能不受其影響。此文學各體分立之後，不能不各互受其影響者也。

復次，文學者治化學術之華實也。吾國之文學，又可分爲七時代。一曰、爲治化而文學之時代，由夏商以至周初是也。二曰、由治化時代而漸變爲學術時代，春秋之世是也。三曰、爲學術而文學時代，戰國是也。四曰、反文化時代，嬴秦是也。五曰、由學術時代而漸變爲文學時代，兩漢是也。六曰、爲文學

而文學時代，漢魏以後是也。七曰，以八股爲文學時代，明清是也。凡天下之物，不能有偶而無奇，亦不能有奇而無偶。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此秦以前之文，爲治化學術而文學，所以奇偶皆備而不能分也。迨後則人力之巧漸加，天然之妙漸減。兩漢之世，則已漸趨尙文學，故駢儷之文漸多，而奇樸之氣日少矣。漢魏之際，子桓兄弟，以文學提倡於上。子桓且言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故自茲以往，士人遂皆專重文學，而駢文遂如日之中天。至唐韓柳輩出，提倡文學改革，去六朝之今體，復秦漢之古文。然其意亦爲文學而文學，非復秦漢以前爲學術而文學矣。自爾以後，不外駢散二體之角勝。若八股則駢散二體之合者也。自八股興，則舉世且爲八股而文學矣。爲文學而文學，故文學之體則甚尊，而文學之質乃日衰矣。何謂文學之質？學術是也。若爲八股而文學，則文學亦卑矣。

吾嘗以謂文字者語言之符號也。然語言隨口而出，難以急亟雕修；文字筆之於書，可以從容潤色。言語不畏詳繁，文字宜求簡要。故文字與言語，不能離之太遠；亦不能合之太近。離之太遠則爲古典，駢文是也；爲艱深，辭賦如班揚，古文如蘇綽樊宗師是也。合之太近則爲方言，爲別字，如殷之盤庚，晚周之墨子是也。是二者皆不足以行遠，均有違乎辭達之愷。得其中者惟春秋戰國，自墨子而外，其

文詞語氣大抵相類，雖間用一二方言，爲數亦僅，度當時方言之異，決不如是之簡也。諸子爲文，當亦力去鄙倍，以求其近雅而易識矣。今夫方言之不一，省與省殊，縣與縣殊，鄉與鄉殊，而古之與今又殊，倘必令文字與言語爲一，以方言入於文字，則異地異時，孰能識之哉？是直區吾國爲千百國，且復使後代之人不能讀前代之書，而使此千百國者又胥爲無文化之國而後已也。夫方言之不統一，方將力求所以統一之道。今於既統一之文字，獨奈何必從而分裂之，隔絕之邪？吾觀數千年來之文學史，雖駢散奇偶，淺深難易，互相角勝，以要以不與言語相離太遠與相合太近者爲能通流。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北流陳柱柱尊自序。

一、所述各人履歷，多據史傳，並書明某傳，然亦有節省太多者，則書名從略。

二、文學史最重闡明源流，本書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三、所論各家之文，貴有例證，而例證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經割截，則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論其美也，故本篇除篇幅太長不得不節錄者外，所錄皆全篇文字。

四、所書諸人姓名別字，均隨行文之便，並不盡一，誠以吾國各籍稱謂原不一致，強而一之，青年

中國散文史

讀他書，一遇異稱，反多不能識也。



825.09
377
2

目錄

第一編	駢散未分時代之散文	一
夏商周秦	一	一
第一章	總論	一
第二章	爲治化而文學時代之散文	五
自夏商至春秋	五	五
第一節	總論	五
第二節	夏代散文	七
第三節	殷代散文	一七
第四節	周初散文	二〇
目錄		

第三章	由治化時代而漸變爲學術時代之散文·····	二六
春秋時代·····		二六
第一節	總論·····	二六
第二節	學術大師孔老之散文·····	二七
第三節	史傳家左丘明之散文·····	三二
第四章	爲學術而文學時代之散文·····	四四
戰國·····		四四
第一節	總論·····	四四
第二節	陰陽家之散文·····	五一
第三節	墨家墨子之散文·····	五五
第四節	儒家孟荀之散文·····	五九
第五節	道家莊周之散文·····	六六

第六節	法家韓非之散文·····	七〇
第七節	名家公孫龍子之散文·····	七五
第八節	雜家之散文·····	七八
第九節	縱衡家蘇張之散文·····	八二
第十節	鐘鼎文學家之散文·····	八六
第五章	反文化時代之散文·····	九一
	秦·····	九一
第一節	總論·····	九一
第二節	反文學者李斯之散文·····	九三
第二編	駢文漸成時代之散文·····	九九
	兩漢三國·····	九九
第一章	總論·····	九九

第二章 由學術時代而漸變爲文學時代之散文·····	一〇六
兩漢·····	一〇六
第一節 總論·····	一〇六
第二節 辭賦家之散文·····	一〇七
第三節 經世家之散文·····	一一四
第四節 史學家之散文·····	一一八
第五節 經學家之散文·····	一二六
第六節 訓詁派之散文·····	一三五
第七節 碑文家之散文·····	一三九
第三章 爲文學而文學時代之散文·····	一四四
漢魏之際·····	一四四
第一節 總論·····	一四四

第二節	三曹之散文·····	一四七
第三節	建安七子之散文·····	一五二
第四節	吳蜀之散文·····	一五八
第三編	駢文極盛時代之散文·····	一六五
	晉及南北朝·····	一六五
第一章	總論·····	一六五
第一節	藻麗派之散文·····	一六六
第二節	帖學家之散文·····	一六九
第三節	自然派之散文·····	一七五
第四節	論難派之散文·····	一七七
第五節	寫景派之散文·····	一八四
第四編	古文極盛時代之散文·····	一九一

唐宋……………一九一

第一章 總論……………一九一

第一節 古文家先鋒元結之散文……………一九三

第二節 古文大家韓柳之散文……………一九七

第三節 韓門難易兩派之散文(附孫樞)……………二一一

第四節 矯枉派之散文……………二一九

第五節 艱澀派之散文……………二二三

第六節 淺易派之散文……………二二七

第七節 晚唐五代之散文……………二三〇

第八節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二三三

第九節 道學家之散文……………二四九

第十節 民族主義派之散文……………二五三

第五編 以入股爲文化時代之散文……………二六五

明清……………二六五

第一章 總論……………二六五

第一節 明眞復古派前後七子之散文……………二六七

第二節 反七子派之散文……………二七四

第三節 明獨立派之散文……………二八三

第四節 清代桐城派之散文……………二八七

第五節 清維新以後之散文……………三〇四

中國散文史

第一編 駢散未分時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第一章 總論

駢文散文兩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於古，則唯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則未之見也。夏敬觀云：「駢文義本柳宗元駢四儷六一語，顧未以名文也。」說文駕二馬爲駢，莊子駢拇與枝指對舉，於義皆未熾。大抵唐以後，韓柳之學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門戶之私，務標異以示軒輊，治偶文輩又苟習庸濫，取便箋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體，而駢義之非，遂無辯之者。李商隱且以四六誣其集，其愼尤甚。清 李兆洛 昌言復



古，嵇選漢六朝文樹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誤。」（劉文稿序）夏氏以駢文一名於義無當，是也。吾謂散文一名，尤爲不通。莊子人間世有散木一名，與文本相對。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本。」荀子勸學篇有散儒一名，與法士相對。楊倞注：「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夫無用之木爲散木，無用之儒爲散儒，則散文云者豈非無用之文邪？說文肉部「𩚑，雜肉也。」說文林部「𣎵，分離也。」散文與駢文相對，其本字當爲𣎵，蓋取離散之義，與駢合相反也。然文體而取義於離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駢文散文二名，必在所當去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駢文家最喜用之。孔廣森答朱滄湄書云：「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駢文必徵實。」至清末羅惇齋文學源流云：「文之既立，何殊駢散？西漢以前渾樸敦雅，駢不慮雜，散不病野。」又云：「西京鉅子湖兩司馬，子長源出左國，俊宕其神；長卿系出詩騷，麗蜜其體。別其外貌，未能強同，要以材力冠絕，通宏相徵，一爲散體之家，一爲駢文之祖。」又云：「周秦逮於漢初，駢散不分之代也。西漢衍乎東漢，駢散角出之代也。魏晉歷六朝至唐，駢文極盛之代也。古文挺起於中唐，策論靡然於趙宋，散文興而駢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駢文之餘波也。元明二代，駢散並衰，而散

力終勝於駢。明末迄乎國朝，指清駢散並興，而駢勢差強於散。羅氏之言，皆以駢散對舉，詳其意誼，蓋散文亦不過古文之別名耳。而現代所用散文之名，則大抵與韻文對立，其領域則凡有韻之詩賦詞曲，與有聲律之駢文，皆不得入內；與昔之誼同古文，得包辭賦頌贊之類，其廣狹不侔矣。

吾以謂駢散二名實不能成立，不如以尙麗藻者名爲文家言，重質朴者名爲質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質言。而文質二體之中，又各分有韻文與無韻文二種。如此則比之六代文筆之分，與近代駢散之別，尤爲辨章矣。吾今於本書所論之領域，則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誼，而論文筆之駢散，則多用奇偶之誼，讀者隨文觀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無偶，亦不能有偶而無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則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各合而爲十，則偶矣。首奇也，而兩耳兩目，則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則偶矣。且一奇與一偶相對，則有爲偶矣。推之植物之花葉，最爲吾人之美觀者，何莫非奇偶之相雜。易曰：「地之可觀者莫如木，」以其花葉之奇偶相雜最顯著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

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駢體文鈔序）斯可見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無偶，亦不能有偶而無奇，不能分其何篇爲駢文，何篇爲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書，與日月俱縣，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此雖區周孔與諸子爲二，實則夏商之文，與周孔之作，皆爲治化而作，諸子之作皆爲學術而作，皆非爲文而作文也。惟其不爲文而作文，故其書不以能文爲宗，而以布治化鳴學術爲主。夫然，故其文辭一任治化與學術之驅遣，而或奇或偶，均發乎天籟之自然。故論文學史者，應以夏商至周秦爲駢散文體未分之時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則爲爲治化而文學時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諸子，則爲學術而文學時代，而孔子則承下起下之大師也。

第二章 爲治化而文學時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第一節 總論

爲文學史者，或多溯原上古，始自羲軒。吾則以謂文獻無徵，不如從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典皋陶謨兩篇，大書「粵若稽古」四字，則其文經孔氏刪述，不得視爲唐虞時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蓋三代之盛，聖賢在位，其學問皆見諸治化，不尙空言，其史官觀其治化之跡，紀爲實錄，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學誠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義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於今可考者，莫

尚於六藝。而六藝之中，莫要於尚書。陳石遺先生石遺室論文曰：「尚書爲中國第一部古史，亦卽中國第一部古文。以史學論，後世之天官書，律歷志，本於堯典上半篇；職官志本於堯典之命官與服志，樂書本於皋陶謨下半篇；（孔氏分爲益稷篇）若地理志、河渠書之本禹貢，本紀之本堯典，其尤顯著者矣。以文學論，曾湘鄉之雜抄，分記載告語、著述、詞賦四類。竊以爲記載告語二類，爲用最廣。尚書之典謨，則傳狀碑誌所自昉。禹貢、金縢、顧命，皆記事體。召誥、洛誥，雖中多告語，而首尾實記事體。顧命、惟韓昌黎曾學之。金縢則開後世紀事本末之體。奏議爲下告上之言，本於皋陶謨、洪範、無逸、召洛二誥，而皋陶謨實開徐樂、嚴安二列傳之體。徐嚴二傳只載上書一篇，別無他事。贈序爲同輩相告語之言，始於回路之相贈，而實本君奭。蓋共處一地而贈言者。若鄭子家、晉叔向之與書，則隔異地而相與言，亦其類也。序跋昉於易十翼，書序、詩序、射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祭文昉於武城，金縢之祝詞、魯公之誄、賁父、哀公之誄、孔子，皆見於檀弓。而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則周初已有之矣。」觀此可知後代文體皆原於六經，而尚書爲尤備矣。非古人好爲如此之文，故發明如此之文體也。實治化所有，故遂不得有此等之文體耳。

第二節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堯舜，稱堯之爲君，「唯天爲大，煥乎其有文章。」又稱「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與焉。」堯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堯典皋陶謨，非當代之文字，不能論列耳。至禹之治水，則治化益隆。林傳甲云：「禹之治化，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漢唐之盛，其版圖不過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產，實出于闕，自注汪士禛故貢道浮於積石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若水，今爲居延，南海黑水，今爲瀾滄。自注鄒氏伯奇之說如此蒙古、青海、西域、衛藏、緬越諸地，皆禹跡所至也。李文貞按天度以計里，以蒲坂爲樞，則禹貢荒服，東起遼東朝鮮，南至閩粵，西訖瀾滄，北至克魯倫河，爲鄒徵君禹貢五服地圖所本。紀曉嵐譏文貞爲閩人，不自外於禹域，則好爲奇論，而不曉度數也。嗚呼，槃槃大陸，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達淮泗，禹不但以治河爲事，且發明航海之學焉。三苗之伐，爲漢族拓殖民地也。」（中國文學史）大禹治水之功，諸子百家所共稱，必非無稽之談。至當時版圖如此之廣者，蓋古代對於國家之疆域，非如後世之固定；其所歸化者，亦非如後世之統一。故古代之國字爲「或」字。易曰：「或之者

疑之也。」故引申之爲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國界，或大或小，或東或西，不如後世之靖定也。禹貢版圖，疑卽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歸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爲蟲，古無大禹其人之說出，而虞夏之世乃無文化之可言。於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諸子百家所共稱者，皆不足信，而獨可取決數千年後一二人之私智矣。於禹貢一書，自西漢以前人皆信爲夏書者，今乃爲戰國時人不經之書矣。斯學者所不當盲從者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記事記言二科。夏代之文，記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貢；記言之工者，莫如甘誓。

禹貢

禹敷土。隨山。柰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錯。治梁及岐。中。既脩。太原。至于大隴。覃。壤。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冀。州。既。載。壺。口。錯。治。梁。及。岐。中。既。脩。太。原。至。于。大。隴。既。作。土。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厥。土。入。于。河。厥。濟。南。惟。兗。州。厥。木。惟。河。條。道。帶。夏。既。澤。雍。隴。合。同。桑。土。既。登。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蕢。州。厥。木。惟。條。道。帶。夏。既。澤。雍。隴。合。同。作。十。有。三。載。乃。同。土。白。墳。海。濱。廣。斥。厥。文。惟。浮。于。下。濟。厥。達。于。河。海。貢。惟。青。州。海。物。惟。錯。略。其。又。絲。棠。鉛。松。怪。石。大。野。既。豬。牧。東。原。底。平。絲。厥。土。浮。于。汝。墳。達。于。木。漸。包。海。岱。及。淮。惟。徐。川。淮。沂。

中。浮于淮。淮貢惟土五色。淮賦夏翟。州。鵲。彭。孤。桐。豬。泗。濱。浮。攸。居。淮。夷。蠙。珠。暨。魚。震。澤。底。定。玄。纁。織。
 三。品。數。璫。珉。篠。簞。天。齒。革。羽。旄。喬。惟。木。土。惟。塗。泥。服。厥。田。惟。下。上。錯。貢。江。海。
 厥。土。惟。塗。泥。荊。田。惟。下。中。賦。厥。州。上。江。漢。朝。厥。宗。貢。羽。旄。九。革。孔。殷。金。三。沱。潛。既。道。
 丹。潛。惟。貨。筭。楮。于。三。邦。底。貢。南。河。厥。名。包。匭。菁。茅。州。厥。匪。玄。纁。纁。組。既。入。于。江。納。錫。大。龜。
 澤。樓。被。錫。貢。豬。錯。厥。土。惟。墳。下。達。于。墳。壙。華。陽。惟。水。惟。上。梁。賦。錯。上。中。載。厥。貢。漆。棠。絲。紵。
 平。和。夷。底。績。因。桓。是。來。浮。于。潛。下。逾。于。沔。賦。入。于。潛。錯。亂。于。河。貢。繆。鐵。銀。鑄。磐。瑤。州。熊。羆。
 狸。和。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下。逾。于。沔。賦。入。于。潛。錯。亂。于。河。貢。繆。鐵。銀。鑄。磐。瑤。州。熊。羆。
 水。既。西。于。潛。野。三。危。漆。沮。既。三。苗。不。斂。水。攸。同。土。惟。黃。壤。族。厥。田。惟。上。物。至。于。鳥。風。原。隰。
 積。珠。及。岐。浮。于。潛。山。逾。于。河。門。壺。口。雷。首。于。渭。汭。太。岳。皮。昆。崙。析。城。支。渠。搜。王。國。戎。即。敘。
 道。峽。及。岐。浮。于。潛。山。逾。于。河。門。壺。口。雷。首。于。渭。汭。太。岳。皮。昆。崙。析。城。支。渠。搜。王。國。戎。即。敘。
 山。至。于。潛。山。入。于。海。于。大。別。朱。圉。山。之。鼠。陽。至。于。太。華。山。熊。耳。外。方。桐。柏。于。數。淺。原。尾。道。
 前。至。于。合。黎。東。至。于。底。柱。沙。又。東。至。于。黑。水。孟。津。至。于。東。過。維。汭。入。于。南。海。大。伾。河。北。積。石。
 陸。又。至。于。大。別。九。河。入。于。江。逆。河。東。入。于。海。彭。蠡。冢。道。漂。北。江。東。流。入。于。海。又。東。為。滄。江。之。水。
 流。又。東。至。于。體。過。九。江。為。災。至。于。東。出。于。陶。丘。北。北。又。東。至。于。河。東。為。中。江。北。會。于。汝。道。沈。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過。九。江。為。災。至。于。東。出。于。陶。丘。北。北。又。東。至。于。河。東。為。中。江。北。會。于。汝。道。沈。水。

于海。又東逕漆沮。入于河。會于泗沂。自熊耳入于東海。道渭自鳥鼠同穴。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土交正。底慎財賦。既宅。成則三墳。成族。成賦。九川滌原。土姓。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庶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文。教。二百里流沙。二百里朔南。暨。五百里荒服。四百里錫。玄圭。二百里流。東漸于海。四被于流沙。二百里朔南。暨。五百里荒服。四百里錫。玄圭。二百里流。東

此實一篇紀水之文，其文字於極參差不齊之中，寓有極整齊排偶之筆。如起云：「禹敷土，隨山，橐木，奠高山大川，」奇筆也。結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奇筆也。及篇中「作十有三歲乃同」等句，皆奇筆也。而每州之起則云：

冀州

濟河惟兗州。

海岱惟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荆河惟豫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其每州之末則云：

夾右碣石，入于河。

浮于濟，達于河。

浮于汶，達于濟。

浮于淮，達于河。

浮于江海，達于淮泗。

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雒，至于河。

浮于雒，達于河。

浮于潛，逾于污，入于渭，亂于河。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其每段中用厥字之排句者如云：

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冀州

厥土黑墳，厥草惟夭，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

厥賦貞，作十有三歲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州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青州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鴈陽孤桐，泗濱浮磬，惟夷璚珠暨魚，厥篚玄纁綺。徐州

厥草惟夭，厥木惟條，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璆琕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揚州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杅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簞苦，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荊州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豫州

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錯，厥貢鏐鐵鏐銀鏐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梁州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璆琳琅玕。雍州

凡若此類，可謂極參差，亦可謂極齊整；有奇句，亦有對句。倘古文家而選經也，固不可遺此篇；倘駢文家而選經也，亦不可遺此篇矣。此篇稱禹，不稱禹爲帝，是在禹未爲帝時，唐虞之史所記也。然則此篇其唐虞最古之文歟。石遺室論文曰：「古人文字雖簡質，然有骨必有肉，無單純用骨者。」禹貢爲地理書，如今人之水道提綱，可矣。青州則曰「海物惟錯」，曰「鉛松怪石」；徐州則曰「惟土五色」，曰「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曰「泗濱浮磬，蠙珠暨魚」；揚州曰「陽鳥攸居」，曰「篠簜既敷」，曰「厥貢包匭柚錫貢」；荊州則曰「九江納錫大龜」；雍州則曰「終南惇物，至於鳥鼠」。雖主貢品，然多不急之務，可以不寶遠物者。但以前民用，以開民智，可資博物，不比僞託之山海經也。後世水經

山。其澤。曰昭餘。乃。其川。岸也。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外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五百里封侯。三百里封伯。二百里封子。一百里封男。以方百里則百男。以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公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則禹貢多用厥字爲排句。職方氏則專用其字爲排句。禹貢每州長短參差。職方氏則每州長短極齊整矣。然若有選文者。則禹貢駢散均可入選。而職方則惟宜入於散文矣。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女。

此文爲後世誓師文之祖。史記夏本紀云。啓遂卽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則甘誓真當日誓師之詞。而夏史錄存之者也。其文奇偶互用。簡而有法。後人爲之千百言。遜其嚴肅矣。

其後湯之伐夏作湯誓。武王伐紂作牧誓。均效其體。今附錄於後。旣以見文章之流變。亦以見文

體既同。雖古之聖人亦不能禁其相似也。

湯誓

王女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稽事而割。正子。敢行稱亂。衆言。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桀。不。正。及。女。皆。亡。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爾。尙。輔。予。一。割。入。邑。致。天。之。罰。意。予。其。大。資。女。時。日。害。無。予。則。擊。踐。女。言。罔。有。攸。救。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醫。言。

牧誓

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司馬、司空、亞旅、師氏，有秉白旄以麾之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予耆，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有秉白旄以麾之。」

雞鳴，晨惟于索。爾今商王受，干惟婦言是用，予其棄厥肆祀弗答。有言曰：「牝雞無晨。」唯家之索，爾今商王受，干惟婦言是用，予其棄厥肆祀弗答。

迪義，乃于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眚于商邑。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予及汝同，其于爾躬有戮。

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御克奔。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其于爾躬有戮。

錄。

大戴禮有夏小正一篇，爲記歲時之書，當亦傳自夏代者，古代陰陽家文之僅存者也。文繁今不

要而論之。孔子之稱禹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秦伯篇）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此禹勤苦之精神，犧牲一己之幸福，以求國家與民族之安全，其功績最爲偉大，故禹貢一篇，遂爲千古最偉大之文章焉。

第三節 殷代散文

林傳甲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夏邑不綱，治化不行，湯之弔伐，既異於堯舜讓善，亦異於禹啓傳家，爲王者受命之創例。殷商新政，必有可觀。商人尙質，記載多略。」柱謂殷之記載，見於史記殷本紀者，有湯征，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中齔，作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訓，沃丁，咸艾，太戊，原命，盤庚，高宗訓等。連尙書所載微子等篇，數實不少。惜所存者今惟尙書湯誓一篇，盤庚三篇，高宗彤日一篇，西伯戡黎一篇，微子

史記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施，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咸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据此則盤庚三篇，乃盤庚死後其臣本於國史所書，追而述之，以諷時王及民衆之辭。

韓昌黎進學解云：「周誥殷盤，詰屈聲牙，盤庚三篇之難讀，蓋自古已然矣。吾師唐蔚芝文治先生云：「首四節爲民之矢言，一篇總冒。（據江魏姚三家說爲正，或作盤庚言者非。）第五節集衆於庭，爲一篇筋骨。六節王若曰以下，乃盤庚代陽甲之辭。篇中以古我先王雙提，至爲鄭重。以下文勢已乃益開展，復用汝爾予三字盤旋作線索，文氣乃益緊。古書中善譬喻當以此篇爲權輿。曰「若顛木，」「若觀火，」「若網在綱，」「若農服田，」「若火之燎於原，」「若射之有志，」六若字極分明。而「惟農自安」數句穿插其中，更有趣味。」

柱按原盤庚三篇之所以難讀，實以多用方言及通假字之故。由此可見今人主張方言白話及

別字爲文之不足以行遠也。說文敍曰：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而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一嘗謂秦之罪雖大，其統一中國，統一文字，厥功實最偉。漢後所用之字，雖非李斯之小篆，然亦多由小篆而變也。今吾國各省州縣之方音，盡然不同，儼如異國，識者正患之，欲提倡國語以統一語言，而方歎其收功之晚。然語言雖異，其所賴以收統一之功者，幸有文字之統一耳。今若以方言白話及別字入文，則彼邑一方言，此邑一方言；甲書一別字，乙書一別字；若是其勢不特各省異文，各縣異文，且將人人異文而後已。是他日分裂中國爲無數不同文字之小國者，必自提倡方言別字之說始矣。謂余不信，則盤庚三篇其小小之例證也。今盤庚三篇雖存，能讀之者幾人乎？尚書所載殷文之外，漢書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天乙三篇，然皆已亡，疑皆當爲散文。其小說家之伊尹二十一篇，天乙三篇，又疑皆後人所假託也。

第四節 周初散文

記曰：「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觀上二章所述質忠之世，其文已如此，況周代尙文之世乎？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周代治化之尙文，可知也。然則周代文學之盛，殆基於周初矣。文王之文，易象辭外，鮮有足徵者。象辭爲韻文，今亦不論。若周公之著，則尙書之中，先儒所指以爲周公所作者，曰牧誓，曰金縢，曰大誥，曰多士，曰無逸，曰立政，曰康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凡十篇。唐蔚芝師則以金縢爲冊祝之辭，並非周公所自作，以其無自譽之理也。至於大誥、康誥、無逸、立政諸篇，則謂其忠厚懇摯，至誠感人，所以靖一時之變亂，垂八百年之丕基，胥在於此。則其情文之盛可知矣。師又謂大學引康誥之辭最多，曰「克明德」，曰「作新民」，曰「如保赤子」，曰「惟命不於常」，雖未賅康誥全篇之誼，可見康誥篇爲古聖賢所常誦之書。今錄之如下。

康誥

惟三月。和見士于周。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維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威勤。乃洪大誥治。王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惟王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砥砥。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國。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越。

厥邦在祗。通乃文考。乃寡兄勸德。肆女往小數子求封于殷。在茲東土。王曰。又。民。呼。女。不。封。女。念。商。者。成。今。
 民。將。在。祗。通。乃。文。考。乃。寡。兄。勸。德。肆。女。往。小。數。子。求。封。于。殷。在。茲。東。土。王。曰。又。民。呼。女。不。封。女。念。商。者。成。今。
 曰。宅。心。知。訓。小。子。別。求。開。由。古。先。哲。王。敬。哉。用。康。保。民。樂。忱。于。民。情。大。德。可。見。裕。乃。小。人。難。保。在。王。命。乃。心。王。
 惟。小。無。子。好。乃。逸。豫。乃。其。王。應。保。我。民。聞。曰。亦。惟。怨。助。王。宅。大。天。命。亦。不。在。小。民。小。惠。曰。不。惠。烏。可。不。封。已。明。乃。汝。
 惟。非。人。終。有。小。罪。惟。非。貴。適。爾。乃。惟。終。道。極。自。厥。卒。不。典。時。乃。式。爾。可。殺。有。厥。罪。曰。小。烏。呼。乃。不。封。不。有。殺。時。乃。有。大。罪。
 殺。明。人。無。惟。民。其。勸。戀。和。非。若。女。疾。又。惟。民。其。則。畢。棄。咎。無。或。創。則。赤。子。惟。民。其。外。康。又。女。陳。時。泉。人。
 司。師。茲。殷。葬。訓。有。倫。其。義。又。曰。義。殺。因。勿。服。念。五。次。女。封。至。于。乃。女。時。盡。不。蔽。曰。要。囚。敘。王。惟。曰。女。陳。時。泉。已。事。
 于。貨。惟。小。子。不。畏。死。有。若。女。封。之。心。曰。朕。心。朕。德。元。惡。惟。乃。知。矧。惟。凡。民。自。得。罪。寇。攘。祗。厥。父。殺。越。人。
 鞠。子。傷。厥。考。大。心。不。友。于。父。弟。不。能。惟。字。厥。子。不。乃。疾。我。政。子。人。得。罪。弗。念。天。惟。顯。我。民。乃。克。葬。厥。兄。曰。兄。亦。不。速。
 乃。別。文。王。作。訓。民。刑。茲。無。赦。念。弗。庸。大。懷。厥。君。惟。外。庶。子。訓。人。惟。朕。慈。厥。正。人。女。越。小。其。臣。諸。節。茲。
 義。率。女。殺。亦。不。惟。君。惟。長。乃。不。能。厥。家。人。惟。夕。王。之。小。臣。外。正。乃。裕。惟。威。惟。虐。大。惟。有。王。命。乃。非。德。人。
 以。懌。不。適。王。曰。不。迪。封。則。爽。惟。民。在。厥。吉。康。王。曰。我。時。封。其。惟。予。惟。殷。不。可。暨。王。告。德。用。康。又。民。作。求。行。矧。今。惟。民。
 多。不。矧。曰。其。尙。顯。厥。心。于。天。歷。王。曰。同。烏。爽。呼。天。封。其。罰。矧。我。無。我。作。怨。不。怨。勿。惟。用。厥。非。罪。非。葬。在。大。時。忱。無。不。在。

則敏德。用康乃心。順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用康乂民。王呼。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女。勿替敬。典聽朕諄。女。乃以殷民世享。

此文氣象宏闊，緯絡萬千。全篇以天命民三字爲樞紐，意以謂天之所命，卽在於民，實爲儒家之保民政治哲學之所本。惟篇首四十八字，當從吳汝綸說，定爲大誥篇末之錯簡耳。

此外儀禮周禮，先儒亦以爲周公之書。儀禮一書，自韓昌黎已苦其難讀，然亦賞其奇辭奧旨。周禮一書，文既整麗，尤多奇字，茲以限於篇幅，不復錄焉。

周禮至漢，缺冬官一篇，漢儒以攷工記補之，最爲得宜。陳澧云：「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宮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諸衆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柱謂由攷工記觀之，可知周初以前甚重工業，史官多精此學。不然執筆者必不能爲此文也。

石遺室論文云：「攷工記爲古今奇文，種種工作，不離乎數目字，而審曲面勢，說來但覺其造句巧妙，絕不覺數目字多，數目字之重複。盧人匠人，每節用凡字提起，有接至六七者。樂記亦然。愷氏疊

用而某之而某之至於六七。梓人爲筭，先五疊某者某者，後又六疊以某鳴者以某鳴者。皆文理之各種結構處。最後弓人一職，尤爲精微。『柱按此言是也。而柱最喜輪人爲輪一類。

輪人節錄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也者。以爲利輪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厭其輪。欲其冥爾而下迫也。進而厭之。欲其肉稱也。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輻而眠之。欲其齒之正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欲

此記制輪之事，爲最機械，最無情之事，而寫出工人之爲，欲其器之工之情，躍躍如見。可見題材有文學情緒與否，實視作文者主觀而異。古今之文人，多不知機械之學，故以機械爲無情；而究機械之學者，又無文學之情緒，彼自視其身亦無異於機械也。故機械之爲物，遂似終與文學牴牾耳。今若使文學家能精究機械之學，則其視機械之軋軋而鳴，豈遽不如秋蟲之唧唧而鳴，足以入詩人之吟咏哉，觀攷工之記制器，情文俱至，可爲例證矣。

周初散文存於古文尙書者，尙有大誓、武城、洪範、旅獒、君奭、多方、顧命、康王之誥等，文皆美茂。若漢書藝文志，道家尙有太公二百三十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墨家有尹佚二篇。小說家有鬻子說十九篇。其書皆已亡。鬻子說疑亦後人所託。

要而論之。周之四誥酒誥、召誥、雒誥、康誥，文體詰詘，實倣自殷之盤庚；而周禮五官及考工記之整飭，實又本於虞夏之禹貢，此文體之嬗變，尙可攷者也。

第三章 由治化時代漸變爲學術時代之散文

春秋時代

第一節 總論

春秋時代之文學，要以孔子老子左邱明三人爲大宗師。而孔子尤爲前後之樞紐。蓋春秋以前，治化之文莫盛於六藝，而孔子實刪訂之。是集春秋以前治化之文之大成也。孔子贊周易，爲作十翼，多精微之哲學。今之十翼雖未盡爲孔子原本，然亦必多出於孔子。論語一書，爲孔子弟子記孔子與門弟子及時人問答之言，皆多鼓吹學術之說。孔子之文言，老子之五千言，尤多駢偶之筆，已爲後人駢文之先河。其有學無位，不能見諸治化，專以闡明學術爲務，又爲春秋戰國諸子爲學術而文學之先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據魯史作傳，又爲後世史家之先河。此三人者，其文學皆承前啓後，於吾國之學術與文學，最有關係者也。

第二節 學術大師孔老之散文

孔老之學，同本於易。易言天地陰陽吉凶禍福，皆兩端相對者。孔子則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老子則審其兩端而用其反。孔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老子曰：「反者道之動。」又曰：「與道反矣，乃至大順。」孔子最重禮，曾問禮於老子，則老子之深於禮可知。深於禮而薄禮，正其用反之道。其少言禮，正孔子罕言命與仁之比也。

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謂之長人而異之。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子。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百篇，

及至孔子，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彬彬矣。』

文言節錄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與時偕行。乃見天則。潤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利天下。不言所利。天大矣哉。行雨施。乾乎剛。建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利天下。不言所利。天大矣哉。行雨施。乾乎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矣。九四重剛而不中。剛而不中。天。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聖人乎。知退。知存亡。而不知亡。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惟

此文時用韻語，且多偶句。阮元據之作文韻說及文言說。大旨謂必用韻用偶而後可以謂之文。

其說蓋因後世古文家屏駢儷之文爲不足以語於古文，故務爲力反其說也。

孔子之著作，以春秋最爲重要。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明，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蓋春秋之書，正名之書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篇春秋正名之要，於此知之矣。大之倫類之大名，小之則物類之先後，無所不慎。僖十六年經曰：

• 春王正月戊申朔
• 六鷁退飛過宋都
• 宋五

穀梁傳曰：

先限而後石。何也。限而後石也。六鵠退飛過宋都。聚辭也。君子之於物。子曰。石無已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鵠微有知。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而況於人乎。辭。

公羊傳曰：

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六鵠退飛。記見也。聞其墳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鵠。六鵠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

其於言之無所苟如此。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漢大儒之重視春秋如此。

然世之古文家以反對公穀之故，遂倡言孔子不修春秋。孔子之春秋無微言大義。不過一本魯史舊文而已。不知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明謂孔子未修之春秋，則與晉乘楚檮杌相類。孔子修之則有微言大義矣。荀子曰：「春秋約而不速。」夫春秋既約矣，而何以不速？非以微言大義之難通而何？

老子 史記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太史談六家要旨論道家云：「其事易爲，其辭難知。」此最可以爲老子書之定評。「其事易爲」，謂秉要執中，無爲而無不爲也。「其辭難知」，則謂其辭涵義宏博，非可以一說盡也。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玄。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而異名。之始。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第二十八章

知天下式。守其雌。爲天下式。爲天下谿。爲天下谷。天下歸之。如蟻之歸。如市之。天下歸之。如蟻之歸。如市之。

世之讀老子者，只知其守雌一句，而忘卻其知雄一句，故由其說遂爲積弱之國也。不知老子知雄則必努力自求爲雄，而所以守雌者不自以爲雄而自以爲雌耳。又如大智若愚，世之讀者但以爲真求愚而已，而不知注意一若字。若注意一若字，則當知老子之必力求爲大智，愈智而愈不以智自居，故曰若愚也。

老子全書對偶最多，此豈有意作對仗哉？以其學理本如此耳。

文言與老子多對句矣，多韻語矣，然仍不可便謂之韻文，便謂之駢文也，謂爲駢文之祖可耳。至於用韻則諸子之論文亦往往有之，亦仍不得卽謂爲韻文也。

第三節 史傳家左邱明之散文

漢書藝文志云：「古之王者必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賢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

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据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書。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由此觀之，孔子之春秋，爲繼前古之史，而左氏之傳，又孔子春秋之本事也。公穀二傳爲專解經之文，左氏傳則解經之外，並以史證經，解經而兼爲史者也。邱明旣爲春秋作傳，稱爲內傳，又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穆王終於魯悼，別爲國語，世稱外傳。唐劉知幾分史體爲六家，一尚書家，二春秋家，三左傳家，四國語家，五史記家，六漢書家，六家中左氏占二家，則左氏之文體，其關係於文化，爲何如邪？

唐薛芝師云：「左傳稱曰內傳。國語稱曰外傳。顧亭林先生謂左氏采列國之史而作，非出於一人之手。余疑內傳爲邱明所編輯，外傳則采自列國，未加刪削者也。夙好以左氏傳與公穀二傳互相比較，如左氏鄭伯克段于鄆一段，宜與穀梁傳對較；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一段，宜與穀梁傳晉殺

其大夫里克對較：晉靈公不君一段，宜與公羊傳對較。悟其文法之各異，而文思文境，乃可日進。又好以內傳與外傳參考，如外傳管子論軌里連鄉之法，敬姜論勞逸，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諸篇，皆爲內傳所不載；而一則波瀾壯闊，一則豐裁嚴整，一則細語喁喁，委婉入聽，均各擅其勝。又如晉文請隧，襄王不許，內傳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僅三語，懷乎其不可犯；而外傳則衍成數百言，負聲振采，琅琅錚錚，有令人不厭百回讀者矣。惟吳越語氣體句調均屬萎蕸，疑與內傳未載智伯事相同，爲後人附益。司馬子長曰：「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然則二書之當並重無疑。」

杜謂左傳體奇而變，其流爲太史公書：國語體整而方，其流爲班氏之漢書。今錄僖公二十三年左傳記晉公子重耳出亡事與國語晉語所記爲比較如左：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固莫大焉。」晉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國語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吾日奔而來，此也。」非以狄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矣。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旻也。今旻久矣。旻久將底，底著滯淫，可以旻能興之。今旻久。

趙衰穎叔隗子司空季子納諸公子。公子如
取季隗適齊。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不
昏。將適齊。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
來而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文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
而載之。

及齊。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公子安
之。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
妾曰。其上有四方之姜氏。其聞之者。殺之。而謂公
子。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
敗。名。公子曰。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實
醒。以戈逐子犯。

第一編 駢散未分時代之散文

速行乎。吾不適齊侯長矣。避其遠也。晉力一
紀。夫必追。擇前言。側求善以終。正。妻而思始
仲。夫必追。擇前言。側求善以終。正。妻而思始
遠人入服。茲可以不親。郵矣。會其季年
可也。

乃行。過五。將鞭之。乞食於野人。天賜也。民以土
公。子怒。將鞭之。乞食於野人。天賜也。民以土
服。土。又。何。三。求。焉。志。之。天。事。必。象。十。有。二。尾。必。獲
此。土。二。三。求。焉。志。之。天。事。必。象。十。有。二。尾。必。獲
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其。必。獲。申
侯。天。之。道。也。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其。必。獲。申
乎。受。而。載。之。土。也。適。再。稽
首。侯。妻。之。曰。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齊。而。已。矣。曰。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齊。而。已。矣。曰。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公。卒。以。勳。公。而。知。位。文。公。諸。侯。叛。齊。而。有。子。終。焉。之。志
不。可。以。勳。公。而。知。位。文。公。諸。侯。叛。齊。而。有。子。終。焉。之。志
也。欲。行。而。患。之。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姜。氏。殺。之
在。焉。欲。行。而。患。之。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姜。氏。殺。之
者。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不。行。其。貳。聞。之
者。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不。行。其。貳。聞。之

武王無成命之矣。詩云：武王將上，帝臨女，去，無武，難而極。
 於此，晉自子之，無異行。公，晉無寧歲，民無成君而。
 天未喪晉，子不勉之矣。上，帝臨於此，武姜曰：有咎，不然。
 誰曰：子不勉之矣。上，帝臨於此，武姜曰：有咎，不然。
 行，周詩曰：啓，幸，萃，征，夫，每，懷，靡，及，其，順，身，縱，友，征。
 日，懷，不，處，將，何，人，誰，獲，安，不，求，及，之，書，有，能，及，乎。
 之，懷，多，言，安，實，亦，疾，可，畏，也。鄭詩云：仲，仲，有，言，也，小，妾，人。
 聞，之，民，曰：下，也，畏，威，如，懷，疾，思，威，民，之，上，也，中，也，從，懷，如。
 威，如，懷，疾，如，流，乃，能，威，民，遠，矣。威，在，民，上，之，弗，畏，有，在。
 辟，也。夫，晉，從，中，也。以，紀，綱，齊，之，言，。晉，輔，其，從，之，。
 而，成，敗，矣。也。晉，之，子，無，道，久，矣。不，從，者，難，乎。齊，國，
 之，政，敗，矣。也。晉，之，子，無，道，久，矣。不，從，者，難，乎。齊，國，
 而，時，之，日，及，矣。人，也。公，子，敗，不，可，處，君，國，時，可，以，齊，失，百，姓。
 之，忠，始，不，封，也。塞，。懷，不，大，火，從，。子，伯，必，之，速，是，行，也。吾，實，聞，紀，晉。

商·唐·叔·之·商·之·饗·國·如·商·三·十·一·王·未·半·史·之·紀·不·曰·
長·子·弗·聽·公·子·姜·與·子·犯·謀·醉·而·戰·之·若·何·懷·安·醒·
公·子·弗·聽·公·子·姜·與·子·犯·謀·醉·而·戰·之·若·何·懷·安·醒·
以·戈·逐·子·犯·乎·曰·舅·犯·若·走·且·所·濟·曰·吾·食·見·氏·之·
肉·其·知·賢·乎·曰·舅·犯·若·走·且·所·濟·曰·吾·食·見·氏·之·
成·余·公·未·知·死·亦·所·晉·之·誰·柔·嘉·與·豺·是·以·爭·食·若·偃·有·
用·之·腥·臊·遂·行·焉·
莊·子·言·於·衛·公·曰·夫·邢·狄·之·虞·也·不·能·禮·焉·之·結·
也·不·善·德·之·建·也·無·建·不·無·紀·不·立·以·終·三·民·無·
結·不·善·德·之·建·也·無·建·不·無·紀·不·立·以·終·三·民·無·
之·所·慎·也·而·今·君·棄·之·無·乃·不·禮·焉·乎·三·晉·公·
子·善·人·也·而·今·君·棄·之·無·乃·不·禮·焉·乎·三·晉·公·
矣·武·之·臣·穆·也·云·君·其·圖·大·功·在·康·武·文·之·昭·也·唐·
族·武·之·臣·穆·也·云·君·其·圖·大·功·在·康·武·文·之·昭·也·唐·
也·武·族·未·絕·周·室·而·俾·胤·公·子·聚·者·德·必·武·族·
無·道·而·修·其·德·有·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也·以·
若·復·而·修·其·德·有·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也·以·
小·討·人·是·懼·君·敢·不·盡·心·衛·公·弗·聽·

及曹之。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盪盂自戒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脅而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觀之。僂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子賢人也。僂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戒焉。倍負驪負。璧焉。公子在受殯反璧。負驪言於曹伯曰。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禮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資矜窮。不立。君所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禮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以國爲親。先君叔振之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子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是鄉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也不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土也。而不施土。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棄土也。愛棄土以毀五常。失位而闕聚。猶是之不難之。無乃不可乎。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鄭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人。臣聞其或蕃。將建諸子。姬出其禮焉。而男女同姓。一也。生不蕃。晉公子。姬出其禮焉。而男女同姓。一也。二也。離外有三士。而以上人。晉國從之。將三啓也。焉。鄭同儕之所啓乎。弟弗聽。將禮焉。

第一編 駢散未分時代之散文

於公。公過宋。與公子馬亡。長幼相善。而公孫不厭。偃。其父事狐偃。而惡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狐。御。而趙夙之弟也。敬。而此三人者。賈左公族也。公。而禮矣。則下樹於。有動。則必有。成。幼。而。不。倦。公。有。禮。矣。則。下。樹。於。有。動。則。必。有。成。幼。而。不。倦。君。其。湯。降。之。不。遲。襄。公。從。之。日。降。以。降。馬。有。二。禮。之。謂。也。公。子。之。過。鄭。親。有。鄭。文。公。用。前。不。訓。焉。禮。兄。弟。諫。曰。窮。困。之。天。所。福。也。不。婚。今。晉。公。殖。也。有。三。神。焉。出。自。唐。將。啓。之。天。所。福。也。不。婚。今。晉。公。殖。也。有。三。神。焉。出。自。唐。將。才。離。遠。而。得。所。之。久。約。也。而。無。贅。重。耳。也。成。而。出。焉。九。人。也。唯。晉。侯。耳。在。載。其。離。外。之。患。內。棄。而。晉。國。重。耳。天。作。高。山。德。大。王。趙。謀。之。荒。大。之。也。在。周。頌。曰。所。武。公。與。晉。文。侯。有。戮。力。矣。一。心。晉。鄭。元。肱。弟。也。周。室。吾。夾。先。君。平。王。起。也。平。王。若。親。而。德。之。而。三。賜。胙。者。盟。質。可。謂。大。世。相。起。也。平。王。若。親。而。德。之。而。三。賜。胙。者。盟。質。可。謂。大。

秦伯納女五人。愾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既而悔之。愾曰：「文也。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之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君稱子耳。以重耳敢不拜命。重耳。

楚子不可而有文。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侍之。且晉公之請止。狐偃之所與曰。誰能廢之。曹詩曰。彼然則請止。狐偃之所與曰。誰能廢之。曹詩曰。彼己之。子甚焉。不遂其。鄭非。也。於是。公自秦。楚子厚。秦伯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愾曰。秦晉匹也。公子使奉匭沃盥。人。公適此。懼。才。服。囚。命。之。案。伯。見。公。子。曰。欲以禮致之。懼。難。其。惡。名。公。非。此。有。則。無。故。寡。人。敢以禮致之。懼。難。其。惡。名。公。非。此。有。則。無。故。寡。人。之罪也。姓。為。唯。命。是。聽。黃。帝。公。子。欲。辭。十。五。人。季。子。曰。青。陽。方。雷。氏。之。已。甥。也。唯。青。陽。與。夷。鼓。氏。皆。為。已。姓。其。凡。黃。帝。之。子。姓。者。四。母。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唯。青。陽。與。夷。鼓。氏。皆。為。已。姓。依。是。也。唯。青。陽。與。夷。鼓。氏。皆。為。已。姓。為。姬。姓。生。黃。帝。之。炎。帝。也。如。是。帝。以。昔。姬。水。成。于。炎。氏。姬。姓。生。黃。帝。之。炎。帝。也。如。是。帝。以。昔。姬。水。成。于。炎。氏。

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
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黃帝爲姬。炎
帝爲姜。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
男女相及。以德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
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
相及。心長。隨敬也。同志雖遠。男女不
災。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以故異德合姓。是同德合義。同義以導利。利
以保其土。姓利相更。子成而不還路。乃能
取其所以。何如。對曰。將不奪其國。何有於
娶。唯秦所命。從曰。將有請於人。何如。對
曰。禮志有之。從曰。將有請於人。何如。對
入焉。欲人之愛己也。無德於人。而欲人之
從己也。必先從人。己也。無德於人。而欲
人。應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又何疑焉。
乃歸女。公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享
子。公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享
文也。請使良從。子使餘相如。秦伯享公。
如也。享國君之禮。子使餘相如。秦伯享公。
伯謂其大夫曰。華而不禮。實而不恥也。恥
不度而施。

可。以。聆。也。非。此。而。不。濟。則。無。所。矣。門。二。不。閉。子。敬。不。
 拜。秦。明。日。宴。辭。秦。伯。賦。曰。采。芣。君。以。天。子。使。公。子。服。降。
 命。重。耳。使。公。子。賦。黍。苗。敢。不。降。拜。重。耳。卒。登。
 君。之。使。若。黍。苗。之。仰。陰。雨。也。宗。廟。君。實。庇。廡。也。
 澤。之。使。能。成。嘉。穀。蔭。雨。在。宗。廟。君。實。庇。廡。也。
 疆。周。室。昭。重。耳。之。榮。也。東。行。濟。河。獲。集。德。師。以。歸。復。
 載。志。使。主。晉。民。耳。成。封。國。侯。其。實。誰。不。從。惕。君。
 者。志。使。主。晉。民。耳。成。封。國。侯。其。實。誰。不。從。惕。君。
 以。從。命。秦。伯。賦。曰。飛。是。公。子。將。有。焉。豈。專。在。
 寡。人。乎。秦。伯。賦。曰。飛。是。公。子。將。有。焉。豈。專。在。
 餘。賦。曰。君。稱。所。以。佐。公。子。降。拜。王。國。者。以。命。重。耳。
 重。耳。敢。有。惜。心。
 敢。不。從。德。

內外傳文體繁簡之異，觀此可略觀一斑矣。近世今文家或有以左傳爲劉歆本國語而編次以
 附於春秋者，不知左氏文體，剪裁嚴密，尙有非司馬氏所及者，何論子峻？

第四章 爲學術而文學時代之散文

戰國

第一節 總論

春秋以前之文，皆治化之文也。何也？其治化卽學術，學術卽治化也。凡傳於今之文，皆左史右史之遺也，皆當時治化之跡也。故曰六經皆史也。自孔老以後，學術始由官守而散於於學者。於是戰國諸子，始各以其學術鳴。其所爲文莫非鼓吹學術之作。卽屈平之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亦思以其學術救時者也。故此時代之文學，可謂爲學術而文學，非爲文學而文學者也。昭明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也。然文學者學術之華實也。有諸中者形諸外。故此一時代爲吾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而亦爲吾國文學最燦爛時代。

論諸子之學之所以興者有三：一曰：本乎古學，二曰：原乎官守，三曰：因乎時勢。莊子天下篇云：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而備世之患。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拘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而風而悅之。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而風而悅之。芬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悅之。」此本乎古學之說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此原於官守之說也。淮南子要略云：「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命，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邈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摺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畝耒，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櫛，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

用三千鐘贄。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五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運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壤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命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此因乎時勢之說也。合此三者，其言乃備。而近人或專主時勢之說，而非官守之言，然漢志又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竝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則諸子之學，關於時勢，班氏亦非不知之，而必原於官守者，古學在於官守，諸子之學，不能無其原也。

閻班氏時勢之說者，有劉師培，其言曰：「班氏之言曰：『時君世主，好惡無方，是以九家之說，蠭起並出。』由班志所言觀之，則諸家學術，悉隨時勢爲轉移。昔春秋時，世卿擅權，諸侯力征，故孔子譏

世卿，惡征伐；墨子明尙賢，著非攻，皆救時之要術，而濟世之良模也。雖然，孔墨者悲天憫人之學也，殆其說不行，有心人目擊世風日下，由是閱世之義，易爲樂天，如莊、列、楊、朱之學是也。及舉世渾濁，世變愈危，憂時之士，知治世之不可期，由是樂天之義，易爲厭世，如屈宋之流是也。而要之皆周末時勢激之使然，雖然此皆學術之憑虛者也。有憑虛之學，卽有徵實之學。戰國之時，諸侯以併吞爲務，非兵不能守國，由是有兵家之學。非得鄰國之援助，則國勢日孤，由是有縱橫家之學。非務農積粟，不能進攻，由是有農家之學。是則戰國諸子，皆隨時俗之好尚，以擇術立言。儒學不能行於戰國，時爲之也。法家兵家縱橫家行於戰國，亦時爲之也。古人謂學術可以觀時變，豈不然哉？『國學發微』

諸子之學，雖出於官守，亦自不能盡同於官守。章學誠曰：「諸子之書，多周官之舊典，劉班敍九流之源，每云出於某官，或云某某之守，是也。古者治學未分，官師合一，故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然世世師傳講習討論，則有具於書而不必盡於書者，猶今官司掌故，習見常行，不必轉注傳授，繁言曲解，其一端也。又有精微奧義，可意會而難以文字傳者，猶今百司執事，隱微利弊，惟親其事者知之，而非文案簿書所具，又一端也。至於周末治學既分，禮失官廢，諸子思以其學用世，莫不於人官物曲之中，

求其道而通之，將以其道易天下，而非欲以文辭見也。故其所著之書，則有官守舊文，與夫相傳遺意，雖不能無失，然不可謂全無所受也。故諸子之書雖極偏駁，而其中實有先王政教之遺，惟所存有多寡純駁之不同，而其著書之旨，則又各以私意爲之。蓋不肯自爲一官一曲之長，而皆欲卽其一端以易天下，故莊生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是也。」（取汪中墨子序）

論諸子之文者，則以劉彥和爲最簡當。其言曰：「治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縣縣，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略也。」（文心雕龍諸子篇）

諸子之文，原於六藝，故班氏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旨，雖有短蔽，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也。」然諸子之文，其原既遠，其流亦長。漢之董仲舒劉向，儒家兼陰陽家之文也。晁錯趙充國，法家兼兵家之文也。司馬談遷父子，道家兼史家之文也。徐樂嚴安，從衡家之文也。楊王

孫，墨家之文也。淮南子，雜家之文也。劉師培曰：「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歐曾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論兵，謀深慮遠，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運捭闔之詞，往復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屬詞比事，翻空易奇，縱橫家之文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時制宜，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法家之文也。立言不朽，此之謂與。近代以還，文儒輩出。望溪、姬傳，文祖韓歐，闡明義理，趨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叔子、崑繩，洞明兵法，推論古今之成敗，疊陳九土之險夷，落筆千言，縱橫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安吳之文，洞陳時弊，兵農刑政，酌古準今，不諱功利之談，爰立後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詞源橫溢，簡齋之作，逞博矜奇，若決江河，一瀉千里，此縱橫家之支派也。雍齋、于庭之文，雜糅識緯，靡麗瑰奇，此陰陽家之支派也。大紳、台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此道家之支派也。維崧、甌北之文，體雜俳優，涉筆或趣，此小說家之支派也。旨歸既別，夫豈強同，即古文所謂文章流別也。惟詩亦然。子建之詩，溫柔敦厚，近於儒家。淵明之詩，澹雅冲泊，近於道家。康樂之詩，琢磨研鍊，近於名家。太冲之詩，雄健英奇，近於縱橫家。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諷詠篇章，可

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格既判，詩心亦殊。少陵之詩，惓懷君父，希心稷契，是爲儒家之詩。太白之詩，超然飛騰，不愧仙才，是爲縱橫家之詩。襄陽之詩，逸韻天成，子瞻之詩，清言霏屑，是爲道家之詩。儲王之詩，備陳稽事，追擬商風，是爲農家之詩。山谷之詩，峻厲倔強，爲西江之冠，是爲法家之詩。由是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隋唐以來，以詩賦爲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說家言。宋代之儒以講學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時，學士大夫多抱雄才偉略，故明末之文，多縱橫家言。近代之儒，溺於箋注訓故之學，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雖集部之書，不克與子書齊列，然因集部之目錄，以推論其派別源流，知集部出於子部，則後儒有作，必有反集爲子者，是亦區別學述之一助也。」論文雜記

第二節 陰陽家之散文

漢書藝文志云：「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

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又云：「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司馬氏謂不可失者，卽義和官守之學也，是陰陽家之原也。司馬氏謂使人拘而多所畏者，卽班氏所謂拘者之學也，是陰陽家之流也。尙書堯典敍義和一節，卽古史記陰陽家之學者也，陰陽家最古之文也。莊周曰：「易以道陰陽。」然則易者本陰陽家之學也，孔子贊之，爲作十翼，則以倫理說易，由陰陽家之神道設教，一改而爲儒家之人道設教矣。故今之周易，乃孔子之易，非陰陽家之易矣。連山歸藏，今不傳，斯其陰陽家之易乎？漢書藝文志所列陰陽家之書，如宋司星子章，公嚳生終始之類，今皆不傳。然大戴禮之夏小正，小戴禮之月令，疑皆古代義和官守之學，陰陽家正宗也。太史公書之天官書，漢書之五行志，之類，其皆陰陽家之流派乎？茲節錄月令及天官書於後，以見一斑焉。

月令節錄孟春之月

小戴禮

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東行。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
 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
 度之一。以十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常東方。以晨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東行。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
 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常東方。以晨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東行。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
 歲大。水。有執餘。歲。見。軫。陰。在。辰。章。星。居。亥。早。以。三。月。居。大。荒。略。室。東。壁。晨。出。已。青。星。居。戌。青。青。甚。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陰。在。辰。章。星。居。亥。早。以。三。月。居。大。荒。略。室。東。壁。晨。出。已。青。星。居。戌。青。青。甚。章。
 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辟。踵。晨。出。熊。熊。赤。色。明。有。炎。炎。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利。公。王。歲。不。利。治。兵。在。午。其。
 星居。酉。婁。胃。昂。晨。出。曰。辟。踵。晨。出。熊。熊。赤。色。明。有。炎。炎。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利。公。王。歲。不。利。治。兵。在。午。其。
 失。次。有。應。見。房。有。光。早。利。行。兵。晚。水。其。失。次。有。應。見。箕。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與。星。居。未。以。
 曰。長。列。昭。昭。有。光。早。利。行。兵。晚。水。其。失。次。有。應。見。箕。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與。星。居。未。以。
 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天。音。出。昭。昭。白。長。王。其。失。次。有。應。見。率。牛。昌。作。熱。穀。其。失。次。有。應。
 星居。午。東。井。與。鬼。晨。出。曰。天。音。出。昭。昭。白。長。王。其。失。次。有。應。見。率。牛。昌。作。熱。穀。其。失。次。有。應。
 翼。軫。晨。出。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晨。出。星。居。巳。以。九。月。陰。
 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晨。出。星。居。巳。以。九。月。陰。
 起師。族。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晨。出。星。居。巳。以。九。月。陰。
 星居。卯。以。十。一。月。房。心。晨。出。曰。天。泉。寅。玄。色。甚。明。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兵。其。失。次。有。
 應。居。在。昂。赤。一。若。歲。房。心。晨。出。曰。天。泉。寅。玄。色。甚。明。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兵。其。失。次。有。
 明。所。居。久。國。有。德。厚。見。參。角。勳。居。乍。小。居。大。之。若。色。數。變。未。當。去。去。其。失。次。有。應。見。下。其。國。內。
 東。北。三。月。生。天。棹。長。四。尺。丈。未。兌。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槍。長。二。丈。類。彗。頭。退。
 而。西。北。三。月。生。天。棹。長。四。尺。丈。未。兌。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槍。長。二。丈。類。彗。頭。退。
 謹。親。其。所。見。之。國。所。居。國。可。舉。事。迎。角。而。戰。者。出。不。如。浮。如。星。色。赤。黃。而。沈。功。所。居。如。沈。大。積。色。青。野。白。亡。

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同。其野有破軍。
• 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天官書雖成於司馬談父子，然其所采，疑本於司星子章之徒者也。其紀天空之光景，真千古奇文。今日天文學之發明，已大非昔比，倘有能文者爲記述，其文章之彪炳陸離，更當何如邪？

第三節 墨家墨子之散文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莊子天下篇云：「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

道大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胈，脰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脰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墨子文之內含也。若其外式，則最注重名學，與公孫一派專以名家著名者相爲敵論，蓋彼欲藉正名實以離名實，離名實以破名者也；而墨則反是，其目的乃欲正名實者也。故名名家者流之名學，玄學之名學也；墨家者流之名學，實用之名學也。今錄小取篇於後：

小取篇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名。舉實同異之處。抒意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取決疑。予焉。摯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紀名。舉實。異以辭抒。意察。名實之理。故。處以類害。取。決以疑。予已。有諸已。不非諸人。第一。章。無諸。

同高也。圓，一中同長也。方柱隅四謹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繼開虛也。臨鑑而立，景到，景不徙，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若斯之類，今人謂與形學物理學合。然圓方觚橢句股亭錐之屬，爲形衆多，物理亦不可殫說。今但摛撫數事，孑然不周，祇見其凌雜耳。于制名之樞，要蓋絕未一窺也。按三朝記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不可，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奕固十棊之變，猶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墨經之說，正當時所謂小辨者。墨去哀公未久，又是魯人，蓋承用其說，加以補綴耳。莊生云：「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異同之間，楊墨是已。」然則楊朱亦學小辨，非獨墨氏也。墨家至漢不傳，然後漢季宋諸賢，行過乎儉，其道大覈，則墨亦并入于儒矣。其尊天敬鬼之義，散在黃巾道士，劉根作墨子枕中記，神仙傳封衡有墨子隱形法一篇，孫博劉政皆治墨術，能使身成火，沒入石壁，隱三軍爲林木，流爲幻師矣。」

第四節 儒家孟荀之散文

繼孔子之後，於戰國之世爲儒家之大作家者，當以孟荀二氏爲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王劭本衍人，字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据此則孟子之書，本孟子與萬章之徒合作，非無孟子之文，而亦非盡孟子之文，雖非盡爲孟子之文，而亦不能不謂爲孟子之書也。

清人吳敏樹云：「余讀孟子之書，竊窺其所學，大要以性善踐形爲本，以集義養氣爲功。其推而出之爲先王不忍人之政，本末終始，條列秩然。其於當時縱橫形勢之說，堅白破碎之辨，皆未暇詰難，獨闢楊墨以正人心，訾言利好戰之徒而崇王道。其言皆關萬世之患，愈久遠而益信。然使以孟子之道，而他人爲之書，將不勝其迂苦拘閼，深眇奧極，而天下後世卒莫知其所指也。今而讀孟子之書，如家人常語然，豈不以其文之善乎？然則所謂文以明道者，必如孟子而可焉。不然，吾恐道之未足以明，而或且幽之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自孟子外，荀卿之書最善，然文繁而理寡，去孟子固遠矣，微獨其

而孟子本之則云：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以治亦進。以亂亦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覺舜之後。覺者。予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茲

爲爾。不隱賢我。必以其道遠佚而不怨。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可夫敦。孔子之去齊久矣。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仕而仕。去父母國之道也。萬章篇。

則條力也。由射條百者步之外也。其終至爾力也。聖之事中非。爾智巧也。萬章。篇。聖賢。孔子之曰。謂。集大成也。者。伊尹。金聲而玉振之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終。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

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史公於論荀卿著書，提出一疾字，而於孟子則否，此荀卿文之所以異於孟子者也。漢志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

荀卿之文下開李斯韓非，而亦上承論語，如論語云：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篇

又云：

古之學者爲己，（意同）

又云：

博學於文，（禮也）

而荀子首篇爲勸學篇則云：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

第一編 駢散未分時代之散文

景。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不好是正。』直之，神學之。晉介
而。望矣。而不如彰。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如長也。假舟而見者，遠水也。順風而呼，聲非如
疾也。而聞者彰。假與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非君
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有鳥焉，不可名者，鵲也。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
蒼。生風至，折。善。那。破。子。物。死。』巢非有也。『所名者，鵲也。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
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君。木。莖。非。能。長。也。不。服。所。立。者。然。非。也。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故。子。居。必。擇。鄉。內。必。就。士。魚。枯。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禍。災。乃。作。類。之。強。自。取。桂。有。所。始。自。取
也。故。來。必。象。其。德。鄉。內。必。就。士。魚。枯。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禍。災。乃。作。類。之。強。自。取。桂。有。所。始。自。取
尊。之。來。必。象。其。德。鄉。內。必。就。士。魚。枯。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禍。災。乃。作。類。之。強。自。取。桂。有。所。始。自。取
禽獸。羣焉。在物各從其類也。故施薪的張而弓矢就燥也。『平地若一，斤至焉，涇也。成。蔭。而。衆。鳥。息。
與焉。醴醴水成淵聚焉。蛟龍生焉。有召積善也。德行有招。神也。自。得。子。聖。心。備。所。立。平。故。不。積。土。成。山。無。風。雨
舍之千里。朽木不折。小流無以成。江海可鑿。一躍無爪牙之利。步。筋。骨。之。十。強。上。功。食。埃。土。不。舍。下。飲。而
黃泉。無用。心昭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虺之穴無可寄託者。至。用。心。操。也。是。故。無。冥。冥。之
志者。無昭一也。明。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虺之穴無可寄託者。至。用。心。操。也。是。故。無。冥。冥。之
兮。視而明。君子不能。一聽而聽。其儀。一兮。足。心。如。結。兮。故。五。技。而。窮。於。一。時。曰。尸。昔。者。鄒。巴。鼓。瑟。而。七
流。魚。出。聽。而。崖。不。枯。鼓。琴。而。六。馬。仰。秣。安。故。聲。不。聞。者。不。聞。學。惡。行。無。隱。而。不。形。終。玉。在。山。而。草。木。潤
。誦。故。學。數。終。有。終。禮。者。其。義。則。始。可。須。爲。與。舍。也。終。平。爲。之。聖。人。也。真。舍。之。禽。獸。也。入。故。學。至。乎。政。事。而。後。紀。止。也。

德。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詩。類之綱紀也。春秋。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耳。端而言。縷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荀子此文自首至「所立者然也」言「學不可以已」即發揮「學而時習」之義。自「蓬生麻中」至「君子慎其所立乎」即發揮有朋之義。又「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及「古之學者爲己」等語。即發揮「人不知而不愠」之旨。「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等語。即發揮「博文約禮」之旨。又如論語云：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衛靈公篇

而荀子本之則云：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拘守而詳天下。雖因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倨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人拘守而詳天下。雖因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倨固。而心執詐。術傾覆而不精。汙辟。遠行天下。雖遠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信。儒轉脫。饒樂之事。則反兌而不曲。汙辟。遠行天下。雖遠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信。儒轉不棄。

（脩身篇）

要之，孟子之文富有古文化，爲後世之古文家之祖；荀卿之文富有駢文化，爲後世駢文家之祖。韓昌黎之抑揚頓挫學孟子，而句奇語重則法荀卿。

第五節 道家莊周之散文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注存三十三篇。

莊子天下篇云：「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牝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悅。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由以上兩節觀之，莊子之文體可以見矣。莊子之文，說理至精而尤善設譬；如首篇逍遙游篇有鯤鵬蜩學之喻，有姑射神人之喻，有大瓠大樹之喻，第二篇齊物論有人籟地籟之喻，第三篇養生主有庖丁解牛之喻，均以至淺之設譬，說至精之哲理者也。

齊物論（節錄）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蒼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何居乎·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大塊噫氣·其爲風也·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數穴·似鼻似耳似枅似圈似小似連者·似汚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蹶者·咬者·唱於而隨者·唱而似小和·是已·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使其自然自

取・怒者
其誰邪・

此節涵義最深，茲略說之以見其文誼之妙。

人籟如簫管，地籟如衆竅，以喻物各有是非；天籟則視之而不見其孔竅，聽之而不聞其聲音，以喻天人之無是非也。人籟因乎人事，地籟因乎風生，然所以爲聲，亦豈能外乎自然。自然者天籟也。天不自有一天，合人地一切諸物以爲天。然指人以爲天，不可也；指地以爲天，亦不可也。天不自有一天，則天籟亦不自有一籟，乃合人籟地籟以爲天籟耳。然指羣籟之一竅以爲天籟，亦不可也。以喻人心之各有是非，亦猶人籟地籟之各有孔竅，均各由乎自己，稟乎天籟之所生耳。是非所稟之天籟，亦非別有一籟也。乃合衆心衆口以爲天籟耳。指一家一人之是非以爲天籟，亦不可也。必合衆口衆心而後可以謂之天籟，是齊物論之旨也。然則齊物論者，各還各之是非而不相強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猶人籟地籟各竅之各因其大小之自然，自鳴其聲而已。而天人之心之口，則如天籟然，不別爲一心一口也。此節真誼，世之讀者鮮能明之，故其贊歎莊子此文之妙者，皆強不知以爲知者耳。爰特爲釋之。

莊子文之美者不可勝舉，茲節錄養生主篇以見一斑。

庖丁解牛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無厚以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林傳甲云：「莊子之學出於老子，而文尤奇警；猶孟子之學出於孔子，而文尤奇警也。戰國之文，恢譎雄偉，雖儒家之純實，道家之清淨，猶不免爲習俗所移。莊周識見高妙，性情滑稽，騁其筆鋒，神奇變化，匪常情所能測。荀子解蔽篇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洵爲定論。然莊子之文，亦不一致。閩南鄭氏井觀瑣言曰：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字，亦不類西漢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馬蹄牀諸篇，

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等篇殊不相侔。閩中族人自西仲氏作莊子因，仲懿氏作南華本義，皆分段加評，逐句加注。西仲之書尤爲塾師所重，然近世名臣孫文定、曾文正皆嗜莊子之文，文定、南華通亦評其起承轉合，提掇呼應，使人易曉。世人忌西仲之書，通行海內，多詆其淺陋，不知蒙學課本以淺顯爲主，固萬國所同也。」

爲老子之學而前於莊周者有列禦寇，漢志列子八篇注云：「名圜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唯今所傳列子，蓋非漢人所見本矣，故略而不論。然柳宗元謂觀其辭亦可以通知古今多異術，學者亦不可不讀也。後世學莊子之文者，唯蘇子瞻最得其旨，如赤壁賦，超然臺記等是也；近世之張裕釗，亦力追之。

第六節 法家韓非之文

漢書藝文志云：「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

刻者，商鞅韓非足以當之。

史記韓非列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史公於非之著書之故，一則曰疾，再則曰悲，可見韓非著書之動機，與其師荀卿之著書原出於發憤如一轍也。漢志韓子五十五篇。

林傳甲云：「申韓之學，本於黃老，蓋變本而加厲也。申不害之書不傳，觀韓非子定法篇，似舉申不害公孫鞅二家之法術合而一之，皆以爲未善也。韓非子謂舜之救敗，是堯之失；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此老吏斷獄深文致罪之辭，韓非子敢施之堯舜，亦奇矣哉。然可以破古人矛盾之說，亦千古之特識也。韓非子八說篇，凡仁人君子有行有俠之得民者，皆以爲匹夫

之私譽，人主之大敗。實啓秦政坑儒臣殺功臣之端，而韓非子亦不能自免也。歷朝黨禁，竭天子之力以與匹夫爭，彼執法之臣，不得不柔媚以事上，苛察以制下，而刑律因以日繁。韓非之言曰：孔墨不耕，穉則國何得焉？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韓非子欲息文學而明法度，苟得其志，將盡天下之異己者而誅鋤之矣。吾讀韓非子之文，吾幸韓非子之不用也。」

又曰：「韓非子文之工整而深中事理者，如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衆寡。外儲篇云：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韓非子最惡文學之士，其言曰：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數語亦對仗工整。其譬喻之精妙者，如以肉去蟻而蟻愈多，以魚驅蠅而蠅愈至。其駢語之古奧者，如椎鍛平夷，榜槩矯直之類是也。又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後世作駢文者，於四字句刪除虛字，自覺簡古矣。韓非之文，如云發困倉而賑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則深刻而不近情矣。內外儲說，實連珠體所昉。淮南子說山卽出於此。漢班固以後，遂遞相摹仿矣。」

杜按：韓非子雖爲反對文學之人，而其文章實幾已無體不備矣。其文之美者不可勝舉，五蠹一

難勢

第一編 駢散未分時代之散文

害下。不知。則賢能。不肯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知任王良。王良。欲進。利除。
 復應之曰。勢。必於人。自然。爲。是。恃。以。治。官。勢。矣。客。曰。吾。必。待。賢。乃。治。者。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
 數。而。治。雖。有。十。桀。紂。而。亂。不。能。非。以。堯。桀。爲。不。然。也。桀。紂。亦。生。而。一。在。上。之。位。所。得。設。有。十。堯。舜。而。亦。不。
 上。勢。而。治。雖。有。十。桀。紂。而。亂。不。能。非。以。堯。桀。爲。不。然。也。桀。紂。亦。生。而。一。在。上。之。位。所。得。設。有。十。堯。舜。而。亦。不。
 能。治。者。所。得。也。勢。亂。若。吾。所。言。曰。勢。謂。治。者。則。不。可。亂。也。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事。此。自。然。之。勢。也。非。
 人。之。治。者。所。得。也。勢。亂。若。吾。所。言。曰。勢。謂。治。者。則。不。可。亂。也。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事。此。自。然。之。勢。也。非。
 物。無。不。曰。陷。也。人。有。與。之。與。吾。之。曰。子。之。其。之。堅。子。之。物。莫。能。陷。也。其。人。弗。能。應。其。也。曰。吾。不。可。之。利。之。
 權。不。與。無。不。陷。之。與。無。不。禁。之。道。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相。容。而。勢。之。爲。道。也。夫。無。不。禁。桀。紂。
 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相。容。而。勢。之。爲。道。也。夫。無。不。禁。桀。紂。
 上。不。及。堯。舜。一。出。而。下。非。比。肩。隨。踵。而。生。也。抱。法。處。勢。則。治。者。不。絕。於。中。勢。亂。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
 亂。也。堯。舜。至。乃。治。千。而。亂。一。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則。治。者。不。絕。於。中。勢。亂。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
 隱。枯。之。法。說。而。去。度。量。之。數。不。能。使。奚。仲。爲。車。夫。不。能。成。一。輪。亦。無。慶。賞。之。勳。必。待。賢。則。之。威。不。然。矣。委。法。
 夫。百。日。不。食。夫。曰。良。馬。固。車。者。威。者。獲。御。之。則。爲。人。笑。舜。之。賢。良。御。之。則。曰。當。世。之。民。千。里。是。猶。待。梁。肉。而。給。
 以。夫。今。之。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可。亦。越。人。善。遊。矣。夫。良。馬。而。溺。者。不。濟。矣。夫。一。置。古。之。王。良。
 也。手。御。則。之。必。使。威。獲。致。遠。之。可。治。非。使。堯。舜。而。千。里。則。可。必。使。桀。紂。亂。之。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必。苦。菜。享。王。良。

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此篇分三大段，第一段引慎子論勢之說，第二段設客難慎子之說，第三段爲韓非駁客難而申明慎子之說，段落最爲明白。而梁啓超先秦思想史，乃以客難爲韓非之言，連第二段與第三段爲第一段，卽合兩家反對之論以爲一人之言，而不知其矛盾也。

後世古文家學法家之文最著名者爲柳宗元王安石清之吳汝綸亦其次也。

第七節 名家公孫龍子之散文

漢書藝文志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瞽者爲之，則苟鉤鉞析亂而已。』此所謂瞽者，惠施公孫龍之足以當之。

莊子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陳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蠶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此可以見

惠施公孫龍等文體之內容矣。惜乎惠施之書，今已不傳。漢志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唯存六篇而已。其跡府一篇，又爲後人所爲之傳略，實存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共五篇而已。

林傳甲云：「論語言正名，中庸言明辨，衰周諸子鄧析、尹文、惠施、公孫龍遂成名學一家之言。嚴子幾道譯穆勒名學，卽同此家數，同此文體。今鄧析尹文皆非原書。惟公孫龍之書較爲完備。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淮南子謂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楊子法言亦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與莊列談空者抗。陳振孫以淺陋迂僻譏之，未允也。其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其白，不見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乃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其明辨大抵如此。」公孫龍之文，最爲明辯而瘦削，五篇之文絕無華辭，然偶語卻甚不少，可見無純粹散而不駢之散文也。今錄白馬論一篇於後：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

奇也。古代宰相，實維三公。鄭康成注尚書大傳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漢百官表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不以一職爲官名。惟其無正官名，而又職司議政，故漢隋兩志均稱之爲議官。議官之道，上以佐理天子，知國體之有此，下則總統百官，見王治之無不冠。道家爲天子南面之術。儒墨名法爲百官典守之遺。是故雜家無不歸本於道家，又無不兼儒墨合名法。昔高誘序呂氏春秋曰：「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而序淮南則曰：「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是則雜家之宗旨，古人已先我論定矣。（中略）然則雜家之爲術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進退百家以放之乎道德之域，眞宰相之所以論道經邦者也。豈後世子鈔子纂之流同類而等視哉？彼以集衆修書，雜糅不純爲雜家，蓋失之矣。」（史徵原雜）然則雜家之文體，蓋雜合衆議而折衷於道家君人南面之術者也。古雜家之書，惟呂氏春秋最爲完備，在漢有淮南子，皆招致賓客辨士所作者也。

政始也。（中略）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勸事理，興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尋摭規撫者所能與已。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包氏可謂能讀呂氏書者矣。漢之淮南，體例同呂，而文辭益雄麗矣。

第九節 縱衡家蘇張之散文

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

班氏推原從橫家出於古行人之官，是也。古行人之官，必通詩。章學誠曰：「比興之旨，諷喻之義，

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委折而入事情，婉微而善諷也。」（詩教上）從橫之詞，既本於詩，而賦者又古詩之流也，故從橫家之言，實多可謂無韻之賦。章學誠曰：「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談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詩教上）其言可謂有見。姚惜抱古文辭類纂，以國策淳于髡諷齊威王，楚人以弋說頃襄王，莊辛說襄王三篇選入辭賦類。姚氏云：「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古文類纂序）由章姚二氏之言觀之，從橫家之文，蓋與辭賦極相近。無韻之辭賦，卽後世駢文家之所自出。則從橫家之散文，與駢文關係之深，可略知矣。

戰代從橫家之列於漢志者，有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龐煖二篇，闕子一篇，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蒯子五篇，今皆不傳。然今所傳戰國策，疑皆戰國時從橫家之講稿也。

從橫家之鉅子，當推蘇秦張儀，其言存於戰國策者尤衆。

史記蘇秦列傳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載，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

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於是得周書陰符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張儀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醉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張儀二人行事大抵相類，而張儀尤無恥。然蘇秦之言，其於六國亦實有足采者，今節錄韓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之文如下：

蘇秦說韓王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殽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塞殽子少府穰洧水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韓伯陂鄆師宛射馮龍淵大阿止皆陸斷馬牛胸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韓伯陂鄆師宛射馮龍淵大阿止皆陸斷馬牛胸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皆

甲盾鞬鑿鐵幕革扶吠蒺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稱東藩怒築帝宮受冠帶祠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助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甲稱東藩怒築帝宮受冠帶祠

春秋秦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又益求割地與之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敎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甘言好辭。北周以相飾也。無過於此者矣。聽晉大王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與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
 • 東取成皋宜陽。不則禍害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 先事秦則安矣。不則禍害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 不可得也。故大王計也。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 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四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敵。而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
 • 地。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是故秦王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是故秦王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以蘇秦與張儀之言兩相比讀，則蘇秦為理直氣壯矣。而六國之君，竟不能久行秦之言而為張儀所賣，則人之不智，狃於目前之安樂，而忽於將來之巨禍，豈不哀哉？

第十節 鐘鼎文學家之散文

凡研究古代金石文字之學，謂之金石學。研究古代金石文字之學者，謂之金石學家。是二名者後世始有，周秦之前無有也。然古之為金石文者，必有其專家之學。故周秦間之金石文，與諸家之文絕異。即以李斯而論，頌秦功德之作，與諫逐客書論督責等文迥殊，幾判若二人之作焉。則其文體之不同，自為專家之學明矣。今諡為鐘鼎文者曰鐘鼎文學家。

鐘鼎文類多有韻，故多可謂之韻文；然亦時有不韻者，故亦有可謂爲散文者，今擇其近於散文者論之。

鐘鼎文之有韻者，當與詩之頌體爲一類。其長篇時韻時不韻者可稱散文，可與尚書爲一類。吾嘗謂尚書堯典皋陶謨兩篇，篇首皆著粵若稽古四字，明爲孔子本古史所刪述，中庸所謂祖述堯舜者也。其餘如大誥康誥之類，多詰詘聲牙，與後世所傳古代鐘鼎文極相似，皆當時史氏之文也。

吾嘗選漢以後之詩爲續風續雅；又嘗歎古尚書百篇，今只存二十九篇，亡佚者如是之多，既失而不可復得，爰欲選古代鐘鼎文之佳者爲續尚書，先拓其原文，後爲釋文。則孔壁之古文尚書雖不可見，而得此一篇，亦正無異乎見其昆弟矣？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周尚文則周史之文可知。然吾謂周史等，史之質者也；鐘鼎文辭，則史之文者也。

後世論古文最重義法，文之義法實從史法而生。史漢以上之史法，尚書而外見於今者蓋罕矣。其多而足考者則莫如金石文。嘗謂周秦諸子皆爲學術而文學，非爲文學而文學也；爲文學而文學者，鐘鼎文學家而已。而向來之論文者，尠及焉，則亦其疏也。

自周初以至秦，各國皆有鐘鼎文。文字既不盡同，作風尤多派別。大別之則可分南北兩派，大抵
北派多肅勁，南派多奇麗。

毛公鼎

王若曰。父曆。丕顯文武。皇天弘順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肆皇天無斃。方臨。保我不留。
于文。武之耿光。丕顯文武。皇天弘順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肆皇天無斃。方臨。保我不留。
周。丕絜先王配命。愍天疾畏。王曰。小子。弗及。余唯。庸害吉嗣。命四方。大從。不靜。家。烏。庠。
懋。余小子。家。湛。于。難。命。永。恐。先。王。畏。王。曰。余。小。子。弗。及。余。唯。庸。害。吉。嗣。命。四。方。大。從。不。靜。家。烏。庠。
外。余。非。大。政。昏。贊。朕。位。敢。荒。等。計。虜。夜。上。下。若。否。一。人。粵。四。方。麗。毋。小。大。余。一。人。在。位。告。余。唯。乃。
智。余。非。大。政。昏。贊。朕。位。敢。荒。等。計。虜。夜。上。下。若。否。一。人。粵。四。方。麗。毋。小。大。余。一。人。在。位。告。余。唯。乃。
王。若。德。于。用。昭。命。天。政。執。小。國。大。胥。賦。康。能。四。國。昏。欲。弘。弗。作。先。王。頌。王。曰。我。父。曆。粵。自。今。庶。
出入。事。于。出。昭。命。天。政。執。小。國。大。胥。賦。康。能。四。國。昏。欲。弘。弗。作。先。王。頌。王。曰。我。父。曆。粵。自。今。庶。
出入。事。于。出。昭。命。天。政。執。小。國。大。胥。賦。康。能。四。國。昏。欲。弘。弗。作。先。王。頌。王。曰。我。父。曆。粵。自。今。庶。
先。王。命。于。外。極。一。厥。方。先。告。我。父。曆。我。家。父。曆。毋。舍。命。于。政。有。敢。廢。建。光。命。于。外。王。曰。我。父。曆。粵。自。今。庶。
先。王。命。于。外。極。一。厥。方。先。告。我。父。曆。我。家。父。曆。毋。舍。命。于。政。有。敢。廢。建。光。命。于。外。王。曰。我。父。曆。粵。自。今。庶。
先。王。命。于。外。極。一。厥。方。先。告。我。父。曆。我。家。父。曆。毋。舍。命。于。政。有。敢。廢。建。光。命。于。外。王。曰。我。父。曆。粵。自。今。庶。
先。王。善。教。乃。友。正。欲。毋。敢。渙。于。酒。陷。于。汝。難。王。曰。在。父。曆。已。夜。及。茲。王。畏。不。賜。大。汝。敢。勿。帥。父。
先。王。善。教。乃。友。正。欲。毋。敢。渙。于。酒。陷。于。汝。難。王。曰。在。父。曆。已。夜。及。茲。王。畏。不。賜。大。汝。敢。勿。帥。父。
先。王。善。教。乃。友。正。欲。毋。敢。渙。于。酒。陷。于。汝。難。王。曰。在。父。曆。已。夜。及。茲。王。畏。不。賜。大。汝。敢。勿。帥。父。
即。尹。錫。汝。命。汝。備。司。公。族。鄭。圭。鬲。寶。有。司。朱。戣。意。衡。氏。虎。臣。王。珪。朕。金。車。賁。以。乃。族。敢。王。身。模。取。賦。卅。
鉞。尹。錫。汝。命。汝。備。司。公。族。鄭。圭。鬲。寶。有。司。朱。戣。意。衡。氏。虎。臣。王。珪。朕。金。車。賁。以。乃。族。敢。王。身。模。取。賦。卅。
鉞。尹。錫。汝。命。汝。備。司。公。族。鄭。圭。鬲。寶。有。司。朱。戣。意。衡。氏。虎。臣。王。珪。朕。金。車。賁。以。乃。族。敢。王。身。模。取。賦。卅。
越。夷。右。層。朱。旂。二。鈴。金。甬。錯。衡。金。鍾。用。征。毛。公。曆。金。對。揚。天。子。皇。休。馬。用。作。尊。鼎。勒。
越。夷。右。層。朱。旂。二。鈴。金。甬。錯。衡。金。鍾。用。征。毛。公。曆。金。對。揚。天。子。皇。休。馬。用。作。尊。鼎。勒。
越。夷。右。層。朱。旂。二。鈴。金。甬。錯。衡。金。鍾。用。征。毛。公。曆。金。對。揚。天。子。皇。休。馬。用。作。尊。鼎。勒。
子。寶。孫。孫。
子。寶。孫。孫。
子。寶。孫。孫。

黃公渚云：「此成王冊命毛公之辭，從文武開基及周召諸先正同心翊輔說起，轉到守成不易，匡濟需才，然後入題，分三扇鋪敘。大氏命汝暨我邦我家以下，敘公爲卿士之事。自命汝極一方以下，敘公爲諸侯之事。命汝備司公族以下，敘公爲司馬之事。毛公蓋諸侯入爲王正卿者。通篇以先王文武爲標榜，以命字爲線索。文之委曲周詳，無過於此。末敘頒賜諸物，亦莫多於此。全篇凡四百九十七字，鐘鼎之中之巨製也。據左傳毛爲文王之子封國，通鑑武王封庶弟叔鄭於毛，是盾爲叔鄭之後。吳氏憲齋謂毛公盾卽左傳之毛聃，合二國爲一，未知孰是？庸害吉士二句，必有所指，殆指周公爲流言所傷，三叔及淮夷叛亂之事，辭意與周頌小毖相似。」

录公鐘

唯王四月，辰在庚寅，錫助美陵春公之孫，緡叔之子，東邦人，朕乙祖楚，录公寶適野，以道孝皇祖录公，皇妣录嬭，錫綏公曰：汝及余師，于異，東邦人，朕乙祖楚，录公寶適野，以道孝忠惠，朕征，爾族，戮伐，雙師，攻戰，無敵，稱，用綏，保利，億，古，祖，拜，前，首，武，休，命，玄，魯，助，辟，宗，册，盤，詐，牧，與，誓，信，率，解，統，迴，衆，衆，拒，壘，相，稱，用，綏，保，利，億，古，祖，拜，前，首，武，休，命，玄，魯，助，辟，宗，册，盤，迴，禾，爾，出，皇，祖，假，大，寇，唯，荆，之，率，皇，妣，其，貞，淑，豆，宗，從，聖，齊，寬，呼，旅，民，資，禮，保，衛，邦，之，宴，史，類，作，册，卽，事，用，章，徽，猷，羌，獲，撫，鄉，善，吉，錫，明，應，作，其，辭，鐘，庶，告，毋，克，不，顯，載，道，東，奉，窳，胤，廣，考，公，殷，格，厥，夜，顯，慶，命，用，辭，侯，氏，永，富，作，其，辭，鐘，庶，告，毋，克，不，顯，載，道，東

我後敘眉壽・世世子孫永以爲寶。

黃公渚云：「此孫爲祖作器，中述天子册命，用以彰录公武烈之美。然亦不盡是册命原文。大抵自諸牧以下，已將册命化作論議。皇妣以下，美录嬪從公助祭岐周之事。文如雅頌，竟可作雅頌讀也。此篇駢散皆具，文勢起伏，如龍蟠虎躍，不可捉摸；細案之則敍次不紊，章法井然，金文中之傑作也。租鬯言錫，袞袞言受，首尾自相銜接，呼應一氣。敍錫租鬯，帶出諸牧會師克戠一事；敍受袞袞，帶出公平匡寇一事。史傳非數百字不了者，金文以十數字了之。此其所以超絕也。通篇簡練矜嚴，無一泛語。後半清辭麗句，絡繹而來，雋采殊尤。此楚器南派文字，別具一種豐韻，不與其他諸作同，讀者當自辨之。」

此等文或有韻或無韻，然其體仍當屬散文，不能以其有用韻之語句遂謂其非散文也。猶周秦諸子之文，亦時有韻語，而不得以其爲韻文也。

第五章 反文化時代之散文

秦

第一節 總論

秦自古僻近西戎。繆公時，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

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晉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史記秦本紀）由余反對教化與文學如此，而繆公以爲賢而禮之，則秦之反文學自繆公時已始基之矣。秦本紀曰：「孝公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是秦古無文化，向爲中國所忽視也。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令，反對禮教文學益甚矣。商君書農戰篇云：「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廢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又云：「國力搏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其惡詩書文學如此。故韓非之書，謂商君教孝公焚書也。及秦始皇之時，韓非祖述商君之學，益嫉文學。五蠹篇曰：「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又曰：「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六反篇亦

曰：「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主尊之曰文學之士。」韓非雖不用於秦，然其說實用於秦。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自以爲不如非。」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非之書爲秦王所傾倒如此，蓋深合其國性也。非死於秦後，李斯治秦實多本於韓非之學者，觀李斯之論督責，殆莫不一本於韓非之言，斷可知矣。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本尙文，故周末之文大盛。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故秦一反周之所尙而極端反文焉。物極則必反，豈不然歟？

第二節 反文學者李斯之散文

李斯爲佐秦始皇焚詩書坑儒之功臣，蓋反對文學最力之人也。然其人實最擅長文學。史記李斯傳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

• 弱足不入秦 • 此所謂藉寇兵而厲盜糧者也 • 夫物不產於秦 • 而願忠者衆 • 今逐客以資敵國 • 損民以益彊 • 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 求國無危 • 不可得也 •

此文自今陛下致崑山之玉至快意當前適觀而已一段何等華麗或乃謾其非對君上之言而不知此乃戰代策士游說之長技故卒能使秦王除逐客之令復其官用其言以統一天下也

然李斯此時身雖在秦而秦尚未統一天下故斯之文學猶是楚國之作風也及至相秦一統天下而其文體遂大變矣不特散文瘦削無往日之華麗即所爲韻文亦極瘦削不尙辭采矣

秦琅邪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 • 皇帝作始 • 端平瀋度 • 萬國之紀 • 以明人事 • 合同父子 • 聖智仁義 • 顯白道理 • 東撫東土 • 以資卒士 • 事已大畢 • 乃臨于海 • 皇帝之功 • 勤勞本事 • 上義除末 • 黔首是富 • 普天之下 • 搏心揖志 • 器械一量 • 同書文字 • 水經日月 • 所照 • 黔首與所載夕 • 皆終其命 • 莫不得意 • 應時動事 • 是維皇帝 • 匡飾異俗 • 陵水經地 • 憂恤黔首 • 朝夕不懈 • 除疑定濫 • 咸知所辟 • 方伯分職 • 邪不誹容 • 皆務貞良 • 細大盡力 • 莫不如畫 • 皇帝之明 • 臨察四方 • 尊卑貴賤 • 不貽次行 • 義邪不誹容 • 皆務貞良 • 細大盡力 • 莫不如畫 • 皇帝之明 • 福 • 辟隱 • 專務 • 肅莊 • 端直 • 忠 • 安 • 業 • 有 • 常 • 用 • 兵 • 革 • 之 • 德 • 相 • 保 • 定 • 四 • 極 • 無 • 寇 • 賊 • 除 • 害 • 欣 • 奉 • 教 • 義 • 節 • 事 • 以 • 時 • 諸 • 產 • 繁 • 殖 • 黔 • 首 • 安 • 業 • 有 • 常 • 用 • 兵 • 革 • 之 • 德 • 相 • 保 • 定 • 四 • 極 • 無 • 寇 • 賊 • 除 • 害 • 欣 • 奉 • 教 • 義 • 盡 • 知 • 濫 • 式 • 六 • 合 • 之 • 內 • 皇 • 帝 • 之 • 澤 • 及 • 牛 • 馬 • 流 • 沙 • 莫 • 不 • 受 • 德 • 北 • 戶 • 安 • 其 • 宇 • 東 • 海 • 秦 • 皇 • 帝 • 有 • 天 • 下 • 人 • 立 • 所 • 至 • 無 • 不 • 臣 • 者 • 功 • 蓋 • 五 • 帝 • 之 • 澤 • 及 • 牛 • 馬 • 流 • 沙 • 莫 • 不 • 受 • 德 • 北 • 戶 • 安 • 其 • 宇 • 東 • 海 • 秦 • 皇 • 帝 • 有 • 天 • 下 • 人 • 立

督。因之過也。故。則亦失。所爲母有敗子之心矣。夫可謂大樞矣。何。謂之爲能。則不加焉。必乎。不能。貴之。法。利。棄。灰。於。道。者。乎。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曰。彼。惟。明。主。爲。能。深。督。釋。罪。夫。罪。輕。且。督。深。而。說。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彼。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釋。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則。盜。跖。不。搏。百。溢。而。盜。跖。不。必。行。也。則。庸。人。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溢。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溢。而。盜。跖。不。必。行。也。則。庸。人。不。以。盜。跖。常。之。限。是。故。城。高。五。丈。而。易。百。仞。季。不。輕。犯。也。墜。秦。山。之。高。百。仞。而。駝。特。牧。其。上。以。能。久。處。尊。位。而。難。五。丈。之。限。是。故。城。高。五。丈。而。易。百。仞。季。不。輕。犯。也。墜。秦。山。之。高。百。仞。而。駝。特。牧。其。上。以。能。久。處。尊。位。而。難。五。執。重。勢。不。務。所。以。擅。天。下。之。利。者。慈。母。之。所。以。敗。子。也。能。獨。斷。而。審。督。貴。聖。人。之。深。論。矣。故。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志。不。哀。邪。烈。士。且。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邪。烈。士。且。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樂。輟。矣。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其。所。欲。之。臣。而。生。修。其。明。尊。重。之。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以。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以。立。其。所。欲。之。臣。而。生。修。其。明。尊。重。之。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以。明。君。獨。視。聽。故。權。不。在。臣。也。以。仁。義。後。能。滅。仁。義。之。塗。內。不。掩。聽。說。之。口。怨。爭。之。辯。之。行。故。能。卒。掩。獨。行。恣。睢。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謂。能。明。主。爲。能。行。之。而。脩。商。君。之。法。術。則。明。而。天。邪。國。家。富。邪。則。天。下。安。君。樂。豐。故。督。貴。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督。貴。必。則。所。求。得。不。給。所。求。得。則。國。家。富。邪。則。天。下。安。君。樂。豐。故。督。貴。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督。貴。必。則。所。求。得。不。給。所。求。得。變。之。敢。圖。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明。君。

此文與諫逐客書比較一華美一朴質相去幾如天淵矣。而中間實多本於韓非之言，以是知韓

非之學，爲李斯用之於秦，旣以強秦，亦以亡秦也。國無禮教與文學之不足立國，於秦可觀矣。

第二編 駢文漸成時代之散文

兩漢三國

第一章 總論

漢繼秦反文之治而爲崇文之國，雖漢高祖馬上得天下，薄儒生，溺儒冠，而大風一歌，實爲開國之至文。厥後楚元王學詩，惠帝除挾書之律，文帝使鼂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爾雅孝經孟子博士。漢書藝文志云：「迄於孝武，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故自孝武以來，益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漢之文學淵源於戰國者爲最多，辭賦既原於屈宋荀卿，而京都一類，侈陳形勢，亦本於蘇秦張儀之游說。凡此韻文之屬，今姑勿論。若漢之散文，則莫盛於書疏。此亦本於戰國策之書說。姚姬傳古

文辭類纂，於奏議類列楚莫敖子華對威王，張儀司馬錯議伐蜀，蘇子說齊閔王，虞卿議割六城與秦，中旗說秦昭王，信陵君諫與秦攻韓，李斯諫逐客書諸篇，於賈山至言賈誼陳政事疏之上，於書說類列陳軫爲齊說昭陽，及蘇秦蘇代淳於髡游說諸篇，與范雎獻書昭王，樂毅報惠王書，汗明說春申君等篇，於鄒陽諫吳王書，獄中上梁王書，枚叔說吳王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之上，可謂明文體之源流者矣。

漢人最重辭賦。班固兩都賦序曰：「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此以文章二字專指辭賦而

言則漢人之重視辭賦可知矣。楚辭原於三百篇，漢賦又原於楚辭，而漢人之散文，實皆多受辭賦化。柳宗元西漢文類序曰：「殷周以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盡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宏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以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文章，蓋爛然矣。」此言西漢文章之盛，而文質得中也。其所以如此者，蓋不特辭賦爲漢文之特色，爲受楚辭之影響而已；卽其書疏等散文，亦莫不漸受辭賦之影響，而日趨於富麗，如賈生司馬相如之徒之所爲是也。故西漢之散文，爲李兆洛駢體文鈔所選者，如漢景帝後六年令二千石修職詔，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狩二年報李廣詔，賈山至言，賈生過秦論，枚叔上書諫吳王，鄒陽獄中上書吳王，獄中上書自明，司馬長卿上書諫獵，難蜀父老，喻巴蜀檄，鼂錯對賢良文學策，公孫宏對賢良文學策，司馬子長報任安書，劉子政上災異封事，訟陳湯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等篇，雖不能卽謂爲駢文，然而不能不謂爲已將成駢文之體勢者也。由西漢而漸進至東漢，由東漢而漸進至於三國，若子桓子建兄弟，遂爲六朝駢體之宗師矣。

西漢武帝時代之散文已有與駢文無異者，今錄鄒陽枚乘各一篇如下：

鄒陽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無不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墓燕丹之義地，而信不諡。兩太子畏之，無報先。生爲秦盡長平之事，以爲然。徒虛語耳。昭王疑之，昔荆軻墓燕丹之義地，而信不諡。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願大王誦察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誅。爲世所疑，是使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與所笑，臣恐遭此。干剖心。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知之。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與所笑，臣恐遭此。干剖心。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知之。期。送秦之燕，察少加憐焉。奉丹之事。白頭如新。齊之傾蓋如故。城。自到。以知却齊不知也。夫樊於期。送秦之燕，察少加憐焉。奉丹之事。白頭如新。齊之傾蓋如故。城。自到。以知却齊不知也。夫樊於也。樊於期。蘇秦不信於秦，而放於燕。魏也。生。所以去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義無窮也。樊於期。蘇秦不信於秦，而放於燕。魏也。生。所以去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義無窮也。相。知也。蘇秦相燕，以人惡之。於燕王。何。則。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信。白圭顯於中山。詞。人惡之。知也。蘇秦相燕，以人惡之。於燕王。何。則。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信。白圭顯於中山。詞。人惡之。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賸，脚私於宋。俠。卒相中山。故。離。摺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賸，脚私於宋。俠。卒相中山。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路。徐。行。負石入海。政。不容身。飯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是以百里奚食於道，路。徐。行。負石入海。政。不容身。飯於世。義不苟桓。公。任之以國。漆。此二人者，豈素患於朝衆，口哉。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說。於。亂。心。孫。合之。說。遂。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人。由。余。而。霸。中。國。不。能。自。越。人。子。威。而。二。國。宜。此。二。國。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川。戎。人。由。余。而。霸。中。國。不。能。自。越。人。子。威。而。二。國。宜。此。二。國。

豈拘於俗是矣。率於世。則筋骨偏爲浮辭哉。朱象管蔡是觀矣。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威是矣。不於世。則筋骨偏爲浮辭哉。朱象管蔡是觀矣。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賢。封。比。干。之。後。不。足。俾。孕。而。三。王。易。爲。比。矣。是。以。聖。主。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也。而。至。夫。霸。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立。彌。天。下。何。則。而。慈。仁。殷。勤。之。誠。越。加。於。大。夫。種。之。不。可。以。虛。辭。借。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窮。達。今。人。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子。而。跖。之。客。可。使。刺。由。臣。何。況。因。萬。乘。之。權。夜。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燭。婁。子。而。跖。之。客。可。使。刺。由。臣。何。況。因。萬。乘。之。權。夜。假。聖。王。之。資。乎。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容。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雖。出。隋。珠。根。抵。輪。祇。結。怨。而。不。見。德。爲。衆。器。者。何。則。衆。莫。不。按。劍。相。盼。者。容。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雖。出。隋。珠。根。抵。輪。祇。結。怨。而。不。見。德。爲。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鑒。按。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假。涇。渭。載。呂。尚。歸。獨。觀。於。天。下。曠。之。秦。信。左。而。亡。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假。涇。渭。載。呂。尚。歸。獨。觀。於。天。下。曠。之。秦。信。左。今。人。主。沈。詭。諛。之。詞。不。以。私。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以。憤。子。不。入。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以。憤。子。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求。親。近。於。天。下。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之。蔽。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面。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天。下。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之。蔽。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面。行。哉。下。者。

枚乘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百姓有天下者。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禹有王術也。故父子諸侯。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夫以一縷之任。功流萬世。鈞之重。願上解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功流萬世。鈞之重。願上解腹心而效愚忠。唯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出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忠臣之言。百舉之必脫。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駭。而驚之。忠臣之言。百舉之必脫。係絕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之勢。難於上天。反掌之易。爲易於反掌之安。而欲極天命之壽。愈疾之難。不知就陰而止。以爲大王惑也。欲人性有長其景而惡其跡者。勿知背而走。跡愈多。湯之治。一人炊之也。百人揚之無益也。善射者。不如絕薪止火而已。百不絕之於彼。楊葉而救之於此。猶抱薪而救火也。百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絕薪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而救之於此。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禍何自來耳。泰山之礱石。未知操弓持矢也。水非石之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所胎。乃禍何自來耳。泰山之礱石。未知操弓持矢也。水非石之禍。石稱丈。量之經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生。先其未形也。磨解底厲。不見其捐。義。有時而盡。不知其種。樹畜養。有時而亡。其益願。大王然計大。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此二篇比物連類，雖後世極麗之駢文，何以過之？故曰：兩漢之世爲駢文漸成之時代也。至於三

國，遂幾於駢文時代文。

第二章 由學術時代而漸變爲文學時代之散文

兩漢

第一節 總論

自春秋以上之諸史，皆爲治化而爲文；周秦諸子，則皆爲學術而爲文；無專以文爲事者。屈平宋玉爲韻文專家，似專以文爲事矣；而實亦本於憂時怨生而作，亦不能謂專以文爲事者也；蓋其不欲以文見者其素志也；其不得不專以文名者其不幸也。至漢之賈誼，擅長奏疏，而不得行其志，始爲賦以弔屈原，又自傷壽不得長，爲鵬鳥賦，是爲漢代辭賦開山之大家；然揣其始志，亦未嘗欲以賦家名於世也；不得已而爲勞者之自歌耳。故太史公書以誼與屈原同傳，均不幸而以辭賦名者也。至枚乘司馬相如之徒出，始專以辭賦爲務。承其流者有枚皋、王褒、楊雄之徒，刻意摹擬，均專欲以文爭勝。太史公作司馬相如列傳，盡錄其子虛上林諸賦；班孟堅作楊雄傳，盡錄其羽獵反離騷等文；蓋卽後世

文苑傳之所自仿，而文學與學術離而爲二之所由起也。又太史公傳儒林，嘗以文學與儒者同稱。及班固兩都賦序，乃專以文章屬辭賦。且班氏所稱諸家如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今諸人之賦，皆多殘亡，唯司馬相如劉向之賦，尚有存者。劉向之九歎，亦不爲世所重。疑此輩皆多以經術家追逐時好而作辭賦，諒非其長，故不能工，而不能傳於後世。唯司馬相如如史不稱其精湛他學，唯以辭賦見稱，實爲文學家與學術家分家之始祖。自是而後，漢之學者，乃有專爲文學而文學者矣。

後漢書文苑傳，自杜篤王烈凡二十二人，皆專以文學名者。范蔚宗贊之曰：「情志旣動，篇章爲貴；拙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蓋彼等皆純粹之文士矣。

第二節 辭賦家之散文

漢代辭賦家可謂至衆，不可殫述，茲擇最著者二人以略見一斑焉：曰賈誼、曰司馬相如。其他如楊雄、班固、張衡之倫，其所爲散文，亦莫不受辭賦影響，不能具論焉。史記賈生列傳云：「賈生名誼，雒陽

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乃自以爲不能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佐。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云云。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云云。一賈生實爲漢代最早之賦家。其辭賦作品，可謂追蹤屈原，縮長篇爲短章，雖祖述屈原而不蹈襲屈原。漢之賦家如司馬楊班雖以富麗勝，而論氣格則未能

如下:

過秦論

秦孝公櫟穀函之固。八。塲雍州之地。是時。臣商君佐之。以魏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悉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臣商君佐之。以魏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悉外連衡而弱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因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慮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進。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遁。邇逃。而不取其地。積萬之衆。而天下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杵。因利乘便。家無事。及至秦王。當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覆之君俛首割六合。執棊枰以輶王。天下咸振四海。振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割馬。頭士。不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鑠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陳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人十將勁弩。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陳

始皇本紀論贊，本只一篇，後人分作三篇。首篇過秦始皇，次篇過二世，三篇過子嬰。其實如此巨製無他妙巧，不外開合擒縱而已。縱之愈遠，擒之愈見有力也。首篇首言秦之數世，種種強盛，次言六國之謀臣策士，合從併力而無如秦何。又次言秦盛，六國益復種種強盛，天下益無如之何矣。皆開也，縱也。而陳涉以匹夫亡之，然僅比一合一擒，未免遇于簡單。故又用且夫一段推開，將陳涉與六國層層比較，山之峯巒迴抱，水之港汊滌洄矣。」

賈生之奏議，有陳政事疏，爲漢人奏議中第一長篇文字，實爲後世萬言書之祖。其文亦最多排偶，今以文長不錄。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又云：「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斯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

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上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一。是爲漢賦第一篇富麗之作，實亦原本宋玉之高唐也。一百三家集有司馬文園集一卷。相如既爲辭賦大家，故壇長辭令，雍容嫺雅，茲錄其諭巴蜀檄如下：

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變夷自擾，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上大夫。陛下即位，康居西域，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陛下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有邛笮夷，太子爲臣妾。南夷之君遠，西，亮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隨。廷頸舉踵，唱唱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遠，西，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衛使者不顧，已誅。而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將往，資之，發巴蜀，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夫不顧者，已誅。而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將往，資之，發巴蜀，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又擅爲轉粟運糧，皆非陛下之意也。衛兵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唯，生居後，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心，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死，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功烈著而不滅，號於後世，人君子，地於子孫中，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號於後世，人君子，地於子孫中。

原。胥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父證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學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利戕。不亦宜乎。陛下愚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所殺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遺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恐

其文亦甚多排偶。賈生以氣勝。長卿以韻勝也。石遺室論文云：『史記陸賈傳載賈說南越王趙佗說。司馬相如本之以爲諭巴蜀檄。檄之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云云。即陸賈之鞭笞天下。規略諸侯云云也。檄之攝弓而馳。荷戈而走。人懷怒心。如報私讎云云。即陸賈之將欲移兵云云也。檄之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若此。即陸賈之天子憐百姓云云也。檄之發軍與制。驚懼子弟云云。即陸賈之以新造未成之越屈強于此云云也。檄之身死無名。諡爲至愚云云。即陸賈之掘燒先人家夷滅宗族云云也。但陸說尤質直耳。』師說可謂深悉文章嬾變之跡。今錄史記陸賈傳賈說南越王佗原文如下。俾得參照。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天下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下請

侯。然漢王起巴蜀。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且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聞君臣授王南越印。不助天下誅暴逆。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王欲以新造未集之越。風疆於此。漢誠聞之。是尉他還。然人聚坐。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還。然人聚坐。夷滅宗族。使一偏將。久。帝失禮。陸生曰。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由。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也。地方萬里。不過數十萬。皆蠻夷。人衆車輿。萬物殷富。一。郡王。阿。留。北。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錫。不。若。漢。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他。奉。漢。約。金。歸。報。生。高。祖。大。悅。爲。

第三節 經世家之散文

漢人書疏，傳於今者幾盡爲經世之學。就中文之尤工者爲賈誼、鼂錯、趙充國、賈讓、劉向之徒。賈文前已論及，劉文容後言之。今略論鼂錯二家焉。

漢書鼂錯傳曰：「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錯爲人隋直刻深。考文時天下亡

治尙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拜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強盛，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一茲錄其文如下：

上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利寇盜，大入則大利，高后持得入隴西，敗兵之邑，敗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利寇盜，大入則大利，高后持得入隴西，敗兵之吏，賴社稷之神靈，自高后以來，明詔三和輯士率矣，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意以今之隴西，匈奴用少擊衆，有殺一王之將，其衆必勝，而大民有利，此觀之，安邊境，怯立功，名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衆有必勝之將，其衆必勝，而大民有利，此觀之，安邊境，怯立功，名吏之制巧拙，異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水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受衝此相屬，弩之平原也，野短，此車騎不當一也。兩陳相近，不當一，淺草，相遠，川谷居間，仰高陵，下受衝，此相屬，弩之平原也，野短，此車騎不當一也。兩陳相近，不當一，淺草，可前可後，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三不當一，險阻相薄，蓋萃竹簷，草地也，龍弓弩支策茂接，不當一，此矛不選練失，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兵趨不利，弗及，避難不畢，甲不堅，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卒不服習，勒卒之過也，百動不當十，兵趨不利，弗及，避難不畢，甲不堅，後解，與金鼓之兵，怒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卒予敵不能入，卒不可用，同，以其將予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射不能中，與亡矢同，卒予敵不能入，卒不可用，同，以其將予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中國之馬弗與也，夷險之道傾仄且聽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上下山阪，飢渴不出，溪澗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足弗能給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圓，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器戰危事也，以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器戰危事也，以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婁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助弓矢，益以邊郡之良駒通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卽有險阻，以此言之，平地錯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惟陛下財擇焉。

石遺室論文云：「景帝時鼂錯號智囊，平日於兵刑錢穀諸要務，大概無不簡練揣摩。其所讀必不出孫吳兵法、管子、商君諸書。故其言兵事一篇，文字與孫子第二編第六篇第七篇第九篇，商君之算地、戰法、兵守、徠民、境內，各篇甚爲相似。不但立說用意之有所本已也。凡人學問，於何等書用功最深，一旦下筆，不必字摹句仿，自有不覺相似之處，似在神理也。錯尚有募民徙塞下論守邊備塞二篇，

又云，「其筆意與鼂家令相近者，有趙充國。充國有陳兵利害書，不過尋常奏議體。其屯田奏三首，則皆斬釘截鐵，無一躲閃語，無一支蔓語；然亦時有約束照顧，使閱者易於明白，斯爲本色文字。」其說甚是，今將趙充國上屯田奏第二編錄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而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勝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伏卒。人有畔志。可期。而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骨節未卽。伏卒。人有畔志。可期。而主般師。罷兵。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以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不出也。又因排折羌虜。命不得歸。肥饒之墜。食。破其衆。田。以成羌虜相畔之漸。省。二費。四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漸省。大費。四也。以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城。以賑羌虜。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雩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驚動河南。阻遠。追小。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阻遠。追小。死傷之害。生它之憂。大資旣省。治遑。腦中道。橘。以不可虞。鮮水。以制西城。信威千里。從枕席過。十二利。十一也。

• 臣充國材下 • 犬馬齒衰 • 不識長
冊 • 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

漢書趙充國傳云：「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復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通知四夷事。」翁孫之文，削除支葉，嚴潔峻勁，宋王荆公之三經義序，卽從此出而稍變其體。

第四節 史學家之散文

兩漢史學家以馬班爲鉅子。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游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令，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遷爲太史令。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惡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概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後漢書班彪傳云：「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彪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

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探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又云：「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諸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柱嘗著馬班異同論，以司馬氏父子本春秋之義，發明通史之例；班氏父子本尚書之義，發明斷代史之例。其本紀紀大綱，列傳爲細目，後人合之爲綱鑑編年體之史，於吾國史學實爲最大貢獻。大抵司馬氏尙奇，班氏尙正；司馬氏文體近散，班氏文體近駢。習駢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選選班氏之文獨多，選司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學古文者宗司馬氏，故古文家韓愈數漢代能文者屢稱司馬而不及班氏也。今各錄其敍文一篇，以見異同。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而功名俱著於春秋。二者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至如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已義不苟。合當世弟子當志之不倦之。今游俠。原憲行。雖不軌於正義。然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之。今游俠。原憲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人之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矜。井廩。伊尹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人也。呂尚困於棘津。夷吾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呂尚困於棘津。夷吾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死。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既。既暴戾。義。其徒誦義無窮。爲有此觀之。故伯克。鮑者。周誅。餓

猶國者侯之門仁義存哉。非而虛言也。徒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顧若此。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非而虛言也。徒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顧若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比也。故士窮效功於當世。此豈非人論之所謂賢哉。問者邪信。誠使鄉曲之俠。又焉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隨得而聞已者。近世延陵孟嘗。春中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得天下賢者。顯名諸侯。嘗春中平原信陵之徒。皆因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自秦以。匹夫之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也。自秦以。匹夫之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足稱者。漢與有朱家田仲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假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而假以

漢書游俠列傳敘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讎。之。後。有大夫。世。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無不。信。而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之。勢。競。為。游。俠。矯。命。狗。盜。將。專。師。死。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及。至。漢。興。下。禁。網。疏。闊。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下。禁。網。疏。闊。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陳。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南。馳。驚。於。閭。閻。橫。行。州。城。外。威。力。折。公。侯。其。武。衆。庶。榮。其。名。競。逐。於。京

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勳人也。而六國五伯之勳人也。夫四裔者。又六國之勳人也。現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勳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報讎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陳遵爲雄。閭里之俠。賓客爲盛。而樓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賓客爲盛。而

兩家思想文派之不同如此。至敘事之文。雖各有不同。然孟堅生子長之後。亦未嘗不步趨太史氏也。石遺室論文云：「漢書李廣傳後之李陵傳。即欲繼美太史公之李廣傳也。中敘陵苦戰一大段。直逼史記淮陰侯傳。項羽本紀。傳末淒惋處。直兼伍子胥屠岸賈二事情景。」

又云：「千古傷心人無如伍子胥。李陵子胥猶得報仇洩憤。李陵則長此終古。非得班孟堅奇文傳之。其事亦淹沒不彰。惟于別蘇武詩稍寄悲慨之一二而已。文選有李陵答蘇武書。端係六朝人贗作。即全本班書李陵傳翻演成者。東坡嗤爲齊梁小兒之言。不誣也。昭明選之。可謂無識矣。以中國有名人而降外國。李陵外有庾信。哥舒翰其最著者也。然其冤慘皆不如陵。陵名家子。其將才可以大破匈奴。立功塞外。徒以自恃太過。一誤（以不願屬武師不得騎）再誤（不聽軍吏言敗後求道徑還

歸。致身敗家族，致足悲矣。孟堅漢書，原不必爲陵特立佳傳，然難得此好題目，可與史遷競勝，又代史遷發一大牢騷，故爲特附一傳于李廣傳後。孟堅平日於史遷文字，自己爛熟胸中，如伍子胥之父兄被誅，倉皇亡命，百計復仇；趙氏之族滅于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生存孤：皆極人世傷心之故。但事情各異，只能得其嘻噓悲慟神情。獨有項籍，百戰百勝，而垓下被圍之後，以寡敵衆終至敗亡。羽之力戰至死，與陵之力戰以至於降，情景極爲相似。故陵以步兵五千人，敵單于八萬餘騎，羽麾下壯士騎從者僅八百餘人，而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也。陵麾下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羽渡淮騎能屬者僅百餘人也。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騎數千追之。羽至東城廼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也。陵便衣獨步出營，羽夜起飲帳中也。陵太息曰：兵敗死矣，曰天明坐受縛矣；羽自度不得脫也。軍使言將軍威振匈奴，天命不遂；羽自言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今率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軍吏勸陵求道徑還歸，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及無面目報陛下云云；羽爲江亭長勸羽渡江，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云云也。陵抵大澤葭葦中，羽至陰陵迷失道

陷大澤中也。其尤似者力戰之勇，孟堅敍陵以少繫衆曰：「擊殺千人，曰斬首三千餘級，曰復殺千人，曰復傷殺虜二千餘人，皆陵五千人所手刃。」猶史公敍羽曰：「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曰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令騎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陵則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刃。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陵則止左右毋隨我，大丈夫一取單于耳。羽有美人名虞，悲歌慷慨；陵則軍中有女子，鼓聲不起。其他管敢具告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似韓信使人間視陳餘，知不用廣武君策，信大喜。陵居谷中，虜在上一段，似孫臏引龐涓入馬陵道時。陵縱火自救，發連弩射單于，單于遮道攻陵，四面矢如雨下，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龐涓追孫臏時亦言舉火，言萬弩夾道而伏，言萬弩俱發，言斬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又其不僅以項羽本紀者矣。」

又云：「班孟堅王貢兩龔鮑傳，首先歷舉古來自潔之士，次歷舉當時清名之士，以爲王吉輩發端，傳中插入邴漢邴曼容等，傳末復旁及諸清名之士，此班書之規模史記孟荀列傳者。」

第五節 經學家之散文

漢自武帝崇尚儒術，通經之士日衆，漢之能文者幾于無不通經，今論其犖犖大者董仲舒劉向二人，以爲代表焉。

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田園，其勤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對賢良策焉。」一百三家集有董膠西集一卷。

賢良策對一

制曰萬事之統承。至猶懼有闕。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郡國請侯。而守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蓋聞五帝三王之道。大夫褒然爲舉首。而天下朕甚嘉之。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思樂。朕垂聽而問焉。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而天下朕甚嘉之。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思樂。朕莫盛於韶王。道大壤矣。夫五百年之間。鐘鼓箎弦之聲未衰。士而大道微缺。法夷至孝。紂之行。王道大壤矣。夫五百年之間。鐘鼓箎弦之聲未衰。士而大道微缺。法夷至孝。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推之日於大衰而後息與。烏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日於大衰而後息與。烏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綬而失其統與。

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地。宣昭鬼神。修何禮。而膏露降。百穀登。方外延及羣生。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化之終始。之序。其不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於執事。書科之不遺。與於朕躬。毋悼之於害。子慎其所。其盡心親。登焉。有所隱。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以下明天詔。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先出災眚。仁人以譴告之。而欲其自改也。又自怪異。以警懼之。者。尚天盡欲扶。而傷敗。迺至。見天心之害。仁人君。而欲其自改也。又自怪異。以警懼之。者。尚天盡欲扶。而傷敗。迺至。至勉而有教者。也。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茂哉茂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此皆可使還。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迺用先聖王之已樂。沒宜。而世子孫。長久。安寧。教化於民。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迺用先聖王之已樂。沒宜。而世子孫。長久。安寧。教化於民。此皆禮樂教。民不得易。雅頌之樂。不成。故聲發於功。成而作樂。於情。接於肌膚。感於骨髓。民風化。民俗也。其變。聞韶也。未衰也。夫虞氏之存。而惡政久矣。然而政亂。國危。者。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而所。思非先王之道。是以政日以。明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作。也。至於宣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至在於己。非天降命。不解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非

心歸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非人力所能致。白魚入於王舟。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周公曰。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德不孤。必有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
 罰生矣。刑罰不中。則生邪氣也。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
 孽之或壽也。或仁或鄙。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有治亂之所生。則民仁壽也。桀紂行暴。則民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有治亂之所生。則民仁壽也。桀紂行暴。則民
 所歸。夫上之化。下動之。斯和從上。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所為。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者。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之所為者。在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施於上。而主陰功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陰功常
 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利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
 歲也。為政而任利。不順於天。孔子曰。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欲任執法之
 吏治民。毋遇任利之意與。天孔子曰。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欲任執法之
 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辭人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五穀熟。而草
 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吾已矣夫。諸福之物。可致此物。祥
 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吾已矣夫。諸福之物。可致此物。祥
 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諸福之物。可致此物。祥

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可謂致主之位，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
 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天子愛民，而好士，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
 其至者，不能止也。是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教，化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
 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教，化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
 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漸民以仁，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
 太學以教於國，隄防庠序以化於邑，王者漸民以仁，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
 而禁不犯者，教化已明，而習俗已成也。聖王之繼，亂世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而悉去之，未復修，教化
 而崇起之者，教化已明，而習俗已成也。聖王之繼，亂世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而悉去之，未復修，教化
 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治，重禁文學，天子不得挾書，十四歲而國破，
 亡矣。自秦以來，人民醫頑，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甚也。秦者，孔子曰：「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也。」
 使習俗，薄惡，以人民醫頑，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甚也。秦者，孔子曰：「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也。」
 蠱生，蠱土之精，不可起也。如以今湯止沸，秦之抱薪救火，愈甚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
 解，而更張之，遇不能鼓也。爲政而不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不以更
 張，而更張之，遇不能鼓也。爲政而不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不以更
 來，常欲善治而至今，臨政而願治者，七十餘歲矣。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至今，臨政而願治者，七十餘歲矣。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
 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爲政而受天之祐者，而固當受祿於天，
 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詩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爲政而受天之祐者，而固當受祿於天，
 德施於外，及羣生也。」

陳澧東塾讀書記云：「董生之學，深邃者在春秋及陰陽之說，其大有功於世者，則班固所云切

當世，施朝廷者也。班氏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言，州郡舉茂材孝廉，皆仲舒發之。禮謂孔子、孟子，不能行其道於天下，至董生乃能施之發之。」

石遺室論文云：「漢代文章，世稱賈茂、董醇。茂盛也，卽樹木枝葉暢茂之意；賈生之策論，根本盛大，枝葉扶疏，茂不難解也。董之醇在何處乎？均是此意。此言在他人言之透露，而董言之含蓄；他人言之激烈，而董言之委婉，不肯求其簡捷。三策原以災異作主，而第一篇開口曰：以觀天人相與之際，曰：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曰：事在彊勉而已矣，曰：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皆說得親切近情。曰：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曰：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委婉中又說得鄭重，視天難謁命靡常者較親切矣。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云云，曰：天任德不任刑，曰：陽不得陰之助云云，曰：故先王不肯爲也，皆頗有至理。曰：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則煞句頗峭，以其上正心以正朝廷，各句已堂堂正正說之，此處正收太平，故反足一句；又足以陰陽調，風雨時，至王道終矣一段，以鼓舞修德之心，文氣可謂厚矣；又反足以鳳鳥不至，至不得致也數句，厚之至也。曰：自古以來未嘗

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字子政，末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郎。旣冠，以行修飾擢爲諫大夫。一百

諫起昌陵疏

第二編 駢文漸成時代之散文

葬處陰。文。武。周。公。葬。于。畢。具。其。微。公。葬。于。雅。豳。泉。宮。祈。年。館。下。禹。穆。里。子。穆。于。武。庫。皆。殷。湯。無。之。此。誠。奉。安。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處。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葬。不。墳。孔。子。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修。墓。蓋。非。之。爲。也。四。尺。墳。季。子。適。而。崩。而。弟。子。修。之。死。以。告。孔。子。博。之。問。則。無。不。及。泉。夫。斂。以。時。服。矣。封。墳。掩。坎。里。其。高。子。可。不。隱。葬。而。號。孔。子。往。觀。曰。歸。復。延。于。陵。季。子。命。也。禮。合。矣。故。仲。尼。孝。子。也。而。宋。桓。公。司。馬。爲。石。椁。忠。臣。仲。尼。曰。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孝。子。也。而。宋。桓。公。司。馬。爲。石。椁。忠。臣。仲。尼。曰。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王。子。事。情。大。作。邱。壟。至。吳。王。閔。閔。成。禮。厚。葬。十。有。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壟。多。其。王。閔。閔。成。禮。厚。葬。十。有。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麗。山。之。河。水。下。銀。爲。三。海。上。金。崇。山。墳。其。高。五。十。丈。機。周。回。五。里。有。梓。之。麗。之。宮。館。之。盛。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宮。下。矣。生。項。籍。工。匠。其。宮。室。營。字。數。往。者。咸。見。發。掘。而。反。之。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牧。豎。失。火。燒。其。藏。梓。自。古。及。今。葬。厚。者。豈。如。始。皇。也。數。年。之。羊。問。外。鑿。牧。者。持。火。照。求。羊。牧。豎。失。火。燒。其。藏。梓。自。古。及。今。葬。厚。者。豈。如。始。皇。也。知。愈。深。者。葬。愈。微。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厚。周。邱。壟。衰。而。高。宮。廟。其。麗。賢。而。發。掘。必。速。更。爲。儉。宮。室。小。窳。廟。飾。宗。廟。人。美。之。築。壘。園。後。嗣。再。絕。上。章。道。室。之。如。宣。制。如。彼。而。昌。言。子。孫。之。衆。多。也。及。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高。陸。下。位。山。躬。親。節。儉。墓。始。積。以。萬。數。其。營。制。起。邑。居。天。下。莫。追。卒。賢。功。明。及。徒。昌。陸。之。增。碑。爲。高。陸。下。位。山。躬。親。節。儉。墓。始。積。以。萬。數。其。營。制。起。邑。居。天。下。莫。追。卒。賢。功。明。

我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其害多矣。因之以飢饉。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德若荷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而陛下慈仁萬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顯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陵。說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下。觀賢知穆公廷。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廷。臣竊爲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樵。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慮。山

石遺室論文云：「劉向論起昌陵疏，首段言自古無不亡之國，厚葬無益，可謂敢言，以一唱三歎，

極有風神。其警語云：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又云：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次段歷舉古來薄葬之人，皆有特識，亦以淡宕之筆出之。其警語云：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張釋之對漢文帝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爲無窮計也。又云：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三段乃詳言厚葬之害，以甚足悲也，豈不哀哉，分兩次作煞筆，亦出以唱歎。末段始反復總以痛切之言，其警語云：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幼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

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又云：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子政文章，筆皆平實，此篇獨多姿態。」

董劉之文，其根據經術剴切深厚如此。柱嘗謂漢之散文，可分四大派，一辭賦派，二經世派，三經術派，四史學派，其餘可爲附庸而已。辭賦派以司馬相如、楊雄爲宗，其後流而爲駢文，後世古文家韓退之時或宗之；經世派以賈誼、晁錯爲魁，其流而爲駢文者，陸宣公爲最，後世古文家三蘇等宗之；經術派以董仲舒、劉向爲首，而後世古文家李翱、曾鞏、王安石輩宗之；史學家以司馬遷、班固爲祖，而後世古文家韓退之、歐陽修之徒，多宗司馬氏。

此外公孫宏、匡衡亦以經術爲文，若京房、翼奉、李尋等雖經學專家而散文非其所長矣，至於東漢無一文不以經術爲者。

第六節 訓詁派之散文

西漢經學家之於經也，大抵通大義，不事章句，如賈董、劉向、楊雄之徒皆是也。至東漢儒者，遂爲之一變，事章句，工訓詁，如鄭興、鄭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是也。西漢儒者求通大義，故多工文；東漢儒者局促于訓詁，故尠能文者；惟馬融之辭賦，最爲富麗，足以上方楊班而已。今略論鄭玄、許慎二家，以見一斑焉。

後漢書鄭玄傳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宮，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

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今錄其戒子書如下：

戒子益恩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歲從役之吏，有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覽傳記，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所得意者，咸從捧之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并覽傳記。時獲親祕書緯術之奧，而蒙教令，十舉乃良。方正有道，田疇殖，辟大將，軍三司，朝夕遇，闔戶擅勢，比牒併名，銀十有四年。與而蒙教令，十舉乃良。方正有道，田疇殖，辟大將，軍三司，朝夕遇，闔戶擅勢，比牒併名，念早爲宰相，意惟彼數公，懿德大齊，亦克堪王臣，竭吾故才，式序命，吾自付度，而黃巾爲害，此但浮南北，我告爾以老，歸爾以歲來，已七十矣，安性，覃思，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之憂，展敬墳墓，其觀求君子之胡道，扶杖出門，替，敬，懷，威，儀，以，汝，近，有，德，春，爾，執，執，一夫之替，無，同生相依，其助求君子之胡道，扶杖出門，替，敬，懷，威，儀，以，汝，近，有，德，春，爾，執，執，一友之結，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邪，未，所，憤，憤，者，邪，吾，雖，亡，親，昆之結，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邪，未，所，憤，憤，者，邪，吾，雖，亡，親，墳壟，未成，於所好，羣書，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定，薄，衣，服，其，簡，夫，二，者，方，暮，令，吾，可，慙，平

後漢書儒林傳云：「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今錄其說文解字敍於後：

說文解字敍

宜。紋曰。近。古者。應。犧氏之。王。天下。於是。始。仰。則。觀。象。於。天。以。俯。則。觀。法。於。地。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之。造。書。契。庶。業。其。繅。以。又。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踴。述。之。迹。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初。聲。相。益。所。以。施。祿。及。下。文。者。居。德。明。忌。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象。形。故。謂。之。書。其。後。形。也。小。學。以。保。氏。教。國。子。之。先。以。六。書。殊。體。曰。指。事。秦。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二。日。象。形。江。河。是。也。畫。成。其。物。意。隨。體。詰。詁。比。類。合。誼。以。見。指。搆。造。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也。與。古。文。或。異。假。借。者。本。無。其。字。左。丘。明。述。春。秋。傳。籍。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車。涂。異。軌。俟。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與。

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綴篆文。合以古楷。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得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康成之文，信筆而書，甚不費力，近於自然派之散文，爲後來陶淵明一派所宗。叔重之文，鏤心�腎，頗近駢文。東漢訓詁家之散文，以二子爲最傑出矣。

第七節 碑文家之散文

兩漢金石家之文，多不著撰者姓名，蓋古例也。然其文極渾厚朴茂，唐韓愈碑文，最爲後世稱頌，而不知多本於漢碑也。漢金文如盤銘等多屬韻文，今不錄。惟碑則有銘有敍，銘雖韻文，而敍文則散文也。故今略錄一二，以見其爲周秦金石文之流變焉。

漢碑用字固多俗體，以其爲隸變也。然時亦多存古字，且緣殷周鐘鼎文字之例，多用通假字，故讀漢碑不特可見文體之流變，且可以見字體之流變焉。

國三老袁君碑

君諱良。字厚卿。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與夫。虞閔父。陶正。頤。爲陳侯。至玄孫。濤塗。初。氏父字。厥先。姓曰。苗。世。爲。倍。封。公。四。年。爲。大。夫。虞。閔。十。一。年。陶。正。頤。爲。司。徒。其。未。或。適。宅。扶。樂。而。袁。武。征。和。留。陳。當。秦。之。亂。斬。居。公。河。洛。高。祖。破。項。羽。封。其。館。侯。至。食。遺。鄉。而。紹。百。戶。君。卽。山。錫。之。金。紫。孫。僊。偃。神。明。之。郭。洪。族。幹。薨。資。天。子。經。嗣。清。則。經。薨。子。山。嗣。而。傳。國。三。世。樂。舉。孝。廉。郎。中。初。謁。者。咨。將。作。大。匠。三。府。丞。相。令。徵。拜。議。太。郎。守。符。節。令。張。路。等。子。光。博。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政。者。咨。將。作。大。匠。三。府。丞。相。令。徵。拜。議。太。郎。守。符。節。令。張。路。等。子。光。博。震。徐。方。中。子。騰。尙。書。郎。少。節。安。車。謁。者。親。詔。几。書。之。尊。父。祖。割。之。羣。司。以。君。實。父。子。俱。列。後。三。拜。梁。相。夫。人。帝。御。九。龍。殿。引。昔。孔。子。制。義。與。飯。酒。承。奉。則。有。飲。宴。之。冊。曰。慢。期。者。遲。致。遇。害。之。災。條。備。至。妙。身。陰。襲。不。和。繼。業。者。不。諱。其。難。朕。今。直。藉。社。稷。之。圖。重。占。恐。有。交。會。諸。國。王。侯。自。先。帝。導。至。德。猶。有。七。國。之。謀。邪。蓋。治。世。親。執。經。緯。顯。括。簡。練。內。升。者。昔。掌。符。竟。於。平。陽。我。民。清。約。落。輔。拔。授。節。衍。然。助。次。臣。之。典。義。職。重。獻。善。書。刀。其。文。印。精。微。無。極。手。巾。絕。名。一。疚。心。往。悉。乃。心。特。賜。錢。十。萬。便。宜。緡。數。上。四。子。王。具。劍。優。卒。之。寵。於。斯。盛。矣。宰。縣。治。郡。行。父。無。民。不。思。小。國。之。卿。五。其。儉。猶。稱。仕。況。永。建。六。年。父。子。同。戊。辰。弘。而。無。虞。堵。石。不。遭。丘。明。賈。誼。之。飛。清。邈。使。前。結。孤。名。而。跨。高。山。獨。立。於。是。厥。孫。衛。尉。父。滂。司。徒。機。邦。畿。又。龍。才。本。德。曜。其。不。揮。煌。煌。以。邁。數。萬。世。澤。

郎中鄭君碑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膺游夏之仁學。清操。孝友。著乎閭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功曹。入則達善。出則爪牙。忠。以衛上。服。以清。郡吏。諸犯顏。主簿。僉辭。加以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遠。退。讓。牙。當。世。以。衛。上。服。以。清。以。自。脩。犯。顏。審。愕。主。簿。僉。辭。加。以。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遠。退。讓。牙。當。世。以。衛。上。服。以。清。元。年。二。月。十。九。日。以。為。儲。舉。郎。中。先。屈。計。操。也。奉。我。方。貢。鋼。辭。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遣。凶。愍。性。年。廿。二。其。四。月。廿。四。日。垂。薨。年。七。隕。身。而。天。如。大。君。夫。先。是。君。大。男。孟。子。建。兆。共。墳。之。配。才。斯。壇。散。以。慰。考。妣。之。心。玆。敢。忘。以。為。刊。石。以。旌。遺。芳。其。辭。曰。昔。姬。國。圯。武。寶。天。生。德。其。兄。頤。親。誨。弟。虔。行。於。篋。陋。之。心。玆。敢。忘。以。為。刊。石。以。旌。遺。芳。其。辭。曰。昔。姬。國。圯。武。寶。天。生。德。其。兄。頤。親。賁。計。王。庭。竭。力。敦。我。義。方。導。我。禮。則。拜。殊。宣。孔。將。從。雅。意。模。色。斯。自。得。乃。遣。氣。災。自。助。命。頤。沛。而。弗。競。奉。我。元。兄。忠。直。附。哭。誰。訴。而。有。殯。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競。奉。我。元。兄。忠。直。附。哭。誰。訴。而。有。殯。焉。告。嗟。嗟。孟。

吾嘗謂金石文實可謂純粹之美術文，金石字亦可謂純粹之美術字，蓋欲藉此以壽世者也。西漢以前之金石文多不著姓名，多不見於各家之專集，以當時尙無集也。故今於周秦與兩漢之金石文特爲專章以論之。

吳閻生云：「文章之事，以金石刻爲最重，其體亦最難。自退之韓氏外，殆莫有能爲之者。」柳州猶

不失法度。至歐公而後，則盡襲古初，率意自爲，名爲誌銘，筆勢與他文無異。三蘇不喜爲碑刻，世亦知其不工。於是獨歐公碑銘至多，而尤擅大名。吾嘗謂歐公所爲碑文，皆論序傳狀類耳，實於金石體裁無與。夫文各有體要，今序書傳而用箴頌，作章奏而仿歌詩，可乎？歐公銘志之文，何以異是。嗚乎，法之不明也久矣。兒時讀韓文，喜其驚剗瑰奇，以爲退之偉才，故獨闢蹊徑如是。後來者所當步趨，而莫外也。及觀蔡中郎集，乃知碑刻之體，剗自中郎；退之特踵其法爲之，未嘗立異，顧其才高，遂乃出奇無窮耳。後得洪文惠所輯漢碑刻，益詫爲平生所未見，反覆研誦，彌月不能去手。乃知漢人碑頌，其高文至多，崇閎偉偉，非中郎一家所能概，而退之不能出其範圍。中郎雖負盛名，亦因當時風氣而爲之，非其特剗者，而金石之文固而導源於此也。蓋三代以上，銘功德於彝鼎，其詞尙簡，今存者雖多而不盡可識；石刻之文，惟岐陽之鼓，後世亦未能盡解，顧其體可意而知也。秦皇崛起，褒功立石，皆丞相斯爲之，原本雅頌，一變而爲金石之體，法律森嚴，足以範圍百世；後儒或以爲破除詩書，自我作古者非也。事未有無法而可以自立者，彼李斯寧獨異哉？繼斯而作者則孟堅燕然山銘，皆軒天拔地，壁立萬仞；豈獨二子才雄，抑金石之作，其道固若是也。碑銘如於東漢，作者不盡知其何人，要皆遵道成軌，製作瑋

異，其氣其辭，與三代彝鼎石鼓秦皇刻石，勝鑾相通，無支離隔絕之謂，所存今不可多見，見者莫不光氣炯然，皆天地之鴻寶也。論者不察，輒病東漢靡弱，謂其氣蓄然而盡，是豈可謂知言乎？曹氏代漢，相去未幾，所爲大饗受禪諸碑，皆當時朝廟鉅典，而氣旣剽輕，詞亦窳陋，良由操丕否德，亦篡逆之朝，執筆者固無弘毅之士也。自是以降，六朝碑志，陳陳相因，一流於駢儷浮冗，無可觀覽；至退之而後起，衰振懦，復絕前載，而規撫意度，則一秉東漢之遺，可覆按也。今學者皆知韓文之奇，而於漢代諸碑熟視若無覩焉；譬如敬人之子孫，而忘其父祖可乎？」

第三章 爲文學而文學時代之散文

漢魏之際

第一節 總論

文心雕龍時序篇云：「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曆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拓集淺陋，故揚賜號爲驩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

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官於青土，公幹殉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于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稽阮應繆，並馳文路矣。劉師培謂此篇述東漢三國文學變遷，至爲明晰，誠學者所宜參考也。

劉師培云：「東漢之文，均尙和緩，其奮筆直書，以氣運詞，實自禰衡始。鸚鵡賦序謂衡因爲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知他文亦然。是以漢魏文士，多尙聘辭，或慷慨高厲，或溢氣盆涌，孔融鸚鵡賦序謂衡因爲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知他文亦然。是以漢魏文士，多尙聘辭，或慷慨高厲，或溢氣盆涌，此皆衡文開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啓故融之所作多託衡體與他篇文氣不同劉說固是。然亦本於文心雕龍神思篇云：「相如含筆而瀉豪，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製，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召而成賦，子建援檮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鞞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彥和所舉捷速諸人，多屬建安者，

可見西漢遲緩之文，至漢末而一變矣。

又云：「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尙通俚，俚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專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見楊賜傳下習其風，益尙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

又云：「文心雕龍諸書，或以魏代文學，與漢不異，不知文學變遷，因自然之勢，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詞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與建安以前有異，此則研究者所當知也。」（中古文學史）劉氏此論最精。蓋文章之體，各有所宜，至此時而辨別始嚴。魏文帝典論文云：「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兩漢之世，專欲爲文人者，惟辭賦家耳，若著散文者，則以奏疏爲最工，此則以政教爲本，而非專欲爲文者也。故兩漢之世，尙未至於爲文學而文學時代。迄乎曹魏，則文學之風始大盛，故論文之篇，

子桓子建，均有佳製，非崇尚文學，曷克臻此？以是之故，詩賦之外，宜文宜質，亦極有體裁矣。

第二節 三曹之散文

沈約 宋書 謝靈運傳云：「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三祖者，武帝、操、文帝，丕，明帝叡也。陳王者，陳思王植也。四人之中，以操不及植爲優。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舉孝廉爲郎，黃巾起，拜騎都尉，歷官至丞相，由魏國公晉封王，諡曰武，子丕受漢碑禪，尊爲太祖 武皇帝。魏志曰：「漢末天下大亂，豪雄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肇中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士矣。」申商 韓白二語，可以見魏武之學術，卽可以見魏武之文章，亦足以觀漢魏之際之文風矣。魏武之四言詩，既籠罩一切，於三百篇外獨樹一幟，非漢人步趨三百篇者所能及；其散文亦雄偉悲壯，虎步百代。一百三家集有魏武帝集一卷。

讓縣自明本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在。恐為海內殘人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常。奸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人之所見。平心選。舉。違。一郡守常。侍。以。為。張。豪。老。所。忿。內。自。恐。致。家。禍。從。此。卻。以。病。還。十。年。去。官。待。天。後。下。清。年。紀。尚。少。歲。中。視。同。舉。者。等。耳。有。五。十。以。未。名。為。老。於。譙。東。五。十。里。然。不。能。得。舍。如。意。秋。夏。徵。為。都。尉。冬。春。還。射。獵。軍。校。尉。下。意。遂。地。更。欲。以。泥。水。自。蔽。鄉。里。絕。賓。客。往。來。之。望。十。里。然。不。能。得。舍。如。意。秋。夏。徵。為。都。尉。冬。春。還。射。獵。軍。校。尉。下。意。遂。地。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值。欲。望。之。封。侯。與。作。征。西。將。軍。是。時。合。後。兵。起。蓋。能。多。得。耳。故。征。西。將。軍。曹。不。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功。值。欲。望。之。封。侯。與。作。征。西。將。軍。是。時。合。後。兵。起。蓋。能。多。得。耳。故。征。西。將。軍。曹。不。侯。之。墓。亦。所。以。不。然。者。三。千。人。意。盛。其。本。志。有。限。也。倘。後。領。為。兗。州。始。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後。還。到。揚。州。更。募。九。江。勸。下。皆。稱。臣。帝。位。門。曰。建。號。下。門。答。言。曹。公。尚。在。之。未。制。也。兩。婦。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江。勸。下。皆。稱。臣。帝。位。門。曰。建。號。下。門。答。言。曹。公。尚。在。之。未。制。也。兩。婦。爭。為。皇。后。志。計。已。定。衆。但。計。使。死。為。窮。亡。解。沮。義。滅。身。而。死。垂。及。後。至。袁。紹。據。河。北。衆。兵。勢。盛。孤。自。表。自。勢。以。為。宗。室。之。包。藏。奸。心。意。望。前。已。過。矣。以。今。觀。世。事。此。據。有。為。荆。州。大。孤。欲。復。人。言。之。盡。遂。平。天。下。耳。身。設。使。國。家。無。人。之。貴。以。奸。心。意。望。前。已。過。矣。以。今。觀。世。事。此。據。有。為。荆。州。大。孤。欲。復。人。言。之。盡。遂。平。天。下。耳。身。設。使。國。家。無。人。孤。言。有。不。知。適。之。志。人。稱。帝。相。付。度。人。稱。王。用。耿。耿。者。人。齊。桓。晉。文。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廣。評。夫。能。以。猶。能。奉。事。周。室。也。樂。論。語。云。趙。王。欲。天。下。有。其。二。樂。以。服。事。殷。周。之。德。曰。可。謂。至。德。王。矣。猶。事。大。王。也。臣。恬。曰。戾。自。晉。先。人。及。至。子。孫。然。積。信。於。秦。不。忍。謀。趙。之。徒。隸。將。兵。三。十。餘。萬。乎。其。勢。之。殺。蒙。恬。也。臣。恬。曰。戾。自。晉。先。人。及。至。子。孫。然。積。信。於。秦。不。忍。謀。趙。之。徒。隸。將。兵。三。十。餘。萬。乎。其。勢。

足不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可以忘先王。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以謂見信者矣。孤以及子植兄弟。未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言。孤謂之言也。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入皆知之。深知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與兵衆。以還執事。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也。恐人。不信之。故然。爲人所禍也。委捐所子孫計。又已收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思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是以不得。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所不得爲也。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晉之過。楚賞。意之。所圖。動無遠事。有以自省也。何向不濟。遂落平天下。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爲大。意之。所圖。動無遠事。有以自省也。何向不濟。遂落平天下。推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可得而辭也。今上還陽夏。相苦三縣戶二萬。何德堪之。江州未靜。以分損訪議。少減孤之貴也。

曹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仕漢爲五官中郎將，操歿，嗣爲丞相，魏王受漢禪，改元黃初，薨諡曰文。志云：「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傳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又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一百三家集有魏文帝集一卷。

自敘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劫后。守。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于

是之大興義兵。名震大漠。還宮大駕。強族西。都長安。會而山東大者。連郡。宛國之師。戰于滎陽。小者河
 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逸。還宮大駕。強族西。都長安。會而山東大者。連郡。宛國之師。戰于滎陽。小者河
 聚阡陌。以選相吞併。而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井冀。年五歲。轉上以四方擾亂。鄉邑
 留煙而奔。城郭觀壓。而潰。百姓死亡。海嶽。山寇暴于井冀。年五歲。轉上以四方擾亂。鄉邑
 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遇。余常從。余
 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遇。余常從。余
 少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里。各隨時而用。步。生于多體。健。季。心。每。不。于。旅。之。間。十。年。是。以。
 少好弓馬。于今不衰。夫文武之道。里。各隨時而用。步。生于多體。健。季。心。每。不。于。旅。之。間。十。年。是。以。
 始定冀州。渡領良弓。燕代號名馬。時歲之暮。春。句。雉。兔。三。十。和。後。風。扇。物。征。弓。次。曲。手。柔。
 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句。雉。兔。三。十。和。後。風。扇。物。征。弓。次。曲。手。柔。
 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而見余談論之末。或喜。或笑。聞君善射。余曰。此。有。常。能。徑。余。的。有。常。所。未。
 觀。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或笑。聞君善射。余曰。此。有。常。能。徑。余。的。有。常。所。未。
 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聽在坐。願。或。拊。手。曰。善。獸。余。又。輕。禽。擊。劍。使。閱。師。不。虛。焉。四。所。
 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願。或。拊。手。曰。善。獸。余。又。輕。禽。擊。劍。使。閱。師。不。虛。焉。四。所。
 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得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
 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劭。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昔
 開展善有手臂。又得善術。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下。非數也。
 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下。非數也。
 三。中。其。臂。一。左。右。大。笑。其。展。意。不。平。求。更。為。之。偽。深。進。吾。法。急。屬。前。難。相。中。面。勸。故。齊。臂。耳。
 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吾。法。急。屬。前。難。相。中。面。勸。故。齊。臂。耳。
 額。坐。中。驚。視。余。還。坐。道。笑。曰。昔。陽。慶。使。淳。于。不。意。去。其。故。方。長。更。授。少。曉。持。術。復。今。余。亦。願。對。
 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笑曰。昔陽慶使淳于不意去其故方長更授少曉持術復今余亦願對
 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鎖楯為蔽。木戶耳。後從陳國袁敏學。少所喜。復唯。彈。棊。略。盡。神。其。對。家。
 不知所出。戟。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後從陳國袁敏學。少所喜。復唯。彈。棊。略。盡。神。其。對。家。

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者則善忘。子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能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濟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子桓文修飭安閑。與乃父之憤筆疾書。作風大別矣。他如典論論文。與吳質等書。尤爲清麗卓約。吾嘗以謂魏文帝之詩文。與王右軍之書法。可同類共賞。

曹植字子建。丕弟。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黃初三年。進侯爲鄴城王。徙封東阿。又封陳。謚曰思。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曹子建集十卷。

籍田說

春耕於籍田。耶中令侍宴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厥田上下。經以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囿萬畝。厥田上下。經以今寡人之帶以橫阡。長未昕而卽野。名果被園。宰農實掌。是謂公田。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珍沒而歸館。長未昕而卽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囿。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

近。

理政也。及其息泉涌之所親賢也。懷有虞。無素琴。此亦寡人之所樂也。遠佞也。若。
植之近也。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懷有虞。無素琴。此亦寡人之所樂也。遠佞也。若。
年豐歲登。果茂榮滋。則
臣僕小大。咸取驗焉。

封人。有能以輕。修鉤。三苗共工。鯀。非。樹。以。茂。繁。中。舍。人。曰。諸。侯。之。國。亦。有。錫。者。
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非。樹。以。茂。繁。中。舍。人。曰。諸。侯。之。國。亦。有。錫。者。
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非。樹。以。茂。繁。中。舍。人。曰。諸。侯。之。國。亦。有。錫。者。
終。於。齊。魯。之。諸。國。以。晉。之。六。卿。亦。痛。乎。三。桓。不。識。侯。子。之。錫。歟。然。三。國。無。錫。告。之。曰。任。
固。有。之。也。夫。富。而。慢。以。貴。而。驕。殘。仁。賊。茂。甘。以。財。悅。令。德。此。亦。君。子。之。錫。也。天。子。勤。耘。以。
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殘。仁。賊。茂。甘。以。財。悅。令。德。此。亦。君。子。之。錫。也。天。子。勤。耘。以。
時。矣。苗。既。美。矣。稟。而。不。耘。則。改。為。荒。廢。也。
蓋。豐。年。者。苗。既。美。矣。稟。而。不。耘。則。改。為。荒。廢。也。

夫。凡。人。之。為。園。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葵。好。苦。者。植。乎。荼。
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薑。至。於。寡。人。之。園。無。不。植。也。

此。寓。言。之。文。上。承。莊。列。而。秦。漢。已。少。見。之。後。世。古。文。家。韓。柳。亦。嘗。為。之。柳。宗。元。所。為。尤。與。子。建。為。

第三節 建安七子之散文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

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騁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又云：「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又吳質書云：「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意典雅，足傳于後，比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拭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曹植與楊德祖書亦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一觀此三篇所論，則七子之作風可知矣。七子者，典論所列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後人所號爲建安七子者也。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尋拜大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賢達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爲曹操所忌，被誅。一百三家集有孔少府集一卷。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一百三

家集有王侍中集一卷。

徐幹 字偉長，北海人，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前爲何進主簿；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一百三家集有陳記室集一卷。

阮瑀 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一百三家集有阮元瑜集一卷。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一百三家集有應德璉集一卷。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瑒楨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一百三家集有劉公集一卷。

七子之散文，自以孔融爲最高，魏文稱爲氣體高妙，誠可當之而無愧；王粲次之；陳琳又次之；餘則難以伯仲矣。

汝穎優劣論

孔融

之類。而不痛心邪。而爲萬世之戒。當時。同盟之恥哉。一。變夷狄。豈我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族類。而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愆順之節。見。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氏。事定之後。使未若平。其曲直。有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惜於夫。人志辱身。以濟事爲務。氏。事定之後。使未若重。華之於象。傲義。然復爲母子昆弟如初。象。傲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振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象。傲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

諫何進召外兵

陳琳

易稱。既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殲者爲雄。立斷。逆經合道。授人以柄。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立斷。逆經合道。授人以柄。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

諫曹植書

劉楨

家丞。利顯。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私懼觀者。多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人。並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顯。反疏簡。泊。私懼觀者。多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爲。探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要而論之。魏代散文。約分兩派。一曰悲壯派。此派自魏武開之。陳思繼之。益以富麗。凡王粲陳琳吳質之屬隨之。而皆望塵不及者也。凡六朝陸機徐庾等。尙氣勢者。均自此出。二曰清麗派。此派魏文倡之。凡阮籍繁欽之徒隨之。凡六朝之潛氣內轉。尙氣韻一派。均從此出。

第四節 吳蜀之散文

吳蜀文學，遠不及魏。然蜀之諸葛亮，有前後出師表，實千古最有名之文字。吳文之爲人傳誦者，則幾於無有。唯有韋曜之博奕論，與諸葛恪與丞相陸遜書等，不過數篇而已。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蜀漢丞相，封武鄉侯。蜀志云：「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衍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教言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一百三家集有諸葛亮丞相集三卷。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孫權嘗問恪曰：卿父與叔父（諸葛亮）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爲吳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拜大傅。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

者。攸。之。宜。付。有。司。允。等。論。其。利。賞。良。以。昭。陛。下。忠。平。明。之。治。以。不。宜。偏。私。以。使。內。外。異。法。也。爲。侍。中。之。事。郭。攸。之。宜。付。有。司。允。等。論。其。利。賞。良。以。昭。陛。下。忠。平。明。之。治。以。不。宜。偏。私。以。使。內。外。異。法。也。爲。侍。中。之。事。事。無。大。小。試。用。於。昔。日。然。後。帝。稱。之。曰。必。能。稱。是。以。闕。議。舉。寵。爲。督。將。以。爲。營。中。之。性。行。淑。均。無。大。小。親。小。人。以。諸。之。賢。臣。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先。帝。在。時。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痛。恨。於。可。計。日。而。待。也。尚。書。本。布。衣。參。軍。弱。耕。於。南。陽。死。節。全。性。命。也。願。陛。下。不。求。之。信。達。之。於。諸。侯。室。先。帝。以。不。以。臣。卑。鄙。傾。覆。自。枉。屈。任。於。三。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當。世。附。來。事。二。十。有。一。年。矣。遂。許。明。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中。以。傷。先。帝。竭。之。爵。損。益。除。姦。凶。與。復。漢。室。還。允。之。任。都。也。此。願。陛。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之。罪。以。告。先。帝。之。察。納。雅。言。若。無。與。德。先。帝。遠。詔。貴。攸。之。律。允。之。答。激。以。彰。其。遠。離。陛。下。亦。宜。泣。以。罪。以。告。先。帝。之。察。納。雅。言。若。無。與。德。先。帝。遠。詔。貴。攸。之。律。允。之。答。激。以。彰。其。遠。離。陛。下。亦。宜。泣。云。不。知。所。

與丞相陸遜書

諸葛亮

國事。叔。傳。清。論。以。爲。方。今。人。好。相。謗。毀。守。德。業。者。不。能。復。幾。有。損。累。左。右。更。徒。爲。輔。車。不。歡。笑。者。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徒。於。一。人。聖。自。之。德。門。徒。猶。各。有。所。短。千。其。辟。出。

嗟其賜不受命。豈現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罕少。不以國家私行不足。皆宜闕略。不性不邪。且志在誠力。不可纖論苛克。聘其所任。賢猶將小全。適其出行。入者將輩。故曰以道望人。則難。或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大難。惟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故曰以道望人。則難。或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大難。惟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而貴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一禮。則人不服。貴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沒外不堪其貴。人則不得正義。夫已不如一禮。則人不服。貴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沒外不堪陳。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微相貴。明者乎。是故張爲怨之士也。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石遺室論文云：『前出師表中段，的是三國時文字，上變漢京之樸茂，下開六朝之雋爽。其氣韻少能辨之者。此表云：「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至「此臣之新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悲壯蒼涼，所謂聲情激越矣。三國志注引魏武故事，載建安十五年曹操令云：「孤始舉孝廉，年少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遠迓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願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走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

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後孤討擒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然欲使孤便爾委捐新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新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老橫中』又時有慷慨悲歌之意。下至孫權，其與曹公牋，亦有『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等語，見吳曆。可見當時文章風氣大同小異如此。

林傳甲云：『蜀漢昭烈帝備，當漢祚已移，擁梁益一隅，稱尊號，規模未備，文物無足稱。後世史臣，

每尊蜀漢爲正統者，則因武侯出師表而重也。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皆儒者純粹之精語。後出師表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害，非所逆觀，非社稷之臣而能若是乎？武侯自知才弱敵強，惟不安於坐以待亡，故冒險進取，光明磊落，可揭以告萬世。孔明將沒，自表後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嗚呼，此其所以爲孔明歟？魏臣華歆王朗陳羣諸葛瑋各有書與孔明，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孔明不報書，作正議，其大義昭於天日矣。」

又云：「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爲天塹，自孫氏始。孫堅蓋孫武之後，其子策始有江左，皆轉戰無前，驍健尙武。策始用文士張紘，爲書絕袁術。孫權襲父兄之業，稱帝號，其文筆古雅，責諸葛瑾之詔，讓孫皎之書，所見皆卓爾不羣。其子孫休繼立爲景帝，其答張布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備，所見不少也。由此觀之，南朝天子好讀書，孫氏實啓之矣。虞翻諫獵書之簡要，駱統理張溫表之詳暢，諸葛恪與丞相陸遜書上孫奮牋之明敏條達，吳人文之可傳者也。吳楚多才，如嚴陵之好說文，闕澤陸績之善歷數，薛綜滑稽，出口成文，亦西蜀秦宓之流亞也。周瑜傳中諫以荊州資劉備疏，薦魯肅疏，皆非完璧，而雄直之氣，略可見也。吳之末造，賀邵諫孫皓書，韋曜之博奕論，華覈請救蜀表，漸近偶儻，亦皆實

而不俚，足以自競於漢魏之間。孰謂南朝文士柔弱乎？」

第三編 駢文極盛時代之散文

晉及南北朝

第一章 總論

自西晉至南北朝可謂駢文詩賦極盛時代，亦卽爲文學而文學之極盛時代也。晉之著名作家，有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張載、張協、張元、左思。鍾嶸詩品所謂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晉宋之際，則有謝混、陶潛、湯惠休。宋則顏延之、謝靈運、傅亮、范曄、袁淑、謝瞻、謝惠連、謝莊、鮑照。齊則有王儉、王僧虔、王融、謝朓。齊梁之際，則有沈約、范雲、江淹、丘遲、任昉、劉孝綽、劉峻、王筠、柳惔、吳均、何遜。陳則有徐陵、江總之輩。文人之盛，難以更僕數。然自來論六朝文學者，莫不以詩賦駢文爲主，而忽其散文。而不知六朝之散文，亦甚有足稱者。且當時文筆分途，晉書蔡謨傳云：「文筆議論，有集行世。」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

文。」劉勰 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元帝 金樓子云：「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然則當時之所謂文，猶今人所謂詩賦也；當時所謂筆，猶後人所謂文也。廣義言之，當時之所謂文者，猶後世所謂詩賦駢文也；當時所謂筆者，猶後世所謂散文也。唯當時之五言詩，特爲發達，駢文亦登峯造極，辭賦則由兩漢之板重而變爲雋永，由兩漢之繁富而變清豔，故論西晉六朝之文者，莫不重詩賦而忽其散文焉。

第一節 藻麗派之散文

晉代文家之最尙藻麗而能爲散文者，莫如潘陸。晉書 潘岳傳：「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又云：「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詠之文。」一百三家集有潘黃門集一卷。又陸機傳云：「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道術，非禮不動。」又曰：「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

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覆宋本陸士衡文集十卷。

潘陸之文，多屬駢文。然亦有可以入於散文者，茲各錄一篇如下：

閒居賦序

潘岳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人也。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年所奉之主，以即太宰，晉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遷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尙書郎，遷博士，未召拜。諒闇之際，去官免。傳主簿冠，涉乎知命之年，爲民官而復官。除長安令，郎廷尉士平。今天子諒闇之際，去官免。傳主簿冠，涉乎知命之年，爲民官而一進階，再免之。除名，一不拜職，用多。稱多則已矣。雖通塞有遇，而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與之。論余也，一不拜職，用多。稱多則已矣。雖通塞有遇，而亦拙者之效也。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浮雲之志，有慕老之疾，尚何能遑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有慕老之疾，尚何能自得之。池沼足以魚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弼蔬，以供朝夕之膳。賦以歌事，遂情焉。伏願之。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閒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弔魏武帝文序

陸機

舉士委魏，作辨亡論以著其得失；其發憤譏評武帝，正言若反，非無病而呻也。

第二節 帖學家之散文

吾國美術，莫高於書法。而自古以書法兼文章名者，於周秦莫如李斯；於漢莫如蔡邕；於漢以後莫如王羲之。然李蔡之書存於石刻，凡石刻之文，必爲極矜意之作，與三代鐘鼎之文正復相類；作者書者刻者無不極人工之巧而爲之也。帖學則不然，書者隨意寫之，作者隨意出之，原不期人之刻之也；故其字與文一任天而行，極自然之致，與鐘鼎石刻之文學家適極端相反。吾既愛人工之巧，而尤愛天然之妙也。故特述此章焉。

兩晉六朝之帖學書家，以王羲之爲最。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顒，顒察而異之；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冠。」此所謂隸書，當指楷書也。羲之楷書之最著名者爲樂毅論，行書之最著名者爲蘭亭集序，草書之最著名者爲十七帖。十七帖之文則尤吾所謂任天而行者也。一百三家集有王右軍集二卷。

十七帖節錄

十七日書。先書。先書。司馬未去。即日得。

方復及此。粗足作佳觀邪。吾無緣言面。爲久矣。足下何以。

龍保等平安也。至爲簡之。甚遲。

見卿舅可耳。至爲簡之。甚遲。

居。足下當西邪。遲知問。不可。計與足下別。五十年中。所無。今想。頃時書。問。莫。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後二書。比者。悠悠。如何。

可。

吾復可食。久。下保。愛。爲。上。大都。比之。年。時。爲。

得。足下。旃。胡。桃。藥。二種。吾。知。足下。至。我。者。希。此。乃。要。也。是。服。食。所。須。以。當。一。笑。須。服。

彼。所。須。藥。草。

可。示。當。致。草。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膝。生。子。皆。足。下。所。疏。云。此。菜。佳。唯。以。此。爲。致。事。故。遠。及。此。種。致。此。子。桃。皆。生。也。吾。爲。

• 瞻近無緣。• 苦但有悲歎。• 足下小大悉平安也。• 云卿當是以居此。• 喜遇。• 不可信。• 想必果
• 言苦有期耳。• 亦度卿當不居京。• 此既避。• 又節。• 氣佳。• 當是以居此。• 喜遇。• 不可信。• 想必果
問。

谷足下別疏。• 具彼山川。• 諸奇。• 楊雄。• 蜀都。• 少。• 左太冲。• 三都。• 殊。• 爲不備。• 悉。• 彼故。• 爲多奇。•
想足下以。• 聽彼。• 矣。• 未有。• 動理。• 耳。• 數。• 有。• 欲。• 及。• 卿。• 在。• 彼。• 唯。• 修。• 載。• 領。• 蛾。• 眉。• 而。• 旋。• 問。• 實。• 數。• 不。• 朽。• 之。• 盛。• 事。• 州。• 但。• 言
此。• 心。• 以。• 聽。• 於。• 彼。• 矣。• 未有。• 動理。• 耳。• 數。• 有。• 欲。• 及。• 卿。• 在。• 彼。• 唯。• 修。• 載。• 領。• 蛾。• 眉。• 而。• 旋。• 問。• 實。• 數。• 不。• 朽。• 之。• 盛。• 事。• 州。• 但。• 言
萬不果。• 然。• 諸公。• 私。• 可。• 恨。• 足。• 下。• 別。• 具。• 所。• 云。• 不。• 復。• 一。• 盡。• 事。• 勢。•
吾無間。• 然。• 諸公。• 私。• 可。• 恨。• 足。• 下。• 別。• 具。• 所。• 云。• 不。• 復。• 一。• 盡。• 事。• 勢。•

有以副。• 此志。• 不。• 高。• 尙。• 人。• 依。• 依。• 今。• 爲。• 所。• 在。• 示。• 其。• 人。•
云。• 譏。• 周。• 有。• 孫。• 不。• 高。• 尙。• 人。• 依。• 依。• 今。• 爲。• 所。• 在。• 示。• 其。• 人。•

嚴君。• 平。• 司。• 馬。• 相。• 如。• 楊。•
子雲。• 平。• 司。• 馬。• 相。• 如。• 楊。•

此文絕不修飾，而味之雋永，乃古今無兩。惜今閣帖中所存諸帖，悉多斷簡，不能盡句讀耳。然其
又亦似有所本。

軍策令

魏武帝

孤先在。• 藁。• 邑。• 有。• 起。• 兵。• 意。• 與。• 工。• 師。• 共。• 作。• 卑。• 手。• 刀。• 時。• 北。• 海。• 孫。• 資。• 頃。• 來。• 候。• 孤。• 誤。•
孤曰。• 當。• 募。• 其。• 大。• 者。• 乃。• 與。• 工。• 師。• 共。• 作。• 卑。• 手。• 刀。• 時。• 北。• 海。• 孫。• 資。• 頃。• 來。• 候。• 孤。• 誤。•
食本初。• 鎧。• 萬。• 領。• 吾。• 大。• 鎧。• 二。• 十。• 奇。• 破。• 之。• 本。• 初。• 是。• 時。• 馬。• 鎧。• 二。• 百。• 具。• 吾。• 不。• 能。• 有。• 十。• 具。•
見其少。• 途。• 不。• 施。• 也。• 吾。• 途。• 出。• 奇。• 破。• 之。• 本。• 初。• 是。• 時。• 馬。• 鎧。• 二。• 百。• 具。• 吾。• 不。• 能。• 有。• 十。• 具。•

夏侯淵。今月賊燒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鬪。賊遂燒出。其後。四兵退而淵未至。因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爲督帥。尚不常親戰。況補鹿角乎。

詔羣臣

魏文帝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絺。冬則羅綺。綉衣。夏則縑絺。冬則羅綺。綉衣。夏則縑絺。冬則羅綺。綉衣。

前後每得蜀錦。亦有金薄。蜀比適來至洛邑。皆下惡。復是不受也。自吳所織如虛名。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比適來至洛邑。皆下惡。復是不受也。自吳所織如虛名。虎頭。

江東爲葛。寧可

比羅綺。綉衣。夏則縑絺。冬則羅綺。綉衣。夏則縑絺。冬則羅綺。綉衣。夏則縑絺。冬則羅綺。綉衣。

望於人眼。目。習。飲。所上孔雀尾。萬枝。語。文。彩。正。裂。人。牙。以。爲。金。根。車。蓋。適

新。城。孟。太。守。道。著。餚。膳。雞。鷄。助。味。皆。濟。故

真。定。御。梨。大。若。拳。煩。釋。甘。若。蜜。南。方。有。龍。眼。荔枝。之。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平。凡。輩。莫。若。安。邑。御。棗。也。今

以。荔。枝。照。將。吏。險。之。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平。凡。輩。莫。若。安。邑。御。棗。也。今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蒲。萄。說。當。其。汁。多。除。煩。解。渴。又。暑。以。醇。酒。宿。醒。甘。於。掩。露。而。食。善。醉

而。不。餒。肥。而。不。酢。復。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暑。以。醇。酒。宿。醒。甘。於。掩。露。而。食。善。醉

魏武父子此等作品，其行文在有意無意之間，疑爲右軍之所本也。

晉書謂「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序，以申其志。」今錄其文如下：

蘭亭集序

[illegible]

此文雖不如十七帖之隨意着筆，然不事文彩，味自雋永也。

石遺室論文云：「六朝間散文之絕無僅有者，不過王右軍陶靖節之作數篇。而右軍蘭亭序，昭明文選及後世諸選本皆不收。論者以爲篇中連用絲竹管絃四字，絲竹卽管絃爲重複。然此四字實本漢書張禹傳。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前人已據而辯之。又引莊子我無糧我無食爲證矣。其實昭明文選，多可訾議，佳篇遺漏者甚多，不足爲憑。其序陶淵明集，指其閑情一賦，以爲白璧微瑕，乃於高唐神女好色洛神諸賦，則無不選入，此何說哉？且題曰閑情，乃言防閑情之所至也。何所用其疵點乎？後世選家不選，殆自謂所選皆有關心世道之文，合於立德立功之旨。乃歸有光寒花葬誌，自寫與妻婢調笑情狀，頗不莊雅，而姚惜抱選入古文辭類纂，曾滌生選入經史百家雜鈔，謂之何哉？豈知晉代承魏何晏王衍諸人風尚，競務清談，大概老莊宗旨；右軍雅志高尙，稱疾去郡，誓於父母墓前，與東土人士，窮名山，泛蒼海，優游無事，弋釣爲娛，宜其所言，於老莊玄旨，變本加厲矣；而此序臨河興感，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卽仲尼樂行憂違，在川上而有逝者如斯之歎也。世人薰心富貴，顛倒得失，宜其不足以知此。昭明舍右軍而采顏延年王元長二作，則偏重駢麗之故，與平淮西碑舍昌黎而

第三節 自然派之散文

與子儼等疏

第三編 駢文極盛時代之散文

• 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司父之人哉。• 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癘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 濟北范滂。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 家人無怨色。•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石遺室論文曰：『三國六朝散體文可論者甚少。鄭康成本漢末人，至三國尙存，其戒子書中有云：「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末云：「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著墨不多，而自親切有味。康成湛深經學，故文字氣息醇茂，不務爲崢嶸氣勢，極似西漢匡劉諸作。且此篇乃對子之言，尤貴樸實，自道毫無假飾，在東漢末視蔡中郎孔北海輩之膚廓，迴不相侔矣。晉陶淵明與子儼侯份佚修疏，筆意頗相近，以其恬退不仕，與世無競同也。兩文前半篇自敘生平，尤爲相似，自係陶之著意效鄭，而絕無一字蹈襲處。惟陶作較有詞采，中一段云：少學琴書，偶愛閒情，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疏，緬求在昔，渺然如何？」蓋淵明工詩，故興趣橫生，而又不落纖仄，所以可貴。』

淵明散文之美者，尙有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孟府君傳等。其韻文之佳者，則有歸來來辭、士不遇賦、閑情賦。南史隱逸傳云：「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少有高志。家貧親老，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義熙末，徵爲著作郎，不就。」四部叢刊影印宋巾箱本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淵明自然派之散文，後世惟唐白居易最爲近之。

第四節 論難派之散文

魏晉之間學重名理，故晉儒魯勝已注墨辯。迄於齊梁，佛法益盛，辯難之風更熾。如宋何承天之達性論、報應問、答宗居士書、顧愿定命論等，均論辯精微，無媿名家之作。而范縝之神滅論，沈約之難神滅論，尤爲佳製。公孫龍子而後，僅見之文也。

范縝 南史范縝傳，字子真，南鄉舞陰人。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媿。及長博

質人也。安有如水之質異。而答曰。異人無之。知哉。問曰。猶。人之有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
 豈非無知之質耶。而答曰。是無人之質。生者有異。木之知。而人果有如水之質。而曰。異木之知。骨
 骸。而非生之形骸。骨骸。哉。問曰。生形。若生者。死邪。骸。死形。非生之形。骨骸。已革矣。安有生者。則形
 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死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此邪。答曰。從生者之死骸。知。死骸。變為
 死者之骨骸也。問曰。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此邪。答曰。從生者之死骸。知。死骸。變為
 猶生體也。答曰。絲如。變為木。變為枯。枯。即。是。絲。之。質。寧。是。榮。木。之。體。答曰。問曰。若。榮。體。是。榮。為。枯。體。
 枯。即。是。枯。何。不。榮。先。枯。後。榮。枯。要。先。榮。後。枯。又。榮。也。不。絲。縷。變。為。枯。木。亦。同。此。榮。破。即。枯。無。所。復。生。變。形。之。謝
 而。生。者。必。歛。然。而。滅。漸。何。故。生。者。必。死。漸。而。滅。未。已。邪。生。者。歛。是。也。之。漸。而。生。者。動。植。是。也。夫。歛
 有。漸。分。物。之。理。能。也。問曰。形。即。是。神。者。也。手。等。亦。是。邪。答曰。是。也。之。漸。而。生。者。動。植。是。也。夫。歛
 神。之。分。物。之。理。能。也。問曰。形。即。是。神。者。也。手。等。亦。是。邪。答曰。是。也。之。漸。而。生。者。動。植。是。也。夫。歛
 問曰。人。體。為。一。為。神。何。得。二。問曰。是。若。不。得。二。為。安。有。深。痛。復。之。知。復。有。是。非。之。處。答曰。不
 答曰。人。體。為。一。為。神。何。得。二。問曰。是。若。不。得。二。為。安。有。深。痛。復。之。知。復。有。是。非。之。處。答曰。不
 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之。意。雖。心。復。有。異。主。亦。總。為。一。神。器。是。五。藏。之。心。非。邪。之。處。不
 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以。知。是。而。心。獨。有。主。非。答。之。處。乎。五。藏。各。有。所。司。亦。無。有。能。涉。者。而。司。用。不
 均。也。問曰。思。無。方。何。殊。以。知。是。而。心。獨。有。主。非。答。之。處。乎。五。藏。各。有。所。司。亦。無。有。能。涉。者。而。司。用。不
 心。為。慮。木。慮。體。無。本。何。故。不。寄。在。眼。等。分。中。眼。目。答。曰。本。若。不。假。可。寄。於。他。分。也。何。故。曰。不。寄。於。耳。分。本
 心。為。慮。木。慮。體。無。本。何。故。不。寄。在。眼。等。分。中。眼。目。答。曰。本。若。不。假。可。寄。於。他。分。也。何。故。曰。不。寄。於。耳。分。本

而慮無本體。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猶亦可張甲之情。而有王乙之軀。李丙之性。神託趙丁之體。然乎哉。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猶亦可張甲之情。而有王乙之軀。李丙之性。神異矣。聖人曰。神而寄。凡金之精者。能昭。凡機者。不能昭。聖人有能昭之體。是金以八。寧有不昭之。助華之。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金之精者。能昭。凡機者。不能昭。聖人有能昭之體。是金以八。寧有不昭之。助華之。容。此。龍顏馬口也。軒。是。知。聖人。定。分。表。之。異。也。每。絕。常。區。比。千。之。心。道。革。羣。生。列。角。乃。亦。伯。約。之。騰。有。其。凡。聖。均。項。體。孔。所。未。敢。安。形。同。曰。其。故。子。何。云。聖。人。之。形。必。異。於。玉。凡。者。非。玉。敢。問。雞。類。貨。類。而。仲。尼。鳳。項。籍。誠。似。有。大。舜。人。也。故。宜。爾。項。無。貌。似。而。非。實。且。殊。姿。心。器。不。均。異。狀。神。無。益。倖。色。問。曰。於。此。凡。益。聖。明。之。殊。形。器。不。一。同。於。心。騷。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形。毛。而。不。齊。逸。玉。異。色。而。均。美。謝。神。是。以。晉。棘。荆。宜。和。然。等。敢。問。經。云。為。驛。宗。廟。以。鬼。之。謂。之。何。謂。也。曰。答。伯。有。殺。聖。甲。之。教。生。豕。也。見。所。以。珥。著。孝。子。之。心。寧。而。厲。倫。薄。已。邪。神。曰。明。之。妖。怪。茫。茫。子。也。或。存。或。亡。易。稱。死。者。衆。鬼。不。皆。情。狀。與。彭。生。地。相。有。似。而。不。獨。遠。然。又。曰。為。載。人。豕。一。車。未。必。齊。鄭。之。公。茫。子。也。或。存。或。亡。易。稱。死。者。衆。鬼。不。皆。情。狀。與。彭。生。地。相。有。似。而。不。獨。遠。然。又。曰。為。載。人。豕。一。車。人。滅。而。為。鬼。何。鬼。滅。而。為。人。禽。焉。則。未。有。之。知。也。飛。走。之。別。知。此。神。有。滅。人。焉。有。利。用。也。邪。幽。明。之。別。浮。也。居。害。趙。佛。桑。門。蓋。俗。親。戚。以。驚。起。窮。匱。者。不。休。良。由。厚。其。弊。之。情。深。其。溺。物。之。夫。竭。財。以。赴。僧。主。撮。涉。以。登。友。報。茲。情。動。於。顏。色。千。鍾。委。必。於。富。僧。已。歡。意。暢。於。容。髮。之。豈。不。懼。以。僧。有。多。之。期。誘。以。友。虛。遠。乘。之。報。茲。情。動。於。顏。色。千。鍾。委。必。於。富。僧。已。歡。意。暢。於。容。髮。之。豈。不。懼。以。僧。有。多。之。期。誘。以。友。虛。和。誕。之。辭。積。欣。致。使。兵。挫。於。樂。行。間。故。捨。吏。空。於。官。府。衣。粟。罄。於。情。遊。列。貨。殫。於。泥。木。家。業。所以。親。姦。究。弗。人。勝。

沈約

一八

六朝散文最放異彩而爲前此所絕少者，尙有寫景之文焉。吾國寫景之詩甚早，詩三百篇中已甚多有，而寫景之文則屈宋之韻文以外，周秦諸子亦頗少見。兩漢散文，則以論事記事爲最優，寫景文則唯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爲最善。石遺室論文曰：「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記光武封泰山事，爲古今雜記中奇偉之作。原書已亡，後人據續漢志、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采緝成編，但以意爲先後，中必有殘闕失次處，未遑細攷，故往往難於句讀，然無礙於其文之佳也。」中一大段云：至中觀，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卻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窾，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爲小白石，或以爲冰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偃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肺，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尙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項，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擗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

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蹀蹀據頓地，不避涇閘，前有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皆摹寫逼肖處。」

訖乎魏晉六朝，寫景之詩賦日工，而寫景之散文則亦日進矣。於晉則有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宋晉之間則陶淵明之陶花源記，齊代有陶宏景，梁有吳均，北魏則酈道元之水經注，尤爲巨製焉。
南史隱逸傳，「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一百三家集有陶隱居集一卷。」

南史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障人也；家世貧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一百三家集有吳朝清集一卷。

北史酷吏傳，「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

遊石門詩序

廬山諸道人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闕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觀者衆。仲春之月。懸瀨險峻。水人獻述絕錫。逕迴曲阜。時交徒同。難三十餘人。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懸瀨險峻。水人獻述絕錫。逕迴曲阜。時交徒同。難三十餘人。

咸拂衣長征。恨然增興。雖林壑幽遠。而開塗競進。是雖乘危履石。並觀其所悅。爲始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雖猿臂相引。遠而乃造極。進於是擁勝危。倚巖石。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其中有石壑。此池。宮館之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清泉周迴。以爲障注。崇巖四營。而開字。其中。有石壑。此池。宮館之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清泉周迴。以爲障注。崇巖四營。而開情。奔悅。文石發無厭。煥若披而久。而天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象。亦已備矣。斯日也。衆雲迴。駕影。想羽人開之際。儀狀有聲相和。而不可音。有寄。乃其將登。則猶翔禽。拂翮。鳴之。暢屬。樂歸不期。會物。無主。以應。不以情。當其冲豫。自引人。信致深焉。此而。豈未易言也。明。則其照之。開。遠篇其情之耶。大情。三復斯談。猶味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崇嶺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邱阜成埏。物日。因此。不有推。形有巨迹。雖存。亦宜深悟。遠。喟然歎字。宙。雖各欣。一古遇之。同歡。縹緲良辰之。難再共。情發於中。遂。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

邑人。一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辭去。魏晉中。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魏晉中。人語云。太守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得迷途。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及高士也。謂太守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同津者。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日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石壁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時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與宋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至期處。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至期處。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嘤嘤成韻。蟬上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鸛飛戾天。者望風息。心。經綸世務者。覓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巫峽

水經注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有時早發。自蔽日。暮宿江陵。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陵岸沿洄。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早發。自蔽日。暮宿江陵。夜分。不見

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風激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凜。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

凡此皆可見六朝人寫景文之工美矣。石門詩序頗與蘭亭序氣格相同。文體在乎駢散之間。桃源記則無駢文氣味。純乎散文矣。水經注文筆清雋。與陶宏景吳均一派爲近。駢多於散者也。後之古文家惟柳宗元諸記爲最優。化駢爲散者也。

第四編 古文極盛時代之散文

唐宋

第一章 總論

凡事盛極必衰，矯枉者必過正，此必然之勢也。文至六朝而駢儷極盛矣。誠如沈休文謝靈運傳論所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者。由齊梁以至於初唐，益駢儷日甚矣。故北周有蘇綽之復古，北齊有顏之推之折衷，隋文帝時有李諤上書云：「臣聞古賢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遺理存

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義，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詩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而王通之文，中子事君篇，亦云：「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揔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此皆六朝時代爲文學者反今復古之言論，而爲唐代古文派之先驅者也。迄至有唐，陳子昂、蕭穎士、李華、元結輩出，益漸爲復古之說；而元結尤毅然獨立。韓柳以前工爲古文者，元結其最者已。

雖然所謂古文者，非眞復古，摹擬古人之謂也。去六朝之排偶聲律及其穠麗，而一復兩漢之淳樸與其奇偶並用之自由而已。若句摹篇擬，陳陳相因，正古文家之大戒也。韓退之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皆是也。」皆貴創作戒摹倣之言。

自韓柳諸古文家未興之前，無所謂古文也。爲文者皆隨時尙而已。自韓柳盛倡古文，李翱、孫樵之徒繼之，至宋而歐陽、王、曾、三蘇、六家出，而古文之道益尊。自是以後，駢文古文遂判爲二塗。其尊古文之甚者，且卑視駢文以爲不得與於文之例矣。故此時代，可謂之古文極盛之時代。

第一節 古文家先鋒元結之散文

唐人倡爲古文，早於韓柳，而成就甚偉者，莫如元結。結字次山，河南人。新唐書云：「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本元次山集十卷，附拾遺。湛若水序其集云：「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

習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兒爲恩幸所迫。廟阜化爲將相。烏能詔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詭媚。僻淫之邪。容色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次山記事文尤簡古有法，茲錄其大唐中興頌序如下：

中唐中興頌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石遺室論文云：『唐承六朝之後，文皆駢儷。至韓柳諸家出，始相率爲散體文。號稱起衰復古。然元次山結杜子美甫己嘗爲之。次山大唐中興頌序最工，蓋學左氏傳而神似者。左傳中最有法度而無一長語者莫如開卷先經起例五十餘言，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首言元妃孟子，元妃正夫人，孟子子姓。宋國長女。古者諸侯嫁女於他國，以姪娣從，以備妾媵，故有孟

子遂有聲子。孟子卒，故以聲子爲繼室。古者繼室非正夫人，左傳齊少姜爲晉侯繼室，其證也。隱公繼室，本非太子；無太子則立之，有太子則不得立。適宋武公又生仲子，而有爲魯夫人之手文，此特別異兆，宋魯兩國君皆信之，故歸惠公而爲正夫人。（諸侯不再娶此變禮也。）其子桓公，雖少當立，故復由仲之生敍起。婦人爲嫁曰歸，言其歸於我，明其爲嫁而非媵也。桓公旣生，惠公遂薨，桓公幼，隱公於是乎攝位，一如周公攝成王故事。周公居攝，鄭氏說以爲攝位，非僅攝政也。此傳五十餘字中，所敍之人凡七：曰惠公，曰孟子，曰聲子，曰隱公，曰宋武公，曰仲子，曰桓公；其名號凡三：曰元妃，曰繼室，曰魯夫人。子以母貴，母之名正，其子之貴賤自明。其生卒凡五：曰孟子卒，曰生隱公，曰生仲子，曰桓公生，曰惠公薨，舉魯宋兩國數十年之夫婦妻妾父子兄弟父女姊妹譜系，朗若列眉，可謂簡而有法矣。元次山序：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京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一僅四十餘字，凡言年者四，曰十四年，曰明年者二，曰其年者一；言地者七，曰洛陽，曰長安，曰蜀，曰靈武，曰鳳翔，曰兩京，曰京師；其人二而名號四，曰天子，曰太子，太子卽位而稱皇帝矣，旣有皇帝而向之天子，稱上皇矣。其名稱之鄭重分明，非左傳稱元妃繼室魯夫人之義法乎。善

學者之異曲同工如此。又案左傳與次山此序，卽孔子正名之義，否則名不正而言不順也。尙有前於左傳者，儀禮周公所作，觀於士昏禮，壻在家，初稱主人（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至女氏親迎則稱賓；至御婦車則稱壻；乘其車先亦稱壻；婦至揖婦以入，則又稱主人；入於室乃稱夫；以後乃皆稱主人；女在女氏（立於房中南面時）稱女；至奠雁時則稱婦（由壻稱之也）以後壻御婦，車婦乘以兒，婦至揖婦以入，婦尊西南面等，到底稱婦矣。（昏禮以壻家爲主也）公羊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卽此義。作文所以貴通經也。」

第二節 古文大家韓柳之散文

唐之古文，至韓柳而大盛。論唐之古文，不能不數韓柳；猶論漢之史家，不能不數馬班；論戰代之辭賦，不能不數屈宋也。

新唐書云：「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百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進士後，往往知

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楊雄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人造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杜嘗謂韓退之之文，可分爲三類。其一爲文從字順各識職，此如五原及答李翊書，與孟尚書書之類，皆理足辭充，沛然莫禦，故語不必求奇，字不必求險，而文義深粹，自爲傑作，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也。此從孟子得來，韓文此類於文爲最高。其二則怪怪奇奇詰詘聲牙，此如碑銘諸作，凡譽墓之文多屬之。言之既多無物，故不能不雕辭琢句以險怪爲工。此從漢碑得來，世人稱韓文者多以此類，而亦多昧其本原。其三爲實用類，此如黃家賊事宜狀、論淮西事宜狀之類，期在時人通曉，不欲以文傳世，而文亦甚工。此從魏晉得來，魏晉言事奏疏，亦多絕去華辭也。後世實用之文最宜法此。文各有體，淺深各異，不可一律觀。昌黎之文，各殊其體，豈非深知文之體用者乎？吾嘗見今人有上書當道而效

法漢人所爲封禪典引之文句，自以爲足以韻顏昌黎者，豈非不知文體之尤者乎？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間何下而恭也。門牆而不入。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李生有日矣。生之書辭甚高。而其間何下而恭也。門牆而不入。誰不欲宮者。甚似而幾矣。知是抑不知邪。生之志。蘄勝不可不爲。生之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立言者。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知是抑不知邪。生之志。蘄勝不可不爲。生之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立言者。爲者。與所誘於人。而取於人。其根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其光。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其則無望其速成。無仁義之人。其言。臨如也。抑又不敢觀。非聖人之爲。志。不敢存。其處若忘也。行。若遺。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爲。志。不敢存。其處若忘也。行。若遺。然學之二十餘思。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心而注於手也。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來焉者。其昭昭然也。黑白笑矣。則以爲務去之。乃徐有爲也。以當其猶有於心而注於手也。如沮然亦有年。然後清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難之途。迎而距之。時。書之。源。察之。迷。其途。醇也。然源。氣盛。終身而短矣。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雖如水大而物之謂。幾於成乎。浮。氣之成。其用猶是也。有方。取焉。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器邪。用與爲後世法。如君子則不然。樂處乎。有道行已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問於愈者。多矣。吾誠樂而悲之。不志乎利。人聊。相爲言勸之。非敢棄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志。乎。問於愈者。多矣。吾誠樂而悲之。不志乎利。人聊。相爲言勸之。非

• 白

石遺室論文云：「答李翊書，乃自道其文字得力所在，用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須合進學解參觀之，乃得韓文真相。而皇甫湜所撰韓文公墓誌銘，不免推崇太過；李翱所撰行狀，於文章第渾括數語，未詳其工力所自也。昌黎天資近鈍，而畢生致功至深，其云「無望其速成」至「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有年」，皆困勉實在情形，並非故作謙言。其言「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即進學解之「食多務得，細大不相，沈潛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諮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皇甫湜所謂「及其酣放，豪曲決字，陵紙怪發，鯨鏹春麗，驚耀天下」，李翱所謂「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者也。蓋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疎固陋，文以艱深，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其云「識古書之正偽」至「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又云：「氣水也，言浮物也」，至「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即進學解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

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皇甫湜所謂『茹古涵今，無有端倪，渾渾灑灑，不可窺校』」李翱祭韓侍郎文所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擁雲」者也。其「氣水也，言浮物也」數語，譬喻曲肖，作散文者斷莫能外。蓋多讀書，多見事，理足而識見有主，然後下筆吐辭之際，淺深反正，四通八達，百折不離其宗，如山之有脈，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則峯巒之高下，港汊之短長，枝葉之疏密，無不有自然之體勢。蘇詩所謂「一皆可尋其源者也」。昌黎專喻以水，則求其造語之妙，言氣而未言理耳。言氣而理亦在其中，此卽韓文之短長高下皆宜處。必兼言理則質實而乏語妙矣。」

韓退之之文，多原本經子史。杜作札韓證韓諸篇，於韓文之本原疏證甚詳，文繁今不錄。今人李澍讀吾書而來書商論云：「昔人嘗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論韓文之來歷，昌黎於進學解已一一自述之矣。然其與詞強句，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出於自述之外者，亦復不少。惟力爭上流，取其材而不循其轍，故不見有諸子之駁雜，第見其正大光明，有泰山巖巖之氣象耳。今得執事證韓篇悉心披露，真乃金鍼度人。然弟亦有一說焉。韓文黃陵廟碑，用訓詁體，似注疏；河南府同官記造吉祥語，如易

林；送李愿歸盤谷序，如包公理樂志論；送廖道士序，含伯益山海經；燕喜亭記，似踐阼之十七銘；科斗書記，括說文之九千字；假王碑之寫恢奇，引穆天子傳；賀表等之述功德，效嶧山碑文；送窮文，同揚子之逐貧；訟風伯，仿子建之詰咎；祭柳子厚文，則運用莊列；送孟東野序，則發源梓人；送幽州李端公序，則摹擬曲臺記；到潮州任上謝表，則點竄封禪書；與李翊書，執事以爲本於莊子，誠是矣，然其大旨實從孟子知言養氣二節生出；原道古之時一段，執事謂本於墨子，亦是矣，然其主意卽從孟子闢許行並耕答公都子問好辨二章脫化。蓋其讀三代兩漢之書，含英咀華，傾芳瀝液，發而爲文，故一篇之內，層見叠出，有數處相似；一段之中，參伍錯綜，有數語相似；既不可捉摸，亦難以枚舉。至於老泉之張方平畫像記，似韓文之鄆州谿堂詩序，永叔之與張秀才第二書，似韓文之原道；子固顏魯公祠堂記，如伯夷頌之峭折；李翱復性書，同五原篇之深遠；則又薪盡火傳，啓發後人不少矣。可見前賢爲文，未嘗不互相規仿，正不獨子厚韋使君新堂記之取語取法於莊子胠篋篇；廬陵醉翁亭記之落句取法於易經雜卦篇也。竊謂人之不能爲文，多苦於記性之不強，苟能將古人數百卷之書，博觀而慎取，融會而貫通。上者師其意，下者師其詞，未有不能爲文者。若其高下淺深之故，亦仍視其胸中所得爲如何。

昌黎記事文之最工者爲畫記，茲錄之如下，以見其體。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騎一八騎執大旗前立。而率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三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械涉者二人。植者十人。頁者七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甲冑坐睡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人。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駟騶者九人。凡人之一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而有三。而莫有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而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有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駛者喜相戲者翹其頤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斂者飲者洩者降者痒磨樹者噉者嗅者喜相戲者翹其頤者鳴者寢者駝者走者載服物者戔狐兔者。凡馬之事數而加其一焉。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彘駝三頭。如彘駝之數而加其一焉。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曲矢房甲冑之屬。舋孟筮笠篋簞鐙飲食服用之器。靈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飲食服用。一人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世。而與余彈棊。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以爲非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四出而觀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感然人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觀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感然人

事而摸得之，遊園中而喪焉，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其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觀之時，觀之，以自釋焉。

吳曾祺云：「古之善狀物者，首推周官考工記一篇，每舉一物而人之未及見者，不啻口呿手摹而心知其意，而用字之古雅，可爲後來詞學家之祖。此書雖不出周公之手，然必漢世之通人，決無疑議。他如內則之善言食品，投壺之詳載藝事，亦庶幾焉。後之能仿而爲者不可多見，惟韓文公畫記一篇，學者推之，以爲從考工記脫出。以余所覽，今人文集絕少此種題目，豈匿其短而不之作耶？若明人歸有光之石記，其末段作形況之詞，蓋自知力所不及，而欲以偏師取勝。惟魏學洵之核舟記最爲工絕，次則國朝（指清朝）人薛福成之觀巴黎油畫記，亦略得其大意。」

石遺室論文云：「韓退之之畫記，方望溪以爲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然望溪亦未言與周文何者相似也。案退之此記，直敘許多人物，從尚書顧命脫化出來。顧命云：「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銳，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中間一段又從考工記梓人職脫化出來。梓人職云：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又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又其於數繫繫數有言，如記帳簿，不畏人議其冗長者，又從史記，曹世家專敘攻城下邑之功，如記帳簿，千餘言，皆平鋪直敘，惟用兩三處小結束。如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定齊凡得七十餘縣，末云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退之學而變化之，何嘗必周以前哉？」

與韓退之同時而文名差相埒者有柳宗元。宗元字子厚，韓昌黎柳子厚墓志銘云：「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正字，儔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友，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又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滯，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昌黎之稱子厚，可謂至矣。子厚亦足以當之無愧。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增廣釋音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

子厚之文，論辨體多從韓非得來。山水記多從水經注得來。其封建論足以與韓之原道相抗。其

辨列子論語辨等足與韓之讀儀禮讀荀子相抗。其山水記則遠勝於韓，而碑文則不及韓，然所爲諸傳則又非韓所能及矣。若與人書札，則兩家俱有得於司馬子長，而韓則陽而動，柳則陰而靜，斯所以異耳。寓言文亦足與韓相敵，而意或刻於韓。要之此二家實未易妄分高下，柳文以游記及寓言爲最工。茲各錄一篇如下：

臨江之曉

臨江之人。敗得曉曉。畜之。稍使與之戲。羣犬垂涎。犬皆如人意。斃稍大。忘己之。樂也。以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羣犬垂涎。犬皆如人意。斃稍大。忘己之。樂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走欲狎與。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樂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狎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糜至門外。悟。

此外有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均同一類，在韓集中爲雜說之馬及獲麟解等。而柳文寫意深刻，筆墨削峭，近人陳三立實近之。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也。東極吳。西。南至湘之源。南。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東屯。其間名山北之晉。西適也。東極吳。西。南至湘之源。南。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東屯。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丹、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其缺者爲崖。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植與山升降。其始不可狀。其方略若剖大石。南去又行。布溪。黃神之上。蓄汗亭。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其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有南數里。斷地皆一狀。大石靜壯。可坐飲食。有鳥赤赤鳥翼。大如鵠。方東響立。自是流。有南數里。斷地皆一狀。大石靜壯。可坐飲食。有鳥赤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黃氏有土田來。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余黃神。王姓。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黃氏有土田來。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余黃神。居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死。黃與王。聲相避。而後稍徙近。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也。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爲立祠。而後稍徙近。其所以傳言者益驗。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八。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石遺室論文云：「文有顯然摹擬，頗見其用之恰當者，史記西南夷列傳首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牁榆，名爲嶺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吾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地也。』傳末復總結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柳子厚游黃溪記首段直摹擬云：『北之晉，西

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此雖摹擬顯然，然小變化之，各見其布置之法也。」

又云：「柳子厚游黃溪記有云：「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傾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鶴，方東響立。」姚鼐氏云：「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響者，蓋以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以此等爲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噫，此正姚氏之不悟也。姚氏據朱子說而未細心讀此記上下文，致不知子厚之故作狡獪愚弄後人也。案山海經言某響立者亦只一處，海內西經云：「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鄉立。昆侖開明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此自指圖象言，朱子之言不誤也。子厚所記「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鶴，方東響立」固特仿山海經。然山海經係載此處行產之物，柳文乃記此時此處所見之物。故於東響立上加一方字，移步換形矣。且上文有例在也，上文言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亦加一方字。可見皆就當日所目擊者記

之，非呆仿山海經致成笑柄也。試問古樂府之孔雀東南飛，亦必指圖象乎？姚氏粗心將兩方字忽略讀過，致有此失言。姚氏讓子厚無謂，子厚有知，能不齒冷。桐城自望溪方氏好駁柳文，姚氏亦吹毛求疵矣。」

又云：「桐城人號稱能文者，皆揚韓柳，望溪譽之最甚，惜抱則微詞，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數端，出筆遣詞，無絲毫俗氣，一也；結構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資高，識見頗不猶人，三也；根據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如封建論之類，甚至如河間婦人傳，則大過矣。）記誦優，用字不從抄撮塗抹來，五也。此五者頗爲昌黎所短。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脫化其面目；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於堯舜孔孟之道，實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其文之工者第一傳狀碑志，第二贈序，第三雜記，第四序跋，第五乃書說論辨。柳文人皆以雜記爲第一，雖方姚不能訾議，蓋於古書類能採取其精鍊處也。游黃溪記中云：「由東屯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

蓄膏停，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行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案兩山將立以下，略狀得出。黛蓄十二字，出以研鍊，爲詞賦語，皆山木並寫。至後樹益壯數句，乃由遠寫至近，此章法也。凡奇麗山水至將盡處，多筋脈舒緩，蓄黛四字，從金膏水碧來。永州萬石亭記略云：「御史中丞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旁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案始言萬石來路，企者鳥厲等，效斯千詩；石若掖分以下，分左右上下言之，以亭爲主也。

柱按柳州文爲桐城派所抑久矣。得石遺先生爲之平反，可謂語語切當，柳州有知，當許爲知己。

也。

第三節 韓門難易兩派之散文

前節述韓文謂有二派，其一爲文從字順者，其一爲尙怪奇者。前者辭近平易，後者則辭尙艱險也。韓門李翱實宗前派，皇甫湜可謂屬後一派。新唐書李翱傳云：「李翱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學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李文公集十八卷。皇甫持正傳云：「皇甫湜字持正，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光寺，將立碑文，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文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皇甫持正文集六卷。習之論文，以謂「義深則意遠，意遠則辭辯，辭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又謂「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答朱戔言書持正於文，則謂「意新則異於常矣。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

炫於瓦石。非有意光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擣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答李生第一書於此可以見二氏之主張矣。

故正義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桂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翱

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也。生三歲父沒。養於兄舍。及長讀書。宣武軍節度使。以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四日。晉辟公以行。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省校書郎。度使觀察推官。晉卒。公從喪。試太常寺協律郎。百姓多以門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寧府法曹。爲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門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寧府法曹。爲守連州陽山令。政有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分司都官員外郎。以非之。公恐且難。遂分司東都。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分司都官員外郎。以非之。公恐且難。遂分司留守。及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入爲職方員外郎。則下不受屈。旣柳澗有公罪。是復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入爲職方員外郎。則下不受屈。旣柳澗有公罪。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及遷。奏如故。可用數月。賊勢可以滅。知制誥。與宰相意忤。自安祿山起。范陽宰相。又害中丞不克。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遂爲宰相。表以請。習以朝廷故矣。與之。及貞元。季年。所安。雖順地節將死。爲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惟公以節。盜殺宰相。而途息兵。其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取三州。賜緋。魚袋。尙何不可。竟以他丞相議合。故兵途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取三州。賜緋。魚袋。尙何不可。竟以他

一一三

亦在幼童者。此皆三軍耳。窮富極貴。乃寵榮耀天下。正劉此軍。佑皆居不安。鎮。王承元。始汝十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侍何道。衆乃令廷湊。何所語。是公曰。神策是六軍之將。恐衆如動。元公冀比者不少耳。但朝廷顧大體。因與之宴而歸之耳。而牛元翼果久圍之何也。於廷湊前盡奏。如之。元公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耳。而牛元翼果久圍之何也。於廷湊前盡奏。如太史者。燕趙人語也。上大轉吏部侍郎。向伊如此道。不飲聽。出入。欲大用公之。王武俊人。所以師畏。鬼呼入。則勢以輕。不能見也。尹。鬼御史。可大見夫。則人不畏矣。御史。選人。不得見。令史引。爲例。史勢重。將士聽其不出。敢犯中丞。相告曰。送府。是尙使。以燒佛杖者。安可忤。安故盜賊。止。使歸。其囚。米價不。紳方幸。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是尙使。以燒佛杖者。安可忤。安故盜賊。止。使歸。其囚。米價不。紳方幸。李紳爲欲去之。上曰。故以蠶與李紳。爭何事。請公出。紳爲江西數日。察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紳復留。公入謝。之。上曰。故以蠶與李紳。爭何事。請公出。紳爲江西數日。察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紳復留。公不日假。凡旣罷。內外及十二月。二女。卒於靖安里第。幼。養於嫂。厚性通。及論。殺多。大體之。期與人交。報之。始終貞。元末。文章。以至於茲。自後進之士。其有者。志不出古。文者。莫不爲文。未嘗以爲前人之言。而固卷之。並小集。方十卷。食及病。遂請告。年止。於四。每與友言。疏愚。以處。不擇子。禁。且曰。某伯兄。德行高。十。曉歲矣。如又不足。贈。禮部尙書。且具任官事。迹下。如。幸。不至。牒考功。下。太常。定。證。先。人。井。牒。可。史。館。榮。矣。謹狀。

韓文公墓誌銘

皇甫湜

第 編 古文極盛時代之散文

易之銑。再爲吏部侍郎。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還拜京兆尹。敘禁軍帖。旱縱。擊叛臣之銑。爲吏部侍郎。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還拜京兆尹。敘禁軍帖。旱縱。擊叛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忘以爲枕。談以餽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後不食。遊以詠笑。雖臥使皆醉義志歸。嗚呼可爲樂易君子。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孤前進士。祠。塔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孤前進士。祠。塔左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頃。皆廷。生廟以行。令望絕邪。痛此四方。惟聖有文。飛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張義。滂仁。以行。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五年。按我。章書後。昆。經。紀。大。噫。噫。水。歸。不。時。施。昌。極。悲。

石遺室論文云：「李文純正不矜奇，而讀之時時令人動色，自不平衍。皇甫文造語簡鍊，時復鉤章棘句，句法常用倒裝，而此碑志尙無鉤鉤駢格磔處。李於庭湊一節，敍之最詳，最著力，昌黎一生可傳事無過於此，諫佛骨表猶其次也。而唐書昌黎傳，即用李文，而昌黎千古矣。卽論其爲文章一段，看似淡淡，實未嘗不著力，言簡括而意鄭重也。不知當時何以碑志兩文均以屬皇甫？殆昌黎平日本善相如子雲，以皇甫之鉤章棘句爲能似之，故均使皇甫執筆歟？皇甫於墓志著力論昌黎文章，其云：「扶經之心，執聖之權，渾渾灑灑，不可窺校，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皆未免太過，昌黎當不起。其餘敍諭庭湊處，皆言抗聲數責，賊衆懼伏，似非實情。果爾，昌黎將不得免爲顏真卿孔巢父

之續，故唐書不取也。」

高澍然云：「昌黎之文廣博易良，余於韓文故言之詳矣。而習之先生其廣博稍遜，其易良則似有進焉。蓋昌黎取源孟子，而匯其全，故廣博與易良並；先生取源論語，而得其一至，故廣博雖不如而易良亦非韓所有也。譬諸天地之氣，其穆然大虛，沖和昭融者，論語之易良也；其湛然不滓，高朗夷曠者，孟子之易良也。二者微有區別焉。學之者甯無差等乎哉？故余於昌黎猶爲公好，於先生若爲私嗜。然每展卷如嘗異味，必求屬歷，又恐其難再得，不肯遽盡，留以待再享，其愛惜之至如此，誠不自知其然也。」

高氏之言是也。柱嘗論之，韓氏之議論文出乎孟子，而習之之議論文則本乎論語；出乎孟子故浩氣流轉而氣勢雄奇，本乎論語則韻味雅淡而氣象雍容，韓文之好人易知，猶魯公之書人易識也；李文之佳人難知，猶二王之字人難識也。若皇甫持正則學韓之奇而未至焉者，不足與論乎此矣。

介乎難易之間爲孫樵。樵字可之，四部叢刊影印問青堂刊本孫樵集十卷。自序謂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又嘗自謂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釋，來無擇得

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與友論文書其爲文亦主奇，與皇甫持正同，故云：「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成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掄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以極西郭耶？與王霖秀才書，然其文終比持正爲較平易。樵之文以梓潼移江記與元路新記爲最奇。然石遺室論文云：「二記雖間有詰曲處，然視樊宗師則平易甚。視皇甫持正亦差易也。大略可之之文，若賦銘碑對各體，多用僻字；餘作記事論事者，往往似杜牧之；尚有數篇傳作可觀者。」王應麟曰：「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於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等，皆謹嚴得史法，有裨治道。」柱以朱說爲然矣。

梓潼移江記

治緣于鄰。迫城如蟻。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噴涯。包城蕩壘。歲殺州民。使東北官憂。蔡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趨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爲新江。民使東北

注。流五里復。而東。三月。即堤壩。可。就。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公以薄新江怒。遂命盡吏發卒三千。不可決。詔言。不可絕。田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辛。卒。若。飯。不。可。羶。榮陽公曰。奈何。對曰。今。夫。民。可。與。樂。終。耶。難。與。圖。始。功。公。即。有。後。堤。民。言。疑。新。江。綿。可。度。民。心。而。決。也。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陽。公。中。視。政。加。猛。豈。獄。加。斷。鄧。民。於。明。日。杖。殺。左。有。所。試。事。死。輒。官。吏。以。榮。陽。公。嘗。爲。京。兆。令。曰。其。猛。江。非。我。家。事。心。大。將。懷。新。江。其。不。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之。班。賞。罷。卒。已。闕。而。歎。曰。民。言。不。堤。舊。江。途。壩。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勅。其。不。先。白。詔。存。俸。錢。一。月。之。半。機。管。爲。襄。城。驛。記。宜。恨。江。所。受。詔。豈。不。肯。出。毫。力。以。利。民。是。歲。開。成。五。年。也。

第四節 矯枉派之散文

凡辭賦駢文家之散文，有不能脫其本家之習氣者，如司馬相如楊雄之所爲是也。凡散文家之辭賦，亦有不能脫其本家之習氣者，如董仲舒司馬遷之士不遇賦是也。蓋所學染旣深，各有本色，勢

不易變也。然亦有矯枉過正，與本色絕異者，如漢之班固，辭賦家也，其文則駢文之祖也，其書秦始皇

本紀後云：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周歷已移，三十七年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井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仁不代母，兵無所不加，呂制政令，然施於後，王胡，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以據前策，蹈參伐，所為攻驅除，下者，距之，肆意極欲，始皇既歿，王胡，極愚，鄙人之威，河神授圖，以據前策，蹈參伐，所為攻驅除，下者，距之，肆意極欲，始大不慮亡，欲罷先君，不得為，誅殘虐，去疾，促，期，用，趙，高，形，便，之，國，言，乎，猶，不，得，存，鳴，子，嬰，度，次，得，惡，冠，不，獨，冠，長，念，卻，慮，絃，父，子，黃，作，橫，從，近，取，司，於，戶，牖，之，廟，問，小，人，乘，非，位，為，君，討，賊，忽，失，高，守，死，之，偷，安，日，寶，錯，未，得，盡，以，歸，帝，者，餐，未，及，下，咽，酒，未，及，嚴，王，退，舍，兵，已，屠，關，中，復，真，人，翔，霸，上，可，復，全，嬰，組，司，其，符，璽，以，歸，帝，者，餐，未，及，下，咽，酒，未，及，嚴，王，退，舍，兵，已，屠，關，中，復，真，人，翔，霸，上，可，復，全，嬰，組，司，馬，遷，曰，秦，之，積，衰，府，主，之，才，崩，瓦，解，中，佐，有，周，旦，之，材，亂，秦，之，地，可，全，巧，而，以，宗，廟，一，日，之，孤，常，絕，也，秦，之，積，衰，府，主，之，才，崩，瓦，解，中，佐，有，周，旦，之，材，亂，秦，之，地，可，全，巧，而，以，宗，廟，一，日，之，孤，時，變，者，矣，俗，傳，秦，始，皇，起，罪，惡，不，名，胡，亥，極，讀，秦，紀，其，理，矣，子，復，嬰，車，裂，子，趙，高，秦，地，可，不，健，其，決，不，憤，其，志，備，矣，死，生

宋范曄駢文大家也，其後漢書自序云：

晉少卿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性不尋，自書以來，心氣，惡小，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自書以來，心氣，惡小，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

不謂利於操筆。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者。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形。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皆自恥作文士。懷文患其文章轉進形。但才少思難。義牽其旨。所託。故其意。雖時有能者。以文傳大。多不免此累。其政可煩工。巧獨積。意則其詞不。常謂情志所託。故其意。雖時有能者。以文傳大。多不免此累。其政可煩工。巧獨積。意則其詞不。流數。然後抽其芬芳。多。不能賞。石耳。或異故也。性旨趣宮。商。千。條。百。品。風。斯。曲。有。成。理。自。謂。今。文。人。謝。莊。最。有。其。分。處。手。筆。差。易。此。者。不。拘。韻。故。也。本。中。來。乃。無。定。方。皆。有。實。證。非。為。空。談。重。所。泉。中。謝。莊。最。有。其。分。處。手。筆。差。易。此。者。不。拘。韻。故。也。本。中。來。乃。無。定。方。皆。有。實。證。非。為。空。談。重。所。泉。本。未。闕。史。書。未。盡。恆。但。多。公。家。之。言。既。少。於。事。外。還。致。得。統。緒。此。為。恨。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故。殆。少。可。博。贈。不。可。及。之。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有。精。辨。後。深。於。理。近。無。裁。味。故。唯。志。可。推。耳。稿。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之。筆。勢。縱。放。欲。實。作。諸。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索。之。傑。思。且。殆。無。一。字。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以。稱。之。未。果。行。故。應。有。賞。音。者。多。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於。音。樂。聽。功。大。而。思。精。揮。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而。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態。無。極。亦。嘗。以。體。趣。人。言。士。庶。中。未。有。一。毫。之。意。者。虛。響。之。音。傳。矣。不。知。所。從。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

其文之質木無文，古峭詰詘如此，與其所作辭賦駢文，豈非如出兩人之手乎？在唐之文家，亦有

類此者，如杜甫李商隱是也。今各錄一首如下：

秋述

杜甫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州府。多雨。而生。魚。青苔。元。寂。寞。常。時。爲。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皆。冠。冕。之。富。來。名。汗。漫。其。僕。雖。夫。門。之。塗。泥。蓋。士。不。見。我。病。色。適。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也。子。魏。子。無。歸。然。來。名。汗。漫。其。僕。雖。夫。門。之。塗。泥。蓋。士。不。見。我。病。色。適。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也。子。魏。子。無。牧。是。已。子。不。以。文。章。則。子。游。子。知。我。處。順。故。也。邪。氣。故。挺。也。生。者。得。正。始。故。也。噫。邪。所。氣。不。至。見。道。者。則。風。后。力。名。賦。詩。如。曹。劉。告。談。話。及。行。復。豈。少。年。壯。志。糧。未。息。人。怵。惕。之。機。乎。札。無。敵。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若。不。得。已。惡。乎。知。祿。仕。此。始。吾。名。賦。詩。如。曹。劉。告。談。話。及。行。復。豈。少。年。壯。志。糧。未。息。人。怵。惕。之。機。乎。札。無。敵。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若。不。得。

劉叉

李商隱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從。來。在。魏。與。魚。或。時。飲。酒。田。塍。人。善。任。氣。姓。名。重。義。去。大。輻。有。出。聲。力。後。管。出入。市。井。殺。牛。及。犬。豕。網。烏。雀。亦。或。時。飲。酒。田。塍。人。善。任。氣。姓。名。重。義。去。大。輻。有。出。聲。力。後。管。人。乞。丐。酒。食。爲。活。能。爲。歌。詩。接。天。下。士。其。故。步。行。所。爲。之。輒。不。能。俯。仰。貴。人。雪。車。展。破。衣。一。旦。居。常。同。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劉。君。見。又。拜。之。愈。不。能。止。爭。語。不。能。下。諸。公。父。之。因。行。固。不。在。聖。賢。中。白。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見。又。拜。之。愈。不。能。止。爭。語。不。能。下。諸。公。父。之。因。行。固。不。在。聖。賢。中。義。之。則。又。然。其。能。諫。道。有。若。骨。肉。不。此。其。過。人。及。得。其。服。

其古拙拗折，戛戛獨造，如兩漢以上文也，殆與班范之作爲一類矣。舊唐書杜甫傳云：「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李商隱傳云：「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清仇兆鼐杜詩詳注凡詩二十三卷雜文二卷。又云：「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然則商隱固原工古文之學者。然亦當時駢文之風漸盛而矯枉過正者也。四部叢刊鐵琴銅劍樓藏舊鈔本李義山文集五卷。

第五節 艱澀派之散文

聞韓昌黎古文之風而爲文務爲艱澀者，爲樊宗師，皇甫湜，孫樵。而樊宗師爲尤最。韓愈樊紹述墓志銘云：「紹述諱宗師，自祖及紹述之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又云：「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

狀策書序傳記誌說倫今文贊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畜，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記，然而不煩於繩削而無不合也。嗚呼，紹述於斯文，可謂至於斯極者矣。」退之之推許紹述，可謂至矣。然樊文今只傳二篇而已。陶宗儀輟耕錄云：「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讀之往往味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今錄其全文於下，以見天下竟有此一類之文也。

絳守居園池記

絳，即東雍。有陶唐遺風，餘思。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切。實沈分。土田去聲。今無
兩河潤。有陶唐遺風，餘思。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切。實沈分。土田去聲。今無
礪。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新。理與。不可居。州地或自耗有興廢時。
與。上苦下切。下渠勿切。玄武居。終拔夷不可知。自甲辛苞太池。濕。松秧旁。孤顏。癸。次
。木。時忍暴三丈。礙。胡。切。上句。島。抵。玉。沐。珠。子。淹。梁。委。亭。四。洞。連。虹。鏡。雄。雌。。。。。。。
。時忍暴三丈。礙。胡。切。上句。島。抵。玉。沐。珠。子。淹。梁。委。亭。四。洞。連。虹。鏡。雄。雌。。。。。。
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切。立。陣。中。湧。曰。香。底。承。守。寢。辟。發。雖。匿。地。思。努。眉。南。有。牙

快身力。電火雷風。黑山。將合。右胡玄。黃帶。於元。意相。得。東南。有亭。曰珠。丹。前舍。與。衛。領。又。東。渠。曰。槐。辰。望。月。虛。器。切。音。軒。護。又。東。渠。後。角。池。渠。決。決。曰。綠。池。西。有。柏。折。青。官。赴。士。可。據。列。與。槐。朋。友。粉。水。鉤。銜。切。白。言。謁。色。行。且。良。問。渠。遠。岡。青。榮。利。近。樓。盜。井。闕。點。畫。察。可。四。時。合。黃。原。玦。天。粉。水。鉤。帶。切。白。言。謁。色。行。且。良。問。渠。遠。岡。青。榮。利。近。樓。盜。井。闕。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奴。巧。切。發。生。收。飲。賦。歌。詩。風。正。東。曰。許。塘。右。遊。潁。執。北。回。及。瑤。翻。碧。激。光。文。切。鑣。梨。深。機。繞。奴。巧。切。發。生。收。飲。賦。歌。詩。風。正。東。曰。許。塘。右。遊。潁。執。北。回。及。另。燧。一。薄。徒。計。切。音。時。振。刀。文。計。章。章。歐。塘。飲。御。渠。飲。池。南。橋。檀。念。切。景。庇。牧。呼。龍。鉤。牽。煙。溪。纓。案。桃。李。蘭。蕙。明。茫。茫。仙。人。鬼。眼。頑。耳。可。大。會。脫。赤。鐘。鼓。樂。西。北。曰。鰲。聚。燧。一。音。所。一。音。弼。一。音。弼。池。開。治。渠。時。來。切。李。蘭。蕙。明。茫。茫。仙。人。鬼。眼。頑。耳。可。大。會。脫。赤。鐘。鼓。樂。西。北。曰。鰲。聚。燧。一。音。所。一。音。弼。一。音。弼。池。開。治。渠。郭。切。千。幅。圍。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切。深。橋。梨。劣。日。卯。酉。八。日。份。或。作。自。一。音。弼。池。開。治。渠。委。上。蟲。鳥。聲。無。人。碑。乘。塘。燈。火。之。山。聚。夜。滴。刻。絕。高。院。下。如。魚。毀。切。綸。化。水。引。古。鍾。池。源。渠。三。里。池。隄。上。亭。後。前。碑。乘。塘。燈。火。之。山。聚。夜。滴。刻。絕。高。院。下。如。魚。毀。切。綸。化。水。引。古。鍾。池。源。渠。三。里。聖。高。瞻。絕。阡。陌。間。為。入。粉。或。作。其。樹。木。溝。沼。渠。悍。水。祖。音。濃。將。預。切。出。宗。族。盛。茂。于。旁。筆。切。音。骨。非。以。奇。交。葉。相。接。香。碗。麗。通。客。向。上。往。下。可。有。通。指。可。創。起。絕。他。都。考。其。壑。亭。舊。池。之。增。果。有。不。榮。王。才。笑。聲。補。建。者。地。由。於。燭。水。本。於。正。平。軌。者。雅。文。安。物。辭。雅。義。文。安。沃。潁。人。便。土。築。為。拒。河。渠。平。聲。附。於。汚。宮。燭。水。本。於。正。平。軌。者。雅。文。安。物。辭。雅。義。文。安。沃。潁。人。便。土。築。為。拒。河。渠。鳴。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汗。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河。渠。則。可。為。附。於。汗。宮。其。可。

此等文體蓋上法古鐘鼎文字，而下法班固書、秦始皇本紀後者也。全學此等文，固屬無用。然偶一讀之，以期洗去俗滑，亦未始不無小補也。

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漱、鬼眼瀕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

歐陽修跋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云：「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云文言附雅不訓，詰幾欲舌譯从象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祇得其餘。柏槐端莊偉大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髯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宓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皋虺暨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嫉世姣好習卑汚，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諠爲坐娛。」

孫之騷云：「余幼時讀輟耕錄，喜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識其句讀，知韓昌黎生蓄萬物，放恣橫

從之語，爲不虛。所稱趙伯昂箋註與無名氏註解者，有兩本，求之數十年竟不獲。後見唐詩紀事又得綿州越王樓詩序一篇，俱苦無註解，可釋其義。今年秋，得沈裕註本，內載趙吳許三家註，燦然可觀已。然急於自衛，多刪易舊文，漸失本來，余病其弗完，爲補綴數十條，釐爲二卷，傳之人間，俾幽經祕籙勿致漫滅，亦韓子不忍奇寶橫棄道側之意也。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韓子稱紹述集若干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纔兩篇耳。以文之多若是，其獨出古初無所剽襲，又若是，而今昔往來人讀者蓋鮮。老子曰：知希我貴，知我希故我貴也。楊子雲著太玄，曰：後世復有子雲則知我矣。夫異代桓譚，子雲已灼然俟之身後，如欲強蚩蚩拙目共讀樊集，恐巴人倡和，天下皆是。陽春高而莫續，妙聲絕而不尋，非病其晦澀，則以爲無用之文耳。誰爲精討錙銖，覈量文質乎？」

第六節 淺易派之散文

天下事物，苟非中庸，必有相對。文章亦然。有主難者，必有主易者；有主深者，必有主淺者。故有樊紹述之艱深，必有白樂天之淺易。惟淺易與草率不同，第一要件即在真切。真切則文字雖淺易而意

味實深長，此實爲最高之文境。反是，則可謂以艱深之字文其淺陋耳。白樂天之文，自來論文者不選而吾則以爲陶淵明以後一人而已。新唐書本傳，「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後徙下邳。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許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又云：『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四部叢刊影印日本活字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樂天之文蓋學陶淵明，其醉吟先生傳卽擬五柳先生傳而能擴充之者也。學者若病其略有摹擬之迹，則試問韓退之送窮文摹擬楊子雲之逐貧，豈能略無形跡邪？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宜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俱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餓，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友，遊之外，懷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

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人家。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有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自凡
 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酒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遇。有洛城內歌舞者。靡不觀。自凡
 居守洛川之先。輒布衣家。以宴盛召者。酒既酣。乃自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若好事者相
 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召者。酒既酣。乃自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若好事者相
 僮調法部。絲竹往來。乘興。及羽衣一曲。於鄉。若數遊。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一放情。自娛。謝
 而後已。曰。絲竹往來。乘興。及羽衣一曲。於鄉。若數遊。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一放情。自娛。謝
 十數卷。其間。半左。懸雙酒壺。首。尋水望山。約。數百斛。而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焉。如此者。凡
 姪中者。其過也。設。不。幸。吾。好。而。不。應。殖。焉。至於。再。三。多。乃。曰。屋。凡。人。之。禍。危。身。詳。得。中。可。必。有。所。偏。好。好。博
 非。中。者。其。過。也。設。不。幸。吾。好。而。不。應。殖。焉。至於。再。三。多。乃。曰。屋。凡。人。之。禍。危。身。詳。得。中。可。必。有。所。偏。好。好。博
 弈。燒。一。擲。數。萬。于。無。所。成。破。產。有。所。致。于。妻。子。凍。餒。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好。樂。損。衣。削。食。故。鍊
 鉛。燒。一。擲。數。萬。于。無。所。成。破。產。有。所。致。于。妻。子。凍。餒。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好。樂。損。衣。削。食。故。鍊
 則。放。矣。而。庸。何。傷。乎。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曰。王。生。無。功。地。所。以
 遊。醉。癡。而。不。還。也。乎。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曰。王。生。無。功。地。所。以
 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吾。所。好。焉。何。以。送。老。伯。夷。樂。於。榮。啓。期。琴。榮。啓。樂。衛。叔
 寶。幸。甚。幸。甚。於。古。人。遠。矣。而。富。於。吾。所。好。焉。何。以。送。老。伯。夷。樂。於。榮。啓。期。琴。榮。啓。樂。衛。叔
 繼。酒。劉。伶。途。吟。罷。自。看。青。山。巖。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而。醉。更。得。幾。年。活。醒。從。此。到。終。身。盡
 爲。閑。日。月。吟。罷。自。看。青。山。巖。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而。醉。更。得。幾。年。活。醒。從。此。到。終。身。盡
 飲。陶。然。醉。昏。醉。吟。相。仍。老。若。將。瓊。然。古。由。是。得。以。夢。身。世。者。雲。宮。貴。號。爲。醉。吟。天。地。生。瞬。息。時。百。年
 成。三。年。願。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猶
 未。衰。三。年。願。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猶

其他最佳之文尚有與元九書答戶部崔侍郎書等。均意興灑然。甚得自然之妙者也。

第七節 晚唐五代之散文

唐之韓柳雖大倡古文，然自晚唐以後，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之徒，爲文尙四六，號爲三十六體，而文格益日衰。新唐書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縟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擣磨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此論唐三百年之文，王楊爲一體，燕許爲一體，然皆駢文也；韓柳爲一體，則散文也。自晚唐以後之文學，則可論者惟詩詞而已，散文駢文俱不足論矣。至於五代十國，則所可論者唯詞而已，卽詩亦已不足論。蓋國勢日衰，干戈擾攘之際，士既不得從容於學，而偷生避難，僅存於鋒鏑之間者，亦苟驢旦夕，惟恐後時。時勢之衰落，既足以促士氣之銷沈，而士氣之銷沈，更足以增時勢之衰落，互相因果，而文章學術，乃彌益不足論矣。故晚唐五代之散文，歷代文家，乃絕少語及之者焉。

林傳甲云：「司馬炎滅蜀漢，而匈奴劉淵昌言復讎；朱溫篡唐，而沙陀李存勖昌言嗣統。中原有亂，他族乘之，漢族因之衰落，漢文亦因而萎靡。六朝時中原雖亂，江左正統猶存，其文物尙能自立。五代時中原既非正統，而江南又裂爲數國焉。唐末羅隱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亦晚唐之後勁，吳越文人所仰景望也。錢鏐爲吳越王時，撰杭州羅城記，涉筆閒雅，亦有淵渾之氣。南唐主李昇舉用儒吏，戒廷臣勿言用兵，其詔辭雖淵然可誦，適以肖東晉南宋偏安之計耳。其臣張義方，江文蔚，歐陽廣，潘佑之文，徐鉉，徐院之學，視梁陳江淹徐庾輩，文不及而學則過之矣。蜀之馮涓，韋莊，杜光庭，閩之徐寅，黃滔，楚之丁思覲，文學斐然，亦不讓梁陳文士也。惟中原經沙陀契丹之蹂躪，文物蕩盡，李繼巖，李巖之文，曾不如北魏邢溫之什一。惟王朴平邊策，視蘇綽之大誥，則遠過之矣。五代武人多以彥名，而名士寥落如晨星，漢族式微，則漢文亦絕矣。數往察來，可不懼乎？南唐其能保國家者乎？」

又云：「宋人修五代史，未列儒林文苑諸傳，流俗遂疑爲五季之衰，不但無治化之文，且並詞章之士亦少，此何足以知五代乎？五代時周王朴之平邊策，南唐歐陽廣論邊鎬必敗書，皆質實無華，有

禪治化。詞人才士，如羅隱、梁震、韓偓之流，苟全性命於亂世，亦嶄然不滓也。蜀主孟氏，偏安之主也，刻石戒百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今刻石偏海內，不能易其一字焉。此非治化之文歟？五代士人最無恥者莫如馮道；雖然，馮道於治化有偉大之功焉。唐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馮道請之也。近人讀古書，視之宋如拱壁，五代本則罕聞焉。馮道請國子監鑄板，大啓學界之文明焉。後世聚珍縮影日漸發明，圖籍風行，學者便之，治化益臻明備，君子不以馮道爲人而廢其法也。」

今錄王朴文一首以見五代散文之一斑：

平邊策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親者叛於外，小者制而至于幣。大者制而至于盜。君暗政亂，兵騷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號令，結其反。天下離心，而不用命。吳蜀乘其亂，宵以清其時，用能去其間而審其財。恩信號令，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行。衛上以同心，以阜其財。足。其人安，將和。器有備。人賞可用，而舉之盡。其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從易者始，當今惟吳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則天意同，則無成之功。謀。攻。取。之。道。山。川。從。易。者。始。當。今。惟。吳。與。此。民。之。心。同。南。至。江。奔。走。之。間。地。二。千。里。從。虛。實。之。衆。之。弱。備。攻。虛。則。壁。弱。則。所。向。無。前。矣。必。勿。奔。走。以。救。其。弊。江。奔。走。之。間。地。二。千。里。從。虛。實。之。衆。之。弱。備。攻。虛。則。壁。弱。則。所。向。無。前。矣。必。勿。奔。走。以。救。

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我利。則我師入其地。州。必大發。以應。數大發。則民困。而用竭。民。不
大發。則我獲其利。彼人怯弱。我利。則我師入其地。州。必大發。以應。數大發。則民困。而用竭。民。不
蜀可飛書而召之。南。亦不難。平之也。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吳。蜀。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唯。井
必死。之寇。精。練。不。可以。器。用。具。備。須。以。強。兵。攻。之。力。已。竭。命。氣。已。喪。之。後。不。足。以。爲。平。邊。患。臣。書。後。也
體。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第八節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宋史文苑傳云：「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眞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興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此論宋三百餘年之文學，雖甚略，然其言宋初之文沿襲唐人聲律之體，與唐初之文沿

襲江左之駢儷體正同；而宋之有柳開穆修爲歐陽之先鋒，亦與唐之有元結柳冕爲韓柳之先鋒正同，韓之後有李翱皇甫湜等亦與歐陽之後有王曾三蘇等正同也。

宋六家固不能出於韓柳範圍。然若角其短長，則宋六家之傳記遠不及唐五家。韓柳李之瑰奇；皇甫湜之瑰奇；論議之文則韓柳以外，唐三家遠不如宋六家之條暢動聽。

石遺室論文云：「大略宋六家之文，歐公敍事長於層累鋪張，多學漢人；鼂錯貴粟重農疏，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班孟堅漢書各傳而濟以太史公傳贊之抑揚動盪；曾子固專學匡劉一路；蘇明允揣摩子書，與長公多得力於孟子；荆公除萬言書外，各雜文皆學韓，且專學其逆折拗勁處。桐城人之自命學韓，專學此類。蓋荆公詩亦學韓，間規及杜也。」

歐陽修 宋史歐陽修傳云：「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錐刻駢，偶渙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

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四部叢刊影印元刊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等。

石遺室論文云：「文章之有姿態者，尙書惟有秦誓，禮記則三年間，實荀子也。檀弓作態太甚，左傳則滋多矣。莊子之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二語，風神絕世。太史公則各傳贊皆以姿態見工，而五帝本紀項羽本紀二贊，尤有神，傳文則莫如伯夷列傳。世稱歐陽公文爲六一風神，而莫詳其所自出。世又稱歐公得殘本韓文，肆力學之。其實昌黎文有工夫者多，有神味者少。有神味者惟送董邵南序，藍田縣丞廳壁記，若送李愿歸盤谷序，則至塵下者。送楊少尹序，亦作態太甚，其滑調多爲八股文家所摹，切不可學。與孟東野書亦韓文之有風神者，然兩用知吾心樂否也，尙嫌作態，意無淺深，筆無輕重，句無長短也。歐公文實多學史記，似韓者少。」

又云：「永叔以序跋雜記爲最長，雜記尤以豐樂亭記爲最完美。起一小段已簡括全亭風景，乃橫插滌於五代干戈之際，得勢有力。然後說由亂到治，與由治回想到亂，一波三折，將實事於虛空中

摩盪盤旋，此歐公平生擅長之技，所謂風神也。今滌於江淮一小段，與修之來此一段，歸結到太平之可樂，與名亭之故，收煞皆用反繳筆爲佳。」

又云：「歐公有美堂記，與豐樂亭峴山亭二記，爲雜記中最工者。醉翁亭記則論者以爲俗調矣。其實非調之俗，乃辭意過於圓滑，與送李愿序氣味相似，殊不可學耳。然起云「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一起數句頗自俊爽。學公穀只學此一段而止，餘另換別調，亦不討厭。若柳子厚爲之，當不全篇摹倣，遊黃溪記惟首段仿史記，其證也。」

又云：有美堂記，中間言金陵錢塘皆僭竊於亂世，而錢塘獨盛於金陵之故，才思橫溢，極似漢人文字。曾子固道山亭記，從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脫化出來，正其類也。峴山亭記亦以一起特勝，中間抑揚處正學史記傳贊，豈皆自喜其名之甚二句爲道著二子心坎。姚惜抱以爲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垢者，絕世之文也。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語，極似鍾伯敬詩歸之評唐人詩妙處，至譽之太過，抑無論矣。

作六論，援筆而成，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元豐類稿十八卷，附錄一卷。

林傳甲云：「江右章貢之溪，多古文家。自歐陽公起於廬陵以後，未幾王安石興於臨川，曾子固出於南豐，遂極一時之盛。唐宋八家宋得其六，眉山三蘇與江右各得其半焉。安石與鞏締交之情，見於安石答段縫書曰：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安石祭曾博士易古文，則鞏之父也。故當時學者稱二人曰曾王。曾鞏傳曰：安石得志後遂與之異。蓋安石以新法致黨禍，爲宋儒所不韙。惟其文勁爽峭直，如其其爲人焉。其最長者莫如上神宗書，其最短莫如讀孟嘗君傳書後，皆傳誦於世，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也。曾王之文有極相似者，如子固之墨池記，荆公之芝閣記，皆寂寥短章，使人味之雋永，此曾王之所長也。朱子云：熹未冠而讀曾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洵子固之定評。曾王之異同，在於所持之理，其詞氣固未嘗歧異也。」

石遺室論文云：「曾子固謝杜相公書，述其父病卒，受杜公之恩，自醫藥以至歸櫬，種種關切，略云：「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而推行之，

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中，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維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維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以上可謂真性情道義之文矣。所謂亦惟天下之義者，自勉爲君子，稱得受此待遇。誓心二語，謙而得體；幸遇明公一層，下語最有分寸，有身分，隱隱見得杜公與曾氏有道義之感，非濫於恩施，與徇私情。」

又云：「蓄道德能文章一語，爲宋以來乞銘其祖父者循例之通詞。子固以此語推崇歐公，在既得碑銘之後，則尤爲非諂矣。蓋乞銘於當代作者，易爲過當之推崇，子固之推崇，非不至，而歐公實足以當之。且擡高歐公，正所以擡高自己祖父，而說到祖父處，須無溢美，則在下語有分寸，行文有遠勢也。感激語分作兩層，云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鞏非人子孫乎，見其不等尋常之子孫也。鞏之不等尋常子孫者，卽在遇蓄道德能文章者而後乞銘，而蓄道德能文章者又肯爲之銘也。前半之反面盤旋，皆所以取此勢耳。」

寄歐陽舍人書

• 景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有與史異者，所謬先史大父墓碑銘，所反覈觀，而感與慚并。夫銘誥之著於世義近，於史人還，亦與史異者，所謬先史大父墓碑銘，所反覈觀，而感與慚并。一之也。人有功德材行志義，則於美銘乎？懼有後世之不知，所以與史異也。見之辭，或納於廟，或存於墓，有至所憾通。材達識，致其嚴節，而善人喜於見傳，皆見於篇，自則足，爲後人法，有所紀道，則非近乎史懼。其將安近？及者既莫之拒，而子孫者，又以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惡焉，則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近立言者，既莫之拒，而子孫者，又以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惡焉，則雖惡人皆務勒銘，以世而傳。後始太寶，年之公卿大夫，至其里巷，有士託之，莫不有銘，而傳者非公蓋少，其則不足以行託之非人也。書蓋有非公德者，是故也。然則孰受爲其銘之，而能盡人公與是歟？非畜道之德，而能文情善而人述，非畜道好而外淑，之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不有實，則大公於是矣。有名而侈於實之，猶工哉。則然畜道不傳，而能文章者，其文章並世焉有。故曰：非畜道，而一能文章者，無以爲也。其傳之難如此。幸遇而得之，難又如此。與是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周所謂數百年者，而有者也。先祖之言，人卓卓如。此幸遇而得之，難又如此。與是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周所謂數百年者，而有者也。先祖之言，人祖之事。至其所以傳之，則往往盡然。先生不推一賜之流，落也。而況其子孫也哉。況報也哉。其追隨一魁。叩豪傑，不若世出之淺薄，其拙誰不願進於門之。潛遁幽之，抑之，士其塞以死。而先生之善之，則爲此而數美者，一歸於懼。先生爲人之既拜賜之辱，不欲教進其子孫，以然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教而祖知。

詳焉。憤
甚不宜。

王安石 宋史王安石傳云：「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延譽，擢進士上第。」四部叢刊影印明刊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介甫之文。蓋以禮家而兼法家之精神者。其上皇帝書，實爲賈生以後奏疏第一篇文字，固非深於經術而能善變者不能爲。其他諸文亦極拗折淩厲，近代古文家陳石遺先生之文，其拗折處似之，而出以雅淡，一變介甫淩厲之面目。

答司馬司諫書

某啓。昨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君實視遇厚。於反聖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事每不合。君實視遇厚。於反聖不宜兩莽矣。故今具道所以見教者。實或怨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實或怨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利除弊。不爲人生事。議法度而修財。不爲朝廷利。授之於邪說。王人爲。拒諫。王至政以興之多。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而自矜於衆爲善。

庚之遷胥怨者民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胥澤斯民。則某知罪矣。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胥澤斯民。則某知罪矣。某之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蘇洵 宋史文苑傳云：「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入，年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等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四部叢刊影印嘉祐集十五卷。

林傳甲云：「或傳蘇洵嘗挾一書誦習，二子亦不得見，他日竊視之，則戰國策也。軾、轍兄弟，少年有才，皆習於其父之業，長於議論，各有崢嶸氣象；及其成也，子瞻爲文愈奇，子由爲文愈淡。或譏子由未足列於八家，特附父兄之驥，亦非無因也。今合觀老蘇之嘉祐集，大蘇之東坡集，小蘇之欒城集，雖氣息略同，而面目小異，知子瞻子由皆不藉父兄而傳也。蘇過爲名父之後，其颺風賦，思子臺賦，亦稱於世，詩書之澤深矣。蘇氏同時文人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畢仲游諸家文體，多類蘇氏，亦一時風氣爲之也。」

石遺室論文云：「蘇明允衡論以第二篇御將爲千古不易之論，關於天下亂注意將者至爲重大，此正老泉學孟子之顯證。蓋論事設譬，莫善於孟子，以事理有難明，借譬一事，則易明也，莊子則離奇俶詭，尤多以寓言出之，但文理奧曲，不如孟子之明白，盡人可曉也。此篇主意分賢將才將爲二種，御賢將當以信，御才將當以智；又分大才將小才將爲二種，將曰御才將尤難。次段以能蹄能觸者譬難御之才將，又以養驥驥養鷹分譬御大才將小才將不同之處；又歷舉古來才將以證明之。中段又歷舉漢高之御韓信，彭越，黥布，及樊噲，滕公，灌嬰以證明之，方非泛論，文勢方不平弱。」

御將

人君御臣，將之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智將。不以禮不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智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不能搏，能噬之而後已。蹄不能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彼虎豹不能搏，能噬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縻。井觸者，可拘以楅衡。天下無驥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選才也。曰：是能觸，當與虎豹同。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驥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選才也。曰：是者，又不可責以虎豹之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未嘗不欲空虛之充國，而全其才，以適於用。賢將，況爲將而任之，可信也。布彭越，又曰：是難御。萬微是，不侯君集，而後可也。結以重恩，賢將，既不多有，美田宅。

豐論者或曰：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爲御才者也。勿近先將之才，固其成功大小，或曰：然於庸將之中，不先賞者，人不傑，然於才將之中，一偶才大者也。非通論小也。志亦小，才大志驕者，大豐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新制御之術，以稱其志。後賞之，隔千里說，彼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彼知不盡力於飽，而廢其志哉？無所得於食，鷹則不然，我獲一雉，才大者驥雀，獲一兔，飼以千里也。彼知不盡力於飽，而廢其志哉？無所得於食，鷹則不然，我獲一雉，才大者驥者，飽也。而不先賞之，搏是養驥，不可得也。而貴其千里之說，不可得也。才大者，鷹不先賞之，是養驥之才，一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如王，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國解衣衣之，時推食哺之，才一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如王，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國解衣衣之，時推食哺之。未有功於漢也，天不後追，項籍孩下者，已與信越期矣。而不至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大如不棄，履宮貴，則不爲我用，然雖拔一城，賞一而減，項氏增，數級，天下爵，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已滅，知其天下已定，志小，樊噲雖先灌嬰之徒，而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而夫豈復高帝立此而事哉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者，劇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齊不招之，王韓信不懷，韓信不懷，高帝可謂知大計之有，鳴。

蘇軾 宋史蘇軾傳云：「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則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邳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荀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爲荀完之計。而園之北。隱見。若近若遠。師。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過也。西望穆陵。而甲其終。壘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日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涼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以見

杜按子瞻此文蓋深有得於莊子者。石遺室論文云：「古人文字凡屬地理者每言四至，禹貢言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左傳言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又言薄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云云，皆言其盛時也。若崤之戰，蹇叔送其子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則望古灑淚之辭。東坡本之以作凌虛臺記：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西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閎極偉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又本之以作超然臺記：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之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過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

蘇轍 宋史蘇轍傳云：「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孟子曰：「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章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所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
奇氣之小大，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
所見乎？數百里而不自知也。高山嶽生十有九年矣，自廣居百家氏之與游，雖無所不讀，里鄉舊古人之
陳述，不足以激發其志氣。南蒿遂泯沒，北顧黃河去奔流，下慨然想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
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

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顧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繼年少。未能通習吏事。鑿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憂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六家之文體，歐陽最長於言情，子固介甫長於論學，三蘇長於策論。其後朱子繼南豐之作，爲道學派之文。三蘇之文，至葉適陳亮等流爲功利派之文矣。

要而論之，宋六家之文，雖不能出韓柳之範圍；然亦略有變態。自來以散文而最善言情者，於戰代有莊周，言哲理而長於情韻；於漢有司馬遷，述史事而擅於風神。自此以外，多莫能逮。至六朝有文筆之分，則言情者屬文，說理者屬筆；文卽詩賦駢文，筆卽今之散文也。至唐韓退之倡爲古文，雖名爲起八代之衰，而文筆分塗，實亦尙沿六朝之習。故昌黎散文，言情者不多，而多於韻文出之。至宋之歐陽六一，而後上追司馬，雖氣象大小不作，而風情獨絕。於是六朝所認爲筆者，亦變而爲文矣。故歐陽散文，幾無一不善言情，無一不工神韻。曾王三蘇，亦受其影響。世徒怪昌黎散文不工言情者，殆未知此中關鍵者也。

第九節 道學家之散文

自劉勰 文心雕龍 首原道一篇，有云：「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動天下者，迺道之文也。」此已主張文以載道之說，爲唐以來提倡古文家者所本。且其意亦以爲非文則無以見道，則文尤明道者所不能不先貴者也。至宋道學家出，始以文爲翫物喪志。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矣。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

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見二程全書」而朱子亦云：「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皆主重道輕文，於是道學家遂有語錄一體。然程朱之文亦自工，而朱子尤得曾南豐之法。

程頤 宋史道學傳：「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顏子所好所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

周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尚書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以謂至矣。去古雖遠。幽明之故。存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于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嘉年十三四時。受其說于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其所以問者。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訪師友以爲未足。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而至其旨。或引久。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此其于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敦興家之說。屏居無事。正。有以爲一書者。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憂游涵泳。久之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夫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從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通。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之。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已矣。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概。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觀二子之文。其粹然醇雅。藹然中和。如此。非德性涵養之功深者。烏能至是哉。

朱璘云。兩程子間有所作。如易傳春秋諸序。理礪詞嚴。古雅絕倫。惜乎其存者尙少。至考亭文公。天縱之才。起而集諸儒之大成。幼讀二程遺書。既有得於斯道。生平箋注經傳。校正諸儒之書。無不極其精核。今讀其文章。諸體具備。微之天人性命之理。顯之禮樂文物之原。上之朝廷之建白。下之師友之答問。蓋無一不極探其原本。而詳示以用功之要。其文字之工。真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使人往復流連。不能自已。

第十節 民族主義派之散文

文之最足感人者莫如激於忠義之情者，蓋愛國之心，本乎良知，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國自古以來，爲愛國而奮鬥，最忠勇最熱烈者莫若宋之岳飛、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鄭思肖諸人，蓋此諸人既本忠愛之誠，亦以異族欲僭主中華，本春秋攘夷之義，非其種者務鋤而去，故其文章皆可歌可泣，足以廉頑立懦，是天地間之正氣所寄，吾民族最可貴之文也。而歷代選文論文者多不及之，是可怪也。惜以限於篇幅，不能多所論列，略論述兩三人以見一斑而已。

岳飛宋史岳飛傳云：「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者侵其地，割而與之，貲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節氣，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宋史論之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

並全，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
懷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
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
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乎冤哉？「四庫總目」岳武穆遺文
一卷。

岳飛詩詞均工。其滿江紅一詞，久已膾炙人口。其文則世鮮讀之，而不知其散文亦甚工也。

五嶽詞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憤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
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曄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訪
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當激土卒。功。期。再。戰。北。踰
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下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
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中途擁轡。騎千餘。長驅而往。
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驅。得。勒。

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懷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瘡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賢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
軍·迎兩宮還朝·過此因留於壁·憂·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文天祥 宋史文天祥傳云：「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曰忠，卽欣然慕之，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又云：「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旣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文山先生集

二十卷。

指南錄後序

德佑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名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使。時北兵已迫修門外者。相見守還皆不及施。予一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使。時北兵已迫修門外者。相見守往來。衆謂予一行。爲予更欲紓一禍。北國事歸而此。救予不得策。身於是。意北亦尙不以口舌動以資。初奉使士慶。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不得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予輕。自度國不脫。不幸呂師直。謾惡於前。失信。行數夜。則以兵圍所寓舍。但欲予不死。歸不復顧利害。北雖等貌以敬。實則憤怒。二貴曾名曰。餘。數夜。則以兵圍所寓舍。但欲予不死。歸不復顧利害。北雖等貌以敬。實則憤怒。二貴曾名曰。問。奔真州。不在使者之目。虛實告東。西引決。然約以隱忍。以行大舉。昔人云。將以底爲在此。至京口得。窮餓無聊。逐客之令。急。不得已。變姓名。號呼。靡蹤跡。已而行得舟宿。日與北騎出北海。於長淮間。揚。子江死。入蘇州。洋當。展。轉。四明。曾處。二十日。至永嘉。直。嗚呼。當。死。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測。詆。會當死。入蘇州。洋當。展。轉。四明。曾處。二十日。至永嘉。直。嗚呼。當。死。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測。詆。如自揚州過。瓜州。楊子。橋。里。竟。使遇哨。無所物色。幾州城下。腹退。不由。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土。陷中。騎數十。過竹林中。幾落賊手。死。騎。幾家莊。幾逃死。微。至高郵。制府。檄下。高郵。迷捕。失道。死。幾。安如。阜。河。凡三百里。中。北。與寇往來。後。先。無。日。還。死。非。可。死。至。海。至。通。州。高。沙。以。不。常。納。死。事。以。小。舟。涉。

身社稷而復道不孝之責。汝賴有此耳。汝性實剛爽。志氣不暴。人筆削後。既輕重。內外家。而吾汝父。不得而日訓汝。汝有汝于六。經。其專治春秋。氣不暴。人筆削後。既輕重。內外家。而吾今不知死。以爲立身行之本。丘首。聖人之志。萬里之外。豈頃刻而忘南歸我。吾一念已注。生于汝。死如神。存。汝念之哉。仁人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仁人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鄭思肖 鄭思肖字憶翁又字所南連江人初名某宋亡乃改思肖即思趙也所南以太學生應博學弘詞科元兵南下宋社既虛適意緇黃稱三外野人善畫蘭宋亡爲蘭不著土根或叩其故則曰地已爲番人奪去汝猶未知邪有文集一卷。

文丞相敘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今天下善觀人之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廷闕之論。然萬萬不驗。此理也。今天下善觀人之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數。曾諱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天祥。才略奇偉。臨大事無懼。宰相須讀書人。大哉一言。直驗于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偉。臨大事無懼。宰相須讀書人。大哉一言。勤王乙亥夏。遭變深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傲書。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浙東。二年丙子正月。賊兵犯行在。亭山直入。居弒京城中。奏請三宮不肯還駕。衆潛挾文公奔。二年丙子正月。賊兵犯行在。亭山直入。居弒京城中。奏請三宮不肯還駕。衆潛挾文公使。使軍前。與處語。朝廷假文公煥文虎意。俱。出導。見一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又面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朝廷假文公煥文虎意。俱。出導。見一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又面見

胡曉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處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不跪。』」文天祥不屈，顏貴不行。
 鄧析夷夏之分，或跪或拜，失國體。命深反覆論三與韃靼伯顏慷慨辨論，向以理折其罪。伯
 顏直入居試虜阿朮勒城百姓之凶，札諭怒降，爲其所留，不肯署名。入京城，竟挾北行虜。
 至京口，賊酋阿朮勒城百姓相詣使親，札諭怒降，爲其所留，不肯署名。入京城，竟挾北行虜。
 館間時維揚堅守金壁，與賊會心。阿朮掠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意甚嚴密得。
 公問：「時維揚堅守金壁，與賊會心。阿朮掠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意甚嚴密得。」
 用忘敗，又得架閣杜潛相與爲謀。二月將道經維揚，公欲借維揚登小兵與賊戰。歷職二
 勞苦戰，涉難警。時全太后幼帝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維揚登小兵與賊戰。歷職二
 宮選行內公人悉以公爲神。朝廷重納爲右丞相，行叫真於汀漳，問募士卒萬餘往秦州，由海
 而南，行南北之人悉以公爲神。朝廷重納爲右丞相，行叫真於汀漳，問募士卒萬餘往秦州，由海
 易正大終不屈節。三年景炎三年歲在戊寅十一月朔日，潮陽縣值賊豈可赫大丈夫耶？爲賊
 所擒，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等，不跪。衆毆控持，擲腰捺足，不孝欲其母
 耶。不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等，不跪。衆毆控持，擲腰捺足，不孝欲其母
 有則據坐地上，叱罵下事，此興有廢耳。自古帝王及將相通事滅亡誅戮，謂何代無之，不肯投拜日。
 忠於大宋，社稷至此，何土地付與別國了？我又逃去矣。此賊入否？語止此。汝道我有興有廢幸。
 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我又逃去矣。此賊入否？語止此。汝道我有興有廢幸。
 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執之我去，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死。去之者非賣國
 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人被伯顏執之我去，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死。去之者非賣國
 二太子在浙東別去立二王。故爲是忠臣之圖爾曰：「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也。不幸失公，晉當此
 賤曰：『棄爾君別去立二王。故爲是忠臣之圖爾曰：『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也。不幸失公，晉當此

數公始大肆罵詈。曰：「忽我必烈知而容忍之。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以術誘刺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諸叛臣斬在，北曰：其忠烈，大與賊通，謀不密殺耳。賊又勒太皇傳諭說公降，我欲公亦不聽。」曰：「諸叛臣斬在，北曰：其忠烈，大與賊通，謀不密殺耳。賊又勒太公卒不陷彼計，於反明以語誑折其短，誤公其智，且俾南人羣然無不通經史，奇書釋老等，難公之有敬子女忠烈，求勸公叛者，俱至。汝迅非我妻與妾子女不吝也。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肯叛而公妻妾子女忠烈，求勸公叛者，俱至。汝迅非我妻與妾子女不吝也。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肯叛而從賊耶？璧弟璧來歸，如是公竟如風狂已受僞爵，嘗以韃鈔一見四百之貨，遺必大叱曰：「此逆物也。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汝曰：「來求是北地勾當，惡公韃賊，一見四百之貨，遺必大叱曰：「此逆物也。有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汝曰：「來求是北地勾當，惡公韃賊，一見四百之貨，遺必大叱曰：「此逆物也。有漢公北人指曰：「鐵漢，問如舊人曲說，他日是公但復來，我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復效汝。賊置帶牌而爲爵祿富貴，或強以虜筮賀公，項上何必自取而苦之。公曰：「既爲大宋丞相，但能復效汝。賊置帶牌而爲爵祿富貴，或強以虜筮賀公，項上何必自取而久留公。曰：「終必此生變也。非利於韃八年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或謂韃節不足爲我相死，惟塗公復何說之。大宋氣數尚在，汝輩大逆至此，汝輩從逆謀生，我遂唾夢炎等去之。忽會有中山府薛者，告于公，慨然受其，漢人等欲挾文丞相，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公則實無其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拜然忽必烈意尚怒公忠烈，猶望德祐嗣君至，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拜然忽必烈意尚怒公忠烈，猶望亦如是耶。」

公降。欲如何死。三說。公曰。刀下死。必烈。五必罪。烈。意欲釋其峻。忽公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三說。公曰。刀下死。必烈。五必罪。烈。意欲釋其峻。忽公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且痛罵不止。又欲縱之。勸殺之。公曰。三宮後生事。未還京。烈始。令我殺之。公聞受刑。但求死而已。則殺汝。死。公行步不降。且臨下。以刃。忽。及再。侯。忽。又。遣。人。報。論。至。公。曰。殺。公。降。我。公。則。令。神。汝。為。頭。丞。相。越。矣。不。降。及斬。食之。頸。問。公。曰。湯。白。庭。擢。第。腹。唱。而。視。第。一。但。黃。水。而。剖。心。而。視。齊。心。純。乎。亦。師。忽。病。已。烈。取。其。命。之。神。曰。衆。皆。食。之。頸。問。公。曰。湯。白。庭。擢。第。腹。唱。而。視。第。一。但。黃。水。而。剖。心。而。視。齊。心。純。乎。亦。師。忽。病。已。烈。取。其。命。之。神。曰。逃。遁。入。策。士。又。擢。汝。為。公。狀。頭。忠。天。故。下。公。人。物。始。終。不。違。父。母。我。之。訓。汝。惟。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道。德。祐。公。自。故。號。三。了。道。人。忠。烈。謂。儒。而。大。誓。公。之。仕。而。宰。相。母。事。君。盡。忠。也。我。忠。不。違。孝。子。志。大。魁。率。相。會。今。惟。公。一。神。人。共。歡。喜。之。語。載。作。鬼。神。歡。喜。圖。折。私。難。彈。述。其。苦。公。在。事。難。合。道。嘗。終。日。不。語。一。冥。然。相。去。遠。若。無。禁。心。者。五。語。載。作。鬼。神。歡。喜。圖。折。私。難。彈。述。其。苦。公。在。事。難。合。道。嘗。終。日。不。語。一。冥。然。相。去。遠。若。無。以。人。道。謂。皆。不。肯。狗。傳。國。之。百。僅。聞。其。一。二。篇。累。歲。摧。挫。之。餘。然。其。氣。呼。喚。不。能。操。予。時。愈。助。橫。時。作。歌。詩。自。遣。謂。皆。不。肯。狗。傳。國。之。百。僅。聞。其。一。二。篇。累。歲。摧。挫。之。餘。然。其。氣。呼。喚。不。能。操。予。時。愈。助。橫。時。作。歌。意。憤。餘。深。疑。其。復。生。之。後。乃。知。銀。播。臣。在。彼。談。公。壯。節。或。傷。其。狀。祐。詩。二。年。北。軍。氣。缺。行。眇。行。我。朝。孤。殘。集。丞。相。炎。三。年。虜。陷。天。祥。指。南。後。公。集。本。語。舊。以。授。載。俊。卿。廢。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可。曰。丞。相。炎。三。年。虜。陷。天。祥。指。南。後。公。集。本。語。舊。以。授。載。俊。卿。廢。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可。不。辨。為。賊。鉤。取。于。賊。文。公。與。之。同。患。難。耳。頗。多。詩。唱。和。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中。殺。賊。部。頗。中。鄧。光。薦。陷。海。不。辨。為。賊。鉤。取。于。賊。文。公。與。之。同。患。難。耳。頗。多。詩。唱。和。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中。殺。賊。部。頗。中。鄧。光。薦。陷。死。公。之。家。人。皆。未。繼。其。手。還。鄉。妹。公。名。天。祥。字。宋。瑞。謂。號。文。山。如。此。虛。陵。人。寧。忍。父。名。儀。流。落。革。侯。欲。公。之。家。人。皆。未。繼。其。手。還。鄉。妹。公。名。天。祥。字。宋。瑞。謂。號。文。山。如。此。虛。陵。人。寧。忍。父。名。儀。流。落。革。

齊。公被禽後。已卯歲往北道。問作祭文遺諸廬陵。卒。齊先生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公寶祐四年二十一歲。廷對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倅此。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天下何處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讀者。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歟。

觀此等文，其民族主義何等熱烈？讀之而猶不振憤，豈夫也邪？原夫吾華夏之民族主義，實始於軒轅。史稱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索隱云：「葷粥，匈奴別名也。」至唐虞之世，蠻夷猾夏，舜使皋陶爲士以治之。「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此美文王代玁狁之詩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此美周公攘夷狄之詩也。此我國盛世民族主義之文學也。至齊桓相管仲，亦攘夷狄以尊周室。故孔子稱齊桓之功，而贊管仲之烈，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春秋之美桓公，卽本此志。故曰：春秋攘夷之書也。後世民族主義之文學，蓋莫不本於春秋。故史稱岳飛好左氏春秋，而文天祥獄中與子書，亦欲令其專治春秋，豈無故哉？

第五編 以八股爲文化時代之散文

明清

第一章 總論

遼金元以異族僭主中國，士氣銷沈，文學本無特色。金雖有趙秉文、王若虛、元好問、元雖有王惲、趙孟頫、劉因、表桷、姚燧、虞集、楊載、揭傒斯輩，然求其古文之能與宋賢抗手者殆無之矣。金元惟曲可謂特放異彩，詩亦鮮有大家，散文更不足論矣。明太祖驅逐異族，還我河山，士氣爲之一振，故明初古文家如宋濂、劉基諸人之文，皆雄偉博大，足以覘國運也。

林傳甲云：「明初文臣，宋濂爲首，其文昌明雅健，自中節度。濂學於吳萊、柳貫、黃潛，皆元末之傑士。劉基與濂齊名，爲文神鋒四出，閎深肅括。方孝儒受業於濂，氣最盛而養未至。危素之文，衍迤澄泓，而人不足重。解縉通博，永樂大典卽出其手。明初洪永之間其文體精實，略可見矣。自楊榮、楊士奇以

雍容平易爲臺閣體，柄國既久，摹倣者遂流爲膚廓，是時文人惟王鏊學蘇學韓，雖爲時文，亦根柢古文也。李夢陽厭臺閣體之冗沓，起而復古。何景明之流，和之以艱深鉤棘，爲秦漢之法，而七子之體遂風行一世。然是時王守仁之文，博大昌達，足以砥柱中流。既而後七子繼起，李攀龍王世貞爲之冠。其高華偉麗，斑駁陸離，直可抗楊馬，揖李杜。王弇州山人四部稿，尤風行一世，俗子竊其篇章，裁割成語，亦覺灼爛奪目。及其久則成腐敗。故爲袁宏道艾南英所譏。歸有光出而爲明白曉暢之文，庶幾乎無弊矣。然其文惟留意於抑揚頓挫間，亦無謂也。有明諸家得失互見，論古文者僅錄歸熙甫一人，亦未允矣。

林氏之論亦可謂簡括。然吾以謂明之文學詩與文多不外因襲前人，不特不能過之，且遠不相及。惟傳奇八股爲其所創造。而八股尤爲普遍。降至清代，取士仍用八股。故明清兩代，實可謂爲以八股爲文化之時代焉。此時代之古文，實受八股之影響不少；蓋無人不浸淫漸漬於八股之中，自不能不深受其陶化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云：『予嘗見一布衣，盛有詩名，而其詩實多有格格不達處。以問汪鈍翁，汪云：

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暉玉堂嘉話一條云：「鹿菴先生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不猶戶也。」亦與此意同。」

梁章鉅制義叢話於載池北偶談條下亦云：「此論實塙不可易。今之作八韻律詩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及長於作官牘文書，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章炳麟云：「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議，八股之支派也。」蓋注疏釋經，八股文爲衍釋四子書及五經之義理，故注疏外式異八股，而內函爲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議爲八股之餘事，故明清奏議形體異八股，而精神實爲八股之支流。

第一節 明眞復古派前後七子之散文

明自開國之初，劉基宋濂文尙豪縱。其後文字獄屢興，士氣亦漸萎靡。永樂成化之間，楊士奇楊榮楊溥之徒，所作號稱臺閣體，益逶迤緩懦。至弘正間，李夢陽始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

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睥睨一世。此復古運動，固臺閣體之反響，實亦八股文之反響也。蓋自成化以後，八股文盛行之際，文士於四子書與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讀他書。凡所爲散文駢文，無非空疏鉅釘，故李何輩思有以矯之，使人知四書外尚有古書，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襲貌遺神，不過優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後，王慎中、唐順之等提倡韓柳歐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矯之，海內靡然從風。則嘉靖之間，又有李攀龍者，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不足觀，於明獨推李夢陽與謝榛、王世貞、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稱七才子，以與王慎中等八家派相持，皆欲步趨秦漢，而固爲詘詰其詞，晦滯其意者也。是爲古文之真復古派。其與韓柳之提倡復古，爲恢復西漢以前文體之解放者，不翅東西之相反焉。前後七子之文多，不能詳論，茲略述二李，見一斑焉。

李夢陽 明史李夢陽傳云：「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夢陽。夢陽才思雄鷺，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而後人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倣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四庫總目空同集六十六卷。

李攀龍 明史李攀龍傳云：「李攀龍字子麟，歷城人。九歲而孤，家貧自奮於學，稍長爲諸生，與友人許邦才、殷士儋學爲詩歌，已益厭訓詁學，日讀古書，里人共目爲狂生。」四庫總目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夢陽遊於禹廟之壘。壘於長河之防。孤哉故宮。予於是知漫。避之故流。北靈碣石。久之。淫。去。王。之。功。忘。而。久。之。思。昔。生。禹。之。治。水。也。其。功。導。川。爲。國。易。賦。爲。寧。者。也。地。以。之。平。天。以。之。成。疑。去。王。之。功。忘。而。久。之。思。昔。生。禹。之。治。水。也。其。功。導。川。爲。國。易。賦。爲。寧。者。也。地。以。之。平。天。以。之。知。粒。者。弗。知。枝。民。者。弗。知。其。聖。人。弗。知。忘。之。故。曰。王。之。功。忘。也。譬。之。天。生。物。而。生。忘。之。沐。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弗。知。其。聖。人。弗。知。忘。之。故。曰。王。之。功。忘。也。譬。之。天。生。物。而。生。忘。之。沐。者。忘。其。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民。而。廟。者。興。矣。河。首。盟。津。東。也。王。在。暨。曠。肆。悍。勢。猶。所。建。飢。思。隱。一。決。數。郡。魚。鼉。於。是。昏。墊。之。民。而。廟。者。興。矣。河。首。盟。津。東。也。王。在。暨。曠。肆。悍。勢。猶。所。建。飢。思。能。使。之。故。不。忘。而。不。能。使。之。不。深。疑。深。莫。如。地。不。忘。者。小。如。王。小。則。天。之。道。也。近。也。則。淺。者。非。不。功。也。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聖。人。下。未。聞。有。其。至。廟。桓。文。者。也。故。曰。功。湯。義。禹。廟。而。知。王。之。功。也。才。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夫。聖。人。下。未。聞。有。其。至。廟。桓。文。者。也。故。曰。功。湯。義。禹。廟。而。知。王。之。功。也。才。王。子。會。之。學。江。南。也。登。夫。功。者。切。於。苗。也。大。梁。以。苗。故。是。故。獨。是。廟。而。知。功。之。時。監。察。御。史。涖。州。也。望。有。神。者。主。之。城。而。海。者。久。矣。大。梁。尚。能。粒。耶。耕。耶。歷。三。河。能。粒。者。寧。酒。耶。極。川。洪。流。而。盡。涖。涖。乎。使。非。有。神。者。主。之。城。而。海。者。久。矣。大。梁。尚。能。粒。耶。耕。耶。歷。三。河。能。粒。者。寧。酒。耶。極。川。洪。流。而。盡。涖。涖。乎。

矣。猶。若。置。今。得。拾。級。行。哉。猶。人。人。欲。置。之。置。先。晉。一。足。於。級。上。得。屋。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出。足。猶。若。置。今。得。拾。級。行。哉。猶。人。人。欲。置。之。置。先。晉。一。足。於。級。上。得。屋。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出。四。北。入。從。其。隔。上。南。一。里。得。南。上。二。盡。里。不。可。以。穿。橋。自。稱。五。將。軍。是。皆。屋。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路。而。見。本。隙。之。懸。中。望。見。松。十。如。樹。英。也。百。步。一。里。有。大。石。在。削。成。東。北。方。不。知。何。來。不。盡。壁。於。此。橫。許。出。壁。上。不。得。至。又。西。南。百。步。許。掌。形。覆。其。拇。上。北。引。如。三。尋。之。戟。四。方。從。懸。中。望。見。掌。所。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不。得。至。又。西。南。百。步。許。掌。形。覆。其。拇。上。北。引。如。三。尋。之。戟。四。方。從。懸。中。望。見。掌。所。即。五。指。參。上。道。從。東。北。隔。出。二。十。里。在。是。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斗。矣。潛。於。其。下。四。方。東。北。順。其。中。坎。汗。凡。二。上。宮。在。汗。中。北。隔。出。二。十。里。在。是。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斗。矣。潛。於。其。下。四。方。東。北。順。其。中。坎。汗。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得。明。星。注。道。中。一。穴。含。神。竊。稱。水。從。上。玉。持。之。也。四。乃。祠。之。穴。大。石。各。在。一。搏。石。上。宮。東。南。上。北。注。壁。下。得。明。星。注。道。中。一。穴。含。神。竊。稱。水。從。上。玉。持。之。也。四。乃。祠。之。穴。大。石。各。在。一。搏。石。一。長。十。丈。許。方。前。轍。折。下。從。祠。下。東。南。穴。中。行。有。二。里。石。得。池。二。折。南。五。丈。如。輪。如。盆。者。五。所。里。如。望。見。者。衛。叔。卿。之。博。盜。屋。中。在。別。嶺。下。為。自。沃。不。盡。就。橋。尺。不。得。如。砥。可。坐。十。人。沃。得。而。後。釋。所。自。懸。也。欲。度。此。卽。秦。昭。王。使。人。施。梯。也。樓。窮。穿。西。南。上。三。丈。許。得。一。峽。如。括。四。行。爲。棧。天。門。而。銅。柱。一。出。爲。棧。石。室。銅。柱。陝。不。能。尺。長。二。十。丈。樓。窮。穿。西。南。上。三。丈。許。得。一。峽。如。括。四。行。爲。棧。天。門。而。銅。柱。一。出。爲。棧。石。室。中。所。不。可。潤。也。從。上。望。壁。下。大。豁。如。叔。卿。之。臺。卽。日。中。竊。爾。三。峯。久。之。如。食。前。之。豆。未。若。戲。矢。之。所。箭。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豁。如。叔。卿。之。臺。卽。日。中。竊。爾。三。峯。久。之。如。食。前。之。豆。未。若。戲。矢。之。頃。卽。失。之。矣。一。是。爲。南。峯。劉。曰。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隔。壁。上。知。天。不。可。升。矣。北。隔。壁。上。善。戲。下。肉。朽。骨。者。乎。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塞。外。來。也。

自來論明文者多貶詞。惟今人錢基博明代文學自序云：「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譚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獨會稽李慈銘極言明人詩文超絕宋元，恆蹊而未有勘發。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明太祖開基江淮，以逐胡元，還我河山，用夏變夷，右文稽古，士大夫爭自濯磨，而文則與博排纂，力追秦漢，以矯歐蘇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劉基，驕臨開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詩則雄邁高亮，出入漢魏盛唐，以拔宋詩之粗硬，革元風之纖濃。而高啓李東陽從先繼軌，以爲何李王李開山。曲則明太祖導揚高則誠琵琶一記，盡洗胡元古魯兀刺之風，而易之以南詞之纏綿頓挫。至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橫軼蕩，則以古文爲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則明文學者實宋元文學之極王而厭，而漢魏盛唐之拔戟復振，彈古調以洗俗響，厭庸腐而求奧衍，體制儘別，歸趣無殊。此則僕師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傳者之所未及知也。願論文者則狙桐城家言之緒論，而亟稱歸氏，安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平熟；猶唐有韓柳之復古，以挾漢魏六朝之緝靡；有往必復，亦氣運之自然。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輩，振八家之墜緒，以與七子相撐拄；不過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與韓

柳爲異，以揚六朝之頹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別有在也。又論者以錢謙益文爲穢雜。此亦拾桐城家之唾餘，而不免求全之毀。錢氏以明代文章鉅公，而冠遜清武臣傳之首，人品自是可議；至於極推歐陽修以爲真得太史公血脈，而下開歸氏；又翹歸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發其指。然後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歸氏以踵歐陽而闕太史公；姚鼐遂以歸氏上繼唐宋八家，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胥出錢氏之緒論，有以啓其塗轍也。特其爲文章，盛氣縛語，錯綜奇偶，七子之習，湔洗不盡，自與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歸氏之潔適者異趣。然以視湘鄉曾國藩之爲文，從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揚馬，複字單誼，雜廁其間，務爲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者，何必不與錢氏後先同符？錢氏從王李入而不從王李出，湘鄉從姚氏入而不從姚氏出，自出變化，以不殊暖於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世論不敢薄湘鄉，而務集謗於錢氏，多見其不知類也。「錢說可爲明文一吐氣矣。然其論李夢陽云：「不懈及古，力求拔俗，大率類是；然不免瑣瑣傷元氣，未能渾成天然。」楊士奇、李東陽以渾緩見餘力，而或儒不能以自振，蕪不能以自裁。李夢陽何景明以生奧得古致，而卒澀不能以自運，格不能以自吐。儻知此之所以得，卽徵彼之所爲失。亦文章得失之林也。」論

王世貞與李攀龍云：「世貞之與攀龍，摹擬秦漢同而所爲摹擬則異。攀龍祇剽其字句，世貞得其胎息；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多自成家，而古文則鉤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者，比比皆是，故不獨一攀龍。」則於明文亦多不滿之詞也。

第二節 反七子派之散文

有明一代之散文，可分爲七派。一曰開國派，劉基宋濂之徒主之。二曰臺閣派，楊士奇楊榮之徒主之。三曰秦漢派，亦可名曰眞復古派，前後七子是也。四曰八家派，亦可名曰反七子派，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之徒主之。五曰獨立派，不旁古人，自寫胸臆，陳白沙，王守仁之徒主之。六曰公安派，袁宏道，宏道之徒主之。七曰竟陵派，鍾惺譚元春之徒主之。開國派近於叫囂，臺閣派過於庸庸，公安竟陵，學太無根，苟非專研明代文學史者，皆可以勿論也。前後七子之文，欲復秦漢，固優孟衣冠，然與八家派互相角逐，亦明代文學史最大之關鍵也。前後七子之得失，前節已略論之，今進而論八家派焉。八家派受前七子文必秦漢之反響，而以唐宋八家矯之，始之者爲王慎中，繼之者爲唐順之，茅坤，而歸有

光集其大成焉。

王慎中 明史文苑傳「字道思，晉江人，四歲能誦詩，十八舉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尋改禮部祠祭司。時四方名士唐順之、陳東、李開先、趙時春、任瀚、熊過、屠應峻、華察、陸銓、江以達、曾忬輩，咸在部曹。慎中與之講習，學大進。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四庫總目遵嚴集二十五卷。

唐順之 明史唐順之傳：「字應德，武進人，生有異稟，稍長，治貫羣籍；年三十，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敍。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兵，

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廣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順之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要順之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宮南京，卽擢順之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汎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順之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禕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滌紆折，有大家風。『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外集三卷。』

與茅鹿門書

夫兩漢以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極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於老莊家。有老莊本色。所謂極墨轉折之精。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有儒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莊家必不肯以精光注焉。而縱其言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不肯以精光注焉。而縱其言遂不混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而影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唐宋。而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楊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爲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而唐宋而下。雖其一焉。是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以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是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以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

茅坤明史文苑傳「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鹿門，坤別號也。」著有白華樓藏稿等。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擊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故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溫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兩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溫倫火之

讀書之以質世
之知我者。

歸有光 明史文苑傳「字熙甫，崑山人；年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四書五經三史諸書。嘉靖十八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文壇，有光方相抵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四部叢刊影印康熙刊本震川先生集卅卷，別集十卷，附錄一卷。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屋椽，爲修葺，使不上漏。前，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嘯歌，冥然，兀坐，洞然。又雜樹，圍塔，寂於庭。小，舊時來啄食，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洞然。又雜樹，圍塔，寂於庭。小，舊時來啄食，多可。喜，亦多。可，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點點，風移影動，珊珊可。愛，門，然，余居於此，東犬，於，吠，客，踰庖而宴，乳，棲，於，廳，先，妣，撫之，甚厚。室，已，爲，連，於，中，凡，再，變，矣，先，妣，嘗，一，至，庭，管，居，於，此，庭，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已，爲，連，於，中，凡，再，變，矣，先，妣，嘗，一，至，庭，兒，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應，答，曰，語，未，畢，余，泣，而，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

一日大母遇余曰：吾家讀書久不見若影。則可待乎？默在此持一象笏至也。曰：此去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能如在昨日乎？令人常號不自禁。軒東故嘗有守護者，頭背生曰：蜀清丹穴之味，天下其一隅也。秦皇築女懷清臺，余區區處敗屋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知？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出謂與陷井之蛙何異？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間子，且何謂間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死之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王拯書此記後曰：「往時上元梅先生在京師，與邵舍人懿辰輩過從，論文最懽，而皆嗜熙甫文。梅先生嘗謂舍人與余曰：君等嗜熙甫文孰最高，而余與邵所舉輒符，聲應如響，蓋項脊軒記也。乃大笑。日者友人又以此文示余者曰：讀是文久，有不可解者，徐指文中「余既爲此志」句，問所由。余曰：此文後跋語耳，而著錄者誤與文一。友人顧未之信，將以質梅先生，未果也。按文「余既爲此志」後百十四字，歷敘記文以後十餘年事，語尤悽愴，與文境適相類，刻本又聯屬之，人因第賞其文，而遂不察其爲後跋語耳。志與記義本通，所謂此志既記文也。文自首至「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句，記

軒中景物。自「庭中通南北爲一」至「爲籬爲牆凡再變」句，記軒之沿革。自「家有老嫗」至「瞻顧遺跡如昨日事令人長號不自禁」句，記軒中遺事。其後又足以「軒前故嘗爲廚」及「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數言，乃記軒者畢矣。「項脊生曰」下，「余既爲此志」句上，則文之後論，例如志之有銘，傳之贊而騷之亂也。中引蜀清居丹穴諸葛孔明臥隆中二事，竊以自比。然則熙甫之志非將欲大有爲於當時者耶？蜀清其後秦皇帝爲築臺，孔明輔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皆事振爍於當時而名施後世；而其始在丹穴與隆中，熙甫所謂昧昧一隅，人莫有知之者。誠與熙甫處敗屋中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謂陷井之蛙者同。熙甫窮老荒江，晚得一第，僅官令倅至寺丞，曾不得以有所設施於世，以與蜀娘懷清孔明隆中事業頡頏，至獨以其文章爲一代之雄耳。顧自文章言，則自元明以來，上下數百年間，莫與並者；雖不得以比跡隆中，亦豈懷清寡女積鏹之豪之所可及者哉？余又歎夫熙甫之文，流傳至數百年，其爲人所最歎賞如此記者，而其著錄舛謬若此；而人多忽之，毋亦吾儕讀書鹵莽之一端耶？熙甫自謂作此記後五年，妻始來歸，然則此記之作其年未冠時乎？何成就如熙甫，而其通集之文未有能高出乎少小時之所爲者耶？梅先生言文人方出手時，當其至者大致已

定年與學進，推擴之耳；其至之處，不能有加，不其信歟？憶與梅先生別久，舍人輩亦星散，追維講益，不可復得；因讀熙甫此文而並志之，以志慨云。」

曾國藩書歸氏文集後云：「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置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灑淅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苗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曾氏之於歸文，可謂論之切當者矣。杜嘗謂前後七子之文，固不免爲秦漢僞體，八家派矯之，雖

頗有真氣，是其所長；然其體亦已小，只宜於家常小事，呢喃兒女語，如所爲項脊軒記寒花葬志等，且不免有小說氣矣。蓋專以神韻相尙，亦必至如此。譬之於詩，只宜作五七言絕句而已。

第三節 明獨立派之散文

吾國自明以來，論文者多狃於成見，以謂文非學秦漢，卽當學唐宋。而自明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失敗之後，卽秦漢亦不敢言；惟以八家爲極則。八家之中，尤以歐陽之神韻，三蘇之從橫爲上乘。學歐陽所以便於八股，習三蘇者所以利於策論。一言以蔽之，皆爲科舉之計而已。而獨立不倚之士，其所爲文，不摹擬唐宋，亦不做效秦漢，卓然自成一體者，往往被所謂古文家者詆爲不成家數。故雖有傑作，竟見遺於庸夫之目，可勝慨哉！吾觀有明一代，如陳白沙王陽明兩先生之文，浩氣流行，不傍古人壁壘。讀其文往往令人感激，忠義之氣悠然而生，而自古之論文者罕及焉，何邪？茲以其能絕去依傍，不爲古人輿臺，故名曰獨立派。

陳獻章 明史儒林傳：「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

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編。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澹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四庫總目〕白沙集九卷。

慈元廟碑

世道升降。人之任其貴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爲。何如也。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賦歛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賦歛既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惡大義隱而弗彰。置量敵玩難。國計日非。禍往往成。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隱用捨倒置。量敵玩難。國計日非。禍往往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生息奄奄。罔以生也。倖而免。則不復惜之。以爲之掩卷出涕。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生息奄奄。罔以生也。倖而免。則不復惜之。以爲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著龜萬古在人心。慈元殿斯

草創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吾忍死萬里。少帝赴水死矣。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少帝赴水死矣。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遇投波而死。甚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相張太傅山。弘治辛亥冬十月。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許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邑修理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碑於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弘治己巳未夏。愧顧俗小而輔名教。人心之所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山作祠之言。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愧其不能工也。

白沙尚有題崖山奇石陰詩云：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鐫功奇石張洪範，不是胡兒是漢兒。粵中嘗有奇石楊木，其文爲宋張弘範滅宋於此。蓋白沙居近崖門，每登臨奇石，憑弔宋帝與張陸諸臣殉國處，見張洪範紀功之銘，乃爲冠一宋字于其上以醜之；更於石陰題一詩，卽此詩也。白沙又有崖山弔陸公祠詩云：傷心欲寫崖山事，惟看東流去不回。草木暗隨忠魄盡，江淮長爲節臣哀。精神貫日華夷見，氣脈凌霜天地開。耿耿聖旌何處是，英靈抱帝海濤隈。此外尙有崖山大忠祠詩，崖山泊舟奇石下風雨夜作詩，與李世卿同游崖山詩，所以屢詩不一詩者，蓋上承宋代民族主義派文學之精神，而下開明末民族主義派之文學，如瞿稼軒陳元孝諸先生所爲者也。陳元孝舟泊崖山詩

云：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仇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蓋元孝爲巖野先生之子，巖野旣殉國，搜捕元孝甚急，故有停舟我亦艱難日之句。其詩於夷夏之防，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矣。

王守仁 明史王守仁傳：「字伯安，餘姚人。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縱觀山海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宏治十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又云：「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生埽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無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焉。」四部叢刊影印明史隆刊本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

與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固得罪而違請謝，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

並讀。

又當行而不守。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爲利。禮義爲。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雖君利而行之。爵以侯王之貴也。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微乎其忠信。居此者。蓋瘴癘毒之有命。不越一趨。趨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有以取之。趨則不可謂無憾。豈以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極諍。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往。知所以自勵矣。不敢苟有所顧。謝。陽明此文。殆可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可以塞天地之間者矣。其文真可與孟子

第四節 清代桐城派之散文

劉師培云：「明代末年，復社幾社之英，以才華相煽，敷爲藻麗之文。順康之交，易堂諸子，競治古文，而藻麗之作，易爲縱橫。若商邱侯氏，大興王氏，劉氏所爲之文，悉屬此派。大抵馳騁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軌則，其體出于明允子瞻；或以爲得之蘇張史遷，非其實也。餘姚黃氏亦以文學著名，早學

縱橫，尤長敘事；然失之於蕪，辭多枝葉；且段落區分，牽連鉤貫，仍蹈明人陋習；浙東學者多則之。季野樹山咸屬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暢，亦近代所罕觀也。時江淮以南，吳越之間，文人學士，應制科之徵，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于目錄詞章之學，所爲之文，以修潔擅長，句櫛字梳，尤工小品。然限於篇幅，無奇偉之觀。竹垞次耕，其最著者也。鈍翁漁洋牧仲之文，亦屬此派。下迨雍乾，董甫太鴻，猶沿此體，以文詞名浙西，東南名士咸則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摹仿歐曾，明于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敘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內人士亦震其名；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後桐城古文傳于陽湖金陵，又數傳而至湘贛西粵，然以空疏者爲之，則枯木朽葢，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惟姬傳之丰韻，子居之峻拔，滌生之博大雄奇，則又近今之絕作也。若治經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家言，及其爲文，遂各成派別。東原說經簡直高古，逼近毛傳，辭無虛設，一矯冗長之習；說理記事之作，創意造詞，寔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見其匹。後之治古學者咸宗之。雖詁經考古遠遜東原，然條理秩如，以簡明爲主，無復枝蔓之詞。若高郵王氏，儀徵阮氏是也。故朴直無文，不尙藻繪，屬辭比事，自饒古拙之趣。及掇拾者爲之，則勦襲成語，無條貫之可尋。

侈徵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采讖緯之書，用以解經，卽用之入文。故新奇脆異之詞，足以悅目。且江南之地，詞曲尤工，哀怨清適，近古樂府，故常州之文亦詞藻秀出，多哀艷之音，則以由詞曲入乎之故也。莊氏文詞深美閎約，人所鮮知。其以文詞著者則陽湖張氏，長州宋氏，均工綿邈之文；其音則哀而多思，其詞則麗而能則；蓋徵材雖博，不外讖緯詞曲二端。若曲阜孔氏，亦工儷詞，雖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與宋氏同，則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謂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歟？若夫旨乖比興，徒尙麗詞，朝華已謝，色澤空存，此其弊也。數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於史贊，爲文別立機杼，上追彥升；雖字酌句斟，間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動中自然，秀氣靈襟，超軼塵壘；於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爲出于左傳國語，殆譽過其實。厥後荆溪周氏，編輯晉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陽魏氏，仁和龔氏，亦治今文之學。魏氏之文明暢條達，然刻意求新，故雜奇語，以駭俗流。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差雷同，文氣佻犷，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此特玉川之流耳；或以爲出于周秦諸子，則擬焉不倫，此又一派也。若夫簡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奧自矜，雖以氣運辭，千言立就，然倣亂而無序，泛濫而無歸，華而不實，外強中乾，或怪誕不經，近于稗官家言；文學之中，斯爲僞體，不足

以言文也。近代文學之派別，大約若此。然考其變遷之由，則順康之文，大抵以縱橫文淺陋；制科諸公，博覽唐宋以下之書，故爲文稍趨于實。及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趨于朴拙，不復發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于此時；特文以徵實爲最難，故楊復之徒，多託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則又日流于奇詭，此近世文體變遷之大略也。近歲以來，作文者多師龔魏，則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於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厄歟！

劉氏所列清代文派雖衆，然其足以卓然自成家者，古文家則桐城派與陽湖派，經學家則古文之考據與今文之詞章是也。今敍散文，故姑舍後二者而論前二者。

桐城派之文，源於明之歸有光，前已言之矣。當時師事有光者有崑山張應武沈孝，嘉定邱集李汝節潘士英。至清私淑有光者有長洲汪琬，泰州張符驤；而長州彭紹升則宗之尤甚，自號爲知歸子。

而與紹升相切劘者有長洲彭績、薛起鳳；又巴陵吳敏樹則非議桐城而亦宗師歸氏者也。桐城方苞亦喜歸氏，以爲言之有序者，爲文陽言左馬義法，而實亦陰宗歸氏之抑揚，惟根底較深，不似歸氏之陋；故遂爲清代桐城文派之開宗。時師事苞者有方杓、張尹、劉大魁；與大魁友善而深得方苞義法者有姚範，皆桐城人也。又有天津王又樸、大興王兆符、歙縣程棗、無錫劉齊、高密單作哲、昌平陳浩、上海曹一士、吳江沈彤，皆師事方苞；而彤湛于經術，其文尤粹；彤再傳爲青浦王昶，則古文家而兼考據家者也。其私淑方苞者有沅陵吳大廷，大廷弟子有湘鄉劉蓉，與曾國藩、吳敏樹、郭嵩燾以古文相切劘，此皆方氏之適傳也。傳劉大魁之學者，有歙縣吳定程、晉芳金榜，榜竝受經學於江永戴震；而桐城姚鼐亦親受文法於大魁及姚範，其成就尤在方劉之上，所撰古文辭類纂一書，士人尤服其精鑒；門下有婁縣姚椿，上元梅曾亮，管同，桐城方東樹、李宗傳、劉開、姚瑩、方績、新城陳用光、無錫秦瀛、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皆最有文名；同子嗣復，宗傳弟子山陰宗稷辰、曲阜孔憲彝，亦傳姚氏之學；瀛又傳其學於同邑安詩、武康徐熊飛；用光傳於壽陽祁寯藻。其私淑姚鼐者有嘉興錢儀吉，儀吉從弟秦吉，湘鄉曾國藩。國藩嘗自謂粗解古文，由姚氏啓之，列姚氏於聖哲畫象三十二人中，可謂備極推崇矣。然

曾氏爲文，實不專守姚氏法，頗鎔鑄選學於古文，故爲文詞藻濃郁，實拔戟自成一軍。湖南言古文者，繼曾文之後，有長沙王先謙，爲文專宗姚氏，粹然一出於雅，撰續古文辭類纂一書，取精用宏，論者謂足繼姚氏而無媿，此皆姚氏之嫡傳也。傳國藩之學者有溆浦向師棣，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福保，南豐劉庠，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而裕釗、汝綸尤高才博學。傳吳德旋之學者有永福呂璜，宜興吳諤，武進吳鈺，歙縣王國棟，陽湖吳承宗，婺源程德寶，呂璜再傳於平南彭昱堯，及德旋子吳瑾。傳姚椿之學者有吳江沈日富，陳壽熊，平湖顧廣譽，秀水楊象濟，婁縣張爾耆。傳梅曾亮之學者有南豐吳嘉賓，馬平王拯，善化孫鼎臣，臨桂朱琦，龍啓瑞，代州馮志沂，長沙周壽昌，漢陽劉傳瑩，武進楊珍，瑞安孫衣言，而南皮張之洞，復學於從舅朱琦。傳方東樹之學者有桐城戴鈞衡，方宗誠，馬起升，馬三俊，而歙縣汪宗沂，復學於方宗誠。傳李兆洛之學者有陽湖蔣彤，薛子衡，楊夢篆，江陰夏煒如，承培元，王堃，懷寧鄧傳密，皆姚氏之支與流裔也。傳張裕釗、吳汝綸之學者有武強賀濤，新城王樹枏，秦興朱銘盤，濰縣孫葆田，通州范當世，桐城馬其昶，姚永樸，永概，此皆曾氏之支與流裔也。當姚氏倡古文極盛之時，有武進張惠言，惲敬，亦學爲古文，世所稱陽湖派者也。然陸祁孫 七家文鈔序云：「吾常自荆川之

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歧塗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弃其考據駢儷之學，專以治古文。一則陽湖派亦未始不源於桐城也。傳張惠言之學者，有惠言弟琦、武進 董士錫、陸耀遹、陸繼輅、湯治、富陽 周凱、羅梅、歙縣 江承之、金式玉、山陰 楊紹文、吳 吳育，而錢唐 戴熙，又從周凱受業；陽湖 董祐誠，則從陸耀遹受業。傳惲敬之學者，有武進 謝士元、謝嗣，而私淑惲敬者有陽湖 方詮、金匱 秦臻。此遜清一代爲古文散文者之大略也。然則謂桐城派古文實左右遜清一代之文學，豈過言邪？然要而論之，清代之散文家，足以卓然特立者，亦不過數人而已，曰方苞、曰劉大櫟、曰姚鼐、曰張惠言、曰惲敬、曰梅曾亮、曰曾國藩、曰張裕釗、曰吳汝綸。而其言論足以支配一代者，又不過四人，曰方苞、曰劉大櫟、曰姚鼐、曰曾國藩。

方苞 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禮部右侍郎，爲古文取法昌黎，謹嚴簡潔，氣韻深厚，力尙質素，多徵引古義，擇取義理于經，有中心惻怛之誠。尤精義法，言必有物，有序。論文不喜班孟堅、柳子厚，嘗條舉其短而力詆之。見桐城文學淵源四部叢刊影印戴氏刊本方望溪先生全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二卷。

古文義法約選序

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公羊穀梁傳。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然後義法之精。可見。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一。史。公穀語策。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先儒謂韓子因文。以此見道。而求其左。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功。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者。而得其所歸。是。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兼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

一三傳國語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入其窠突。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闕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者。當自得。志。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問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論議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羣。一。然亦極植尺步。一。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詩。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講。問。遇。而。存。之。者。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鉅制。可藉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終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鉤者別擇焉。俾觀

觀方氏之言，其旨雖不一，其最要者，亦重八家以矯七子而已。

劉大櫟 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雍正己酉壬子副榜，官黟教諭。師事方苞，受古文法。

所爲詩古文詞，才高筆峻，能包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學者經其指授，多以詩文成名。撰海峯詩集

十一卷文集八卷。見桐城文學淵源考

論文偶記

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曹子桓神變子由論奇文。以氣爲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專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子由論奇文。以氣爲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專以理爲主。則未盡其妙。蓋人窮理讀書。卷經濟者。行文之材料。神氣音節。人行文之能事也。累。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字句者。文之氣最粗處也。落乎不知其所以歸。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神字句者。文之最精處也。不可見。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規也。神氣或節一高則神氣必高中。音或用平聲。或必下仄。故音節爲神氣之迹。或一句之中。或多一字入。

音聲。見矣。音節。歌而詠之。故。字句。爲音節之矩人。積字成句。有。所謂音節者。積至語以字。句。合。而必笑之。爲。未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

文貴奇者。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字在句之奇者。不足爲奇。意思則真奇矣。筆者讀古人文。起滅轉文貴大。覺道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文貴高。窮理則識高。立志則骨高大。好古則調高。文貴大道。氣脈洪大。邱壑遠大。邛壑中必峯巒高。大波淵闊大。古乃可謂之選少。文不說出者多。含蓄可謂遠。上有句簡。或凡文下有句則簡。或句中真有句簡。或辭外有句。說出者少。文不說出者多。含蓄可謂遠。上有句簡。或凡文下有句則簡。或句中真有句簡。或辭外則簡。理當則疏。凡文淡則簡。氣蘊則密。品貴則疏。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疏。故簡爲文章境界。文貴疏。凡文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文貴變。子長文疏。凡文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文貴變。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又曰。物相雜故曰文。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文貴變。

能之。一。文貴瘦。須從瘦出。而不宜以中句名。蓋文至瘦則筆能屈曲盡意。句變字變。唯昌黎

以·瘦·名·則·文·必·狹·隘·。公·穀·韓·非·王·牛·山·之·文·。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所·便·當·捨·去·。文·謂·
華·。華·正·與·模·相·表·裏·。公·穀·韓·非·王·牛·山·之·文·。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所·便·當·捨·去·。文·謂·
其·不·著·粉·飾·耳·。不·著·粉·飾·而·精·彩·。濃·麗·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文·貴·參·差·。天·
之·生·物·。無·一·無·偶·。而·無·一·齊·者·。故·雖·排·比·之·文·。亦·以·隨·勢·屈·曲·貫·注·爲·佳·。文·貴·去·陳·
。言·昌·黎·論·文·以·去·陳·言·爲·第·一·要·義·。一·律·。今·師·人·誌·銘·云·。反·以·惟·古·於·詞·必·已·出·。自·謂·有·出·不·能·自·矜·爲·
。後·皆·指·前·公·相·去·。言·自·漢·迄·今·。一·律·。今·師·人·誌·铭·云·。反·以·惟·古·於·詞·必·已·出·。自·謂·有·出·不·能·自·矜·爲·
與·雅·。不·知·其·爲·藝·也·。卻·。須·重·加·鑄·。造·一·樣·是·日·新·之·物·。可·。便·直·用·古·人·。此·安·得·不·爲·腐·臭·。原·本·
古·文·意·。不·知·其·爲·藝·也·。卻·。須·重·加·鑄·。造·一·樣·是·日·新·之·物·。可·。便·直·用·古·人·。此·安·得·不·爲·腐·臭·。原·本·
字·。卻·。不·是·換·字·法·。行·文·最·貴·品·藻·。有·無·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渾·色·上·浩·事·。雄·曰·奇·上·事·。挫·曰·
跌·宕·之·類·。不·可·勝·數·。然·有·神·上·事·。有·氣·上·事·。有·格·上·事·。有·體·上·事·。如·曰·渾·色·上·浩·事·。雄·曰·奇·上·事·。挫·曰·
味·上·事·。有·識·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昌·黎·雄·處·多·逸·。處·有·少·。太·史·公·雄·過·昌·黎·明·。而·文·章·
品·藻·最·貴·者·曰·雄·曰·逸·。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昌·黎·雄·處·多·逸·。處·有·少·。太·史·公·雄·過·昌·黎·明·。而·文·章·
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爲·至·。

姚鼐 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方康熙時，方苞以古文
名天下。同邑劉大櫟姚範繼之，鼐親受文法于劉姚，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治之益精，所
得臻古人勝境。所爲文高簡深古，才斂於法，氣蘊於味，尤近司馬遷韓愈。見桐城文學淵源考四部叢
刊影印原刊本惜抱軒文集十六卷，詩集十卷。

復魯絜非先生書

桐城不能也。顧首。往。與程先生周。下。昌。論古今。恨才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
 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見聞。尋加。臆度。爲說。而非。推過。知文。能爲。所敢。任。奚。尊。命。幼。迄。衰。蓋。僕。侍。賢。樂。人
 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尋加。臆度。爲說。而非。推過。知文。能爲。所敢。任。奚。尊。命。幼。迄。衰。蓋。僕。侍。賢。樂。人
 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聖。人。之。志。也。二。氣。開。合。而。弗。偏。道。然。而。陽。剛。柔。而。已。語。
 文。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分。矣。美。者。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出。谷。子。而。降。山。峻。星。文。無
 弗。有。載。者。亦。問。有。可。於。陽。剛。柔。分。矣。美。者。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出。谷。子。而。降。山。峻。星。文。無
 決。大。川。如。奔。驥。士。其。光。也。如。日。如。陰。如。火。柔。如。金。鏐。則。其。文。如。於。升。初。日。如。高。視。遠。如。雲。如。而
 朝。萬。衆。如。鼓。萬。勇。士。其。光。也。如。日。如。陰。如。火。柔。如。金。鏐。則。其。文。如。於。升。初。日。如。高。視。遠。如。雲。如。而
 平。其。如。歎。如。幽。其。如。有。思。如。淪。如。其。如。喜。如。愁。平。其。如。如。鴻。觀。其。文。而。入。室。廓。則。爲。文。者。人。之。性。淫
 情。形。狀。不。舉。以。殊。焉。萬。物。生。焉。陰。陽。剛。柔。一。本。二。端。之。爲。道。物。者。絳。而。之。氣。多。寡。亦。若。是。也。品。次。億。萬
 今。勝。可。也。偏。勝。之。極。一。爲。一。絃。絃。管。之。與。夫。爾。不。足。爲。樂。者。聞。之。不。足。爲。柔。者。十。二。律。不。可。以。言。文。當
 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公。之。文。其。才。皆。偏。近。於。柔。之。美。者。也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數。陳。理。義。必。明。當。文。之。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施
 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次。之。刻。本。周。辨。當。又。次。之。鈔。本。謹。討。還。數。語。於。其。間。不。能。勝。刻。者。也。諸
 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刻。本。周。辨。當。又。次。之。鈔。本。謹。討。還。數。語。於。其。間。不。能。勝。刻。者。也。諸
 所。好。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所。寄。文。輒。妄。評。說。才。勿。罪。勿。罪。

往年所得。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

數年。古文之境。未發者。約有八言。略得八美之美。曰。雄直怪麗。是陰柔之美。曰。言者。茹遠各作。十。六。字之

作。之。至。次。日。辰。刻。

雄 跌宕頓挫。畫之有芒。

直 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

茹 衆義輻湊。不吞多吐。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

潔 冗意陳言。神人共監。

適 心境兩閒。無營無待。

困於心。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生主之說。不挂於物。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氣。章之謂機。

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韓子之道於文，技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道於文，技也。機應於心者，用也。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爲四屬。擬文再鈔，古今近體詩，亦分爲四屬。其取象亦偶，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爻，辭。其取象亦偶，知言。其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所觸，少變。如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如佛書之歎，有偶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龍標之逸，昌谷之詭，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詭，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到與音機。可與音神。而後極詩之能事。巧極而天工錯。此一種絕而風雲通。蓋必可。

曾氏以詩重在機，與爲文異，而不知文亦有機焉。其機異，文亦不得不異也。

統觀方劉姚曾之持論，雖高，其自爲實多不逮。雖比於明之唐歸有過之無不及，然欲其上比宋六家，則瞠乎後矣。此無他，八股有以害之也。吳敏樹歸震川文集別鈔序云：「嗚呼！自四子書之文興，而文章不及於古，豈人才固使然哉？天下能爲文章之士，必皆有聰敏傑特非常之才；而是人者，自其少時，固已學爲四子書之文；而其爲文之道，亦誠有可以自盡其心，而有未易可窮之致；乃其心固猶不安於是，則又時時習爲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後先；雖足以名於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錄震川歸氏之文，而爲之三歎也。蓋明朝始以四子書之文取士，而其文莫盛

焉。三百年間傳者數十家，而震川歸氏爲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歸氏者也。余觀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近迹乎歐曾，其爲學精博而其意見亦絕高，豈區區甘爲帖括者；徒以老困場屋，而從遊請業之徒，舍是亦無問焉者，故出其餘而遂絕一代矣。至其古體之文，乃其所盡意以爲，然擬之古人，猶若不逮。借使歸氏不生於明，而出於唐貞元宋慶曆之間，無分其力，而窮一生以成其文，豈在李翱曾鞏之後哉？」

歸氏爲明八股文大家，以其餘力而爲古文。至清方苞，私淑有光，而其力亦盡於八股。其進四書文選表云：「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牽歸於正也。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風規，莫不與其人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揭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貌，而識者能辨其僞，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所謂有關氣運者也。」其重視八股如此。龍啓瑞紹濂制藝序云：「時文中如有明之唐歸金陳，本朝（指清）

之方靈皋、李安溪、陸稼書、張素存，其人皆不僅以時文見，而天下之善爲時文者無以過之。」又朱約齋先生時文序云：「昔姚姬傳先生謂經義可爲文章之至高，而士乃視之甚卑，因欲率天下爲之。」凡此均可以見桐城派鉅子之工於八股，以八股爲性命，而其古文持八股之餘事耳。

第五節 清維新以後之散文

清自光緒維新以後，政治學術爲之丕變，文人作風亦爲之丕變。如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輩，其尤彰著者也。然其文過於叫囂，一瀉無餘；可以風行於一時，而不可以行於久遠；可以謂之政論家，而不可以謂之文學家也。其雖爲政論而又長於古文者，則惟康有爲與嚴復二人焉。

康有爲 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南海人，受業於同縣朱次琦。然其詩文實得力於龔自珍，而才氣魄力過之。戊戌維新變政，蓋有爲所主動者也。自珍本從李宗傳受古文法，宗傳又師事姚鼐。然桐城古文義法，至自珍已盡破藩籬，爲文橫恣透快，霸才已甚，有爲更變本加厲焉。

歐洲十一國游記序

之地。巧縱其足跡。目力心思。使徧大地。豈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別其良莠。察中國之病。而思有以藥之。是邪。其將令其。攬萬國之華。實有所其性而實色味。幸哉。別其良莠。察中國之病。而製以爲方。而采以爲藥。使中國服食之。而沈疴乃不誤于醫邪。則是天必擇一遺毒者。不死之神農之。大任之。則又既皇。既恐。以憂。以懼。慮其弱而不可勝也。萬木森然。天既強使之爲。先覺。以任斯民矣。雖不能勝。亦既二十年來。晝夜。其方製藥。以起死。回于生。補精益氣。同胞延年。增壽。之。當羣醫。橫吞。其安。能不別。良。而。察。味。宜。不。審。其。可。以。藥。以。起。死。回。于。生。補。精。益。氣。同。胞。延。年。增。壽。之。當。羣。醫。皆。之。時。我。國。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藥。以。起。死。回。于。生。補。精。益。氣。同。胞。延。年。增。壽。之。當。羣。醫。人。其。不。然。邪。其。果。然。邪。吾。未。于。入。焉。其。向。有。俄。羅。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則。中。南。美。洲。未。窺。而。非。洲。未。入。焉。其。向。有。俄。羅。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則。吾。于。大。地。之。藥。草。尚。未。盡。嘗。而。製。方。豈。能。謂。其。不。謬。邪。抑。或。惡。劣。之。醫。書。可。以。舉。吾。醫。或。不。龜。手。之。藥。可。以。治。宗。國。而。猶。有。待。于。徧。遊。邪。其。康。有。爲。曰。抑。或。惡。劣。之。醫。書。可。以。舉。吾。醫。業。今。爲。歐。洲。十。一。國。胞。遊。食。之。不。敢。自。私。而。先。疏。記。其。略。也。以。請。同。胞。分。嘗。一。樹。焉。吾。爲。歐。洲。人。而。同。胞。遊。食。之。不。敢。自。私。而。先。疏。記。其。略。也。以。請。同。胞。分。嘗。一。樹。

嚴復字又陵，一字幾道，侯官人，派赴英國學海軍。歸國後，從吳汝綸學爲古文。嘗長北京大學。譯有天演論、原富、羣己權界、穆勒名學、法意、羣學肄言等書，爲近代譯文之冠。蓋嘗以爲譯事有三難，必於信達雅三者兼備而後可以無媿云。

天演論導言一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物。盤外諸境。歷歷如在。人功未施。其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徵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盤外諸境。歷歷如在。人功未施。其想

藉徵人境者。不過。怒生之草。散見之。起勢如。而。雄。各。一。蒙。上。未。經。削。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冬。上。有。嚴。霜。爭。之。踐。啄。之。內。有。蟻。蜂。之。留。吹。傷。或。西。發。孤。虛。旋。生。旋。滅。北。海。苑。枯。頃。刻。莫。可。究。詳。而。息。是。離。年。歲。者。亦。各。盡。天。能。以。未。知。存。始。自。何。年。已。更。數。不。知。止。於。何。代。事。熾。然。苟。不。施。於。其。間。則。絕。是。離。年。歲。者。亦。各。盡。天。能。以。未。知。存。始。自。何。年。已。更。數。不。知。止。於。何。代。事。熾。然。苟。不。施。於。其。間。則。此。莽。榛。未。有。紀。載。以。前。互。相。吞。并。混。茫。之。民。所。采。掘。而。踐。踏。者。之。誰。耶。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為。多。耳。樞。未。轉。其。祖。始。諸。島。及。洪。荒。冰。天。雪。海。以。還。年。代。方。之。寒。猶。法。當。較。水。比。尤。茂。大。江。區。不。啻。一。小。支。耳。而。已。不。察。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茲。所。不。見。故。常。是。不。已。特。自。皇。古。迄。今。來。為。變。蓋。漸。淺。而。人。不。察。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茲。所。不。見。故。常。是。不。已。特。自。皇。古。迄。今。來。為。變。蓋。漸。之。中。每。具。地。學。不。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或。此。最。後。之。索。證。正。不。在。今。以。往。試。向。陵。谷。變。遷。所。又。屬。可。知。之。事。每。具。地。學。不。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或。此。最。後。之。索。證。正。不。在。今。以。往。試。向。陵。谷。變。遷。所。又。屬。地。深。逾。尋。丈。將。達。幾。灰。其。掩。旋。尚。多。灰。完。具。者。地。之。古。地。不。為。海。蓋。此。恆。河。沙。數。乃。屬。蚌。蛸。殼。積。而。成。若。用。顯。鏡。察。之。其。掩。旋。尚。多。灰。完。具。者。地。之。古。地。不。為。海。蓋。此。恆。河。沙。數。乃。屬。蚌。蛸。殼。積。從。來。乎。特。為。滄。海。風。塵。其。非。誕。說。矣。且。假。吾。人。之。家。賸。之。歷。驗。各。種。殖。物。暫。觀。久。動。植。品。弗。知。是。遷。有。變。遷。乎。特。為。滄。海。風。塵。其。非。誕。說。矣。且。假。吾。人。之。家。賸。之。歷。驗。各。種。殖。物。暫。觀。久。動。植。品。弗。知。是。遷。有。越。姑。不。識。春。秋。之。理。而。不。知。變。動。不。居。以。中。不。變。名。之。前。之。真。所。見。也。故。知。年。世。不。變。一。言。焉。決。非。天。更。運。變。矣。三。萬。年。而。不。變。者。亦。行。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名。為。天。演。方。以。天。演。為。知。體。而。其。用。已。有。二。雖。然。曰。天。與。物。曰。天。擇。或。存。或。亡。而。不。然。效。則。歸。於。天。擇。之。類。天。擇。者。尤。若。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一。物。所。

力以存。有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而後獨免於亡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者也。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基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一爭。而天又從其爭之事出矣。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者。不可復制。猶今猶蠱而愈。烈。其勢不當過問者。老儒爲神獸者。而後豺乃縱橫噬食。人而不止矣。必以食人自負於天下。愈將無所往而不食人。即彼族之畏不敢發者。無異之長。猶豫不即決者。里正職不當過問者。老儒爲神獸者。恐且次第亦盡食之。無異豺前者之食人也。豈子既退。明且果。洵洵入曰。豺又食一人矣。禍者。

其文寓意深刻，吾每讀之，不知涕之無從也。有國者，可不知所戒乎？其不守桐城義法而法無不合，傲兀自喜，足之爲晚清之冠者，有沈曾植。曾植字乙盦，又號寐叟，吳興人。張爾田序其詞，所謂吳興公以鴻碩廣覽，負斯文之寄於貞元絕續之交，延祖宗養士之澤，且十餘年者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長西北地理，罷官後，會長南洋大學云。

曼陀羅寢詞自序

九年立憲之詔下，而乾坤之毀一，成而不可變。沈子於是更號曰睡翁。不忍見。不能言也。而所聞於古人，所謂緩得一，分百姓受一，分益者，晨夕往來於胸臆。又時時念。龜荒古。龜牀。頓足揚眉。胸目之貴。而不可得。強以所不欲爲。而不自。不能。太息。請解。職不途情。而仍不免。遇。不可。芒芒然。惘惘然。以語。語。野。野。然。不可。以。顯。言。者。猶。將。隱。譬。之。夫。其。不。可。正。言。者。猶。將。可。徵。言。之。其詞若矣。昔張阜文氏董晉卿氏之說。沈子所夙習也。心於詞。形形色色。無非詞。有。感。則書之。昔已棄之。不忍更視也。越一歲而世變。風搖。輟。久忘之矣。丁巳春。有兒。

終如子
不檢
戊彼
午邀
十風
一之
月亦
諱孔
也寫
隱之
居優
士之
賜民
有
爵
案
心
几
非
猶
云
不
忍
視
也
其
戊
午
移
居
復
見
次
其
年
乃
署
其
端
曰
俊
然

其受業於沈氏而又私淑曾國藩者爲吾師唐蔚芝先生。先生名文治，號茹經，蔚芝其字也。太倉人，官農工商部右侍郎，署尙書。辭官後，長南洋大學，以古文爲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歐陽修。著有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稿。今講學於無錫，老而彌劬云。

夢游詩經館

戊午冬至日。門人劉玉陔等邀余午飯。已微醺矣。同人吳君蕓盤復邀余圍短牆。至則沈中叔達等皆在焉。人暢敘巡醉歸途臥夢一處若遇人上味藪然四夜飲以爲是五經館也。甫入後覺踞瑩者閣曰。崢嶸無敵。入門左有治門數人問詩。唐先生來矣。恍憶有人導余行內復有踞瑩者。請先入詩。經館政有治門者數人問詩。分門若干。

牆。導行者數幅。政治門在樂歌門之旁。遂入東廳室。見東北向懸屋五大楹有馮煥金碧有東牆。懸書數幅。政治門在樂歌門之旁。遂入東廳室。見東北向懸屋五大楹有馮煥金碧有東

德行者不競。不棟不剛不柔。可導召掌衛風者來此政女學入全身贊歎白絹衣真胸前佳聯。導行者曰。先生喜對聯。可導召掌衛風者來此政女學入全身贊歎白絹衣真胸前佳聯。

衛風二字應曰。余漫謂之曰梁汝毋善對我笱女子詫曰然此夢境耶吾醉矣既醉以酒即飽以德風女子應曰。余漫謂之曰梁汝毋善對我笱女子詫曰然此夢境耶吾醉矣既醉以酒即飽以

維熊維罴維龜三子生之。如金如錫弗躬弗親如璧民弗信惚安子向余雞一笑沒然是我有一極難雌蛇汝必不能矣。卽曰金如錫弗躬弗親如璧民弗信惚安子向余雞一笑沒然是

不難。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余大佩服。方贊數間。女子曰。我有一事。一刷。請實先生。豈不爾思。遺莫致之。何用不臧。余大佩服。方贊數間。女子曰。我有一事。一刷。請實先生。一。余於此詩。實未究心。所以一忽。則然曰。存之。女子見立心之貴。平誠也。朋友領首曰。從然。其詞。是時。幾。余聞。四面皆歌。時聲。一。恍憶如聞。在公。載燕。女子所。音。皆。衛。風。也。歸。以。稟。家。大。人。謂。斯。地。也。殆。卽。瑯。琊。福。地。與。斯。人。也。豈。卽。康。成。詩。婢。與。之。越。十。餘。日。此。夢。尙。盤。旋。於。胸。中。不。能。去。因。屬。筆。記。之。

其以詩文與沈氏切劘，既不反對桐城，而亦不以桐城爲足者，爲吾師陳石遺先生。先生名衍，字叔伊，石遺其號也。清末，曾教授北京大學，現與唐蔚芝先同講學無錫國學館，爲文峻潔拔俗。著有石

遺室詩集，石遺室文集。

皆山樓記

環樓皆山。樓之能盡其才者也。而求諸里巷閭閻屋宇，鱗比之中，則樓之才往往而屈。狀。吾匹閭之樓，崇不過丈有三尺。而求諸里巷閭閻屋宇，鱗比之中，則樓之才往往而屈。狀。是不受拒于前屋之屋山。能騎危以自進三尺。何哉。凡人之自卑視崇，以漸遠則崇者漸卑之。屋。者僅。固以卑視崇也。然吾樓之距屋山，則三丈有奇。二者相爲乘除，則屋山之崇于樓。能盡其才也。亦吾之能盡其才也。

其不入宗派，而鼓吹民族主義最熱烈者，有黃節。黃節字晦聞，順德人，弱冠受業於簡竹居之門。後以國勢日蹙，遂走滬上，與章炳麟、劉光漢、黃賓虹、鄧實諸人倡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以鼓吹革命爲己任。著有黃史。晚教授北京大學，以詩名於時。茲錄其黃史一篇如下：

鄭思肖傳

鄭思肖，字憶翁，又字所南，閩之連江縣人也。初名某，字菊山，宋亡，乃改思肖，子思安。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云：所南，國之連江縣人也。父實字菊山，宋亡，乃改思肖，子思安。定和精雨，院山長游吳景，定王戊卒於吳兵南樓，叩女弟爲上比丘尼太，后幼主疏，所南切直學生。舉道之志，一形之於時，適徐子方書，藝三外野人終身不娶，宋而其眷，題鄭父子封寓舍。同種之志，一形之於時，適徐子方書，藝三外野人終身不娶，宋而其眷，題鄭父子封寓舍。云：沈此世可以除君父外志，不替別受一人恩，爲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或叩其故，北風曰：皆沈此世可以除君父外志，不替別受一人恩，爲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或叩其故，北風曰：掩耳疾走，番人奪去，汝猶未知邪？其種族之痛，輒無野哭而南宮拜，人莫已測，識所南自謂中。幾閱於僂多，所發明於其言，曰：觀天形圖，故能範天造化，大矣夫！人身解剖之學，至而於地，午。外日入地底爲子，地體偏隨，僅能函載四運而有小半之體，亦地以極南爲午，極北爲子，亦地。地爲潮，落陰中之陽而流，入東也。水尾闕外之流水，東湧出大海，則西上，爲潮者長，水還歸氣脈，而。

種。可懸此頭。而欲自斬其荒荒之表。故出於此也。不忠不孝之榜樣。其眷懷故國。義不仕元。又抱族之痛。而欲自斬其荒荒之表。故出於此也。不忠不孝之榜樣。其眷懷故國。義不仕元。又抱則大宋云。又替著大無工十空經三斗血。去方能書此。而加十又巨眼識之。造語奇麗。施食心不可解。自題其後曰。臣思宵咽三斗血。去方能書此。而加十又巨眼識之。造語奇麗。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鄧承天寺智井。中。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蘇楊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傳。後四百年矣。鄧承天寺智井。中。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蘇楊一卷。與菊山全祖望云。似傷者。似錄者。似贊詞者。尚存。不可解。而中原左。衽之悲。不得。但從。永樂大典中得其奇零者。云。黃史氏曰。義熙以還。如南者。可哀也。吾何以南。管著無弦處士明。甚善。夫晉陶潛之爲人。典。午之夢。曰。義熙以還。如南者。可哀也。吾何以南。管著無弦處士明。雖大。轉以哀所南。若所南。不忠不孝。以人哉。於所南。既自絕其嗣。天下之弟。復可以忠孝言也。非我類者。不我倫。三非尺童。子所見之必史曰。口口之行。中國事。譬如口口。一旦忽能人語。所其毛尾者。裝其四蹄。三非尺童。子所見之必史曰。口口之行。中國事。譬如口口。一旦忽能人語。所南心史者。而哀焉。或曰。其爲忍僞也。吾何忍僞之。其甘自放棄。而不爲中國用。當世異焉。而願世以下。知所南者。僅矣。乃使姚樞。許衡。吳澄。劉秉忠。輩。觀。顏。軒。翼。施。榮。號。於。無。窮。也。宜哉。

其力反桐城。而以魏晉爲尙者。則有章炳麟。炳麟原名絳。字太炎。又字枚叔。以排滿革命顯於時。爲文好用古字。文自唐詩自宋皆所不滿。或以爲頗似明七子。炳麟則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爲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爲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

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其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論者以爲非誇焉，著太炎文錄等。

癸卯獄中自記

上天以不任國梓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而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繫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踐守閔而已。又將官其財物，不出國，而惟光大之，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惟金火相革，歟？絕于余乎？是則余之罪也。那

其以素王自任如此。論者謂清末有章炳麟、康有爲二人，一爲古文學家，一爲今文學家；一爲排滿黨魁，一爲保皇黨魁；學行相反而皆以聖人自許，康且自號長素，抑亦異矣。



編主 平緯傳 五雲王

輯一第書叢史化文國中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元)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	一	一·〇〇
中國理學史	賈豐臻	一	一·五〇
中國田賦史	陳登原	一	一·五〇
中國鹽政史	曾仰豐	一	一·八〇
中國法律思想史	楊鴻烈	二	三·〇〇
中國政黨史	楊幼炯	一	一·三〇
中國交通史	白壽彝	一	一·七〇
中國南洋交通史	馮承鈞	一	一·七〇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傳	一	二·〇〇
中國婚姻史	陳顧遠	一	一·五〇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元)
中國文字學史	胡樸安	二	四·〇〇
中國算學史	李儼	一	一·七〇
中國度量衡史	吳承洛	一	二·四〇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	一	二·四〇
中國商業史	王孝通	一	二·四〇
中國陶瓷史	吳仁敬 辛安潮	一	一·五〇
中國繪畫史	俞劍華	二	三·六〇
中國駢文史	劉麟生	一	一·〇〇
中國考古學史	衛聚賢	一	二·〇〇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	二	三·六〇

行印館書印務商

主編 王雲五 傅緯平

中國文化叢書第二輯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 (元)
中國目錄學史	姚名達	一	一·六〇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	一	一·〇〇
中國道教史	傅勤家	一	一·二〇
中國稅制史	吳兆莘	二	二·三〇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	一	二·〇〇
中國水利史	鄭肇經	一	一·八〇
中國救荒史	鄧雲特	一	一·八〇
中國教育思想史	任時先	二	二·三〇
中國日本交通史	王輯五	一	一·五〇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	一	一·四〇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 (元)
中國訓詁學史	胡樸安	一	一·八〇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祿	二	二·八〇
中國漁業史	李士豪 屈若騫	一	一·七〇
中國建築史		一	二·〇〇
中國音樂史	陳清泉 譯	一	一·五〇
中國韻文史	王鶴儀 編譯	二	二·三〇
中國散文史	陳柱	一	二·二〇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	二	二·三〇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	一	二·〇〇
中國疆域沿革史	顧頡剛	一	二·二〇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大

中國文化
叢書
中國散文史一冊

(85644)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 柱

主編者 王 雲 緯 五 平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中華民國廿七年壹月拾八日敬啟